目　录

热河密札 ……佚名（1）
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A. 波波夫（15）
马凤池密报 ……章伯锋整理（41）
调和南北战争 ……佚名（76）
章太炎致李根源的信 ……章太炎（102）
倪嗣冲和他在天津的投资 ……纪华（156）
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 ……吉迪（163）
祺祥钱币问题 ……古历（176）

热河密札

佚　名

编者按：这份资料原刊于《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一、二期，题名《清宫秘史》，署名高劳。高劳是编辑发表的人，不是写信的人。据高劳说："涵芬楼近购得端肃遗事秘札一册。皆当时直行在军机者与北京当路之秘密书札，凡十余通。札中多作隐语。非稔其事者，勿能详焉。中一札则拉杂不成文，用套格始得阅之。盖枢院通信之秘法。札中述端肃等抗争垂帘之情状颇详，而奕䜣及胜保等定计以排除端肃之迹，亦于此可见。此亦清宫之秘史也。择其较有关系者，录之如左。"高劳选录十二札，各注收信、发信人和日期，在跋中解释了一部分隐语。但札文首尾有删节；第七至第十一札误以"八月"作"九月"；编次未按时间顺序。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东方图书馆被毁，密札成为灰烬。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抄录《东方杂志》中密札全文，又略增注释，但第四札脱二十二字。章士钊撰《热河密札疏证》，刊于1962年4月15、16日《光明日报》；又撰《热河密札疏证补》，刊于《新建设》所编《文史》第二辑。札文和高刊本略有异同，注释有时自相抵牾。章云：曾见夏闰菴手录密札，札数较高刊本少，札文却较多，并有注释；又见邵循正所撰《密札签本》。

辛酉年（1861年），清帝奕䜣死时，卖国专制的清政府中内讧激烈。载垣、端华、肃顺等是一派，得到奕䜣的重用；奕䜣死后，把持着执政大权。那拉氏、奕䜣、胜保等是一派，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阴谋政变，夺得执政大权。祸国殃民的那拉氏从此统治我国四十八年，给全国人民造成莫大的灾难。为了给研究那拉氏历史问题的同志们提供资料，重印这份密札。

今据《东方杂志》付印。编次和各札说明照旧，只订正其弄错的月

份。正文据夏抄本补遗，并校章本异文。注释，凡采用高、夏、黄、章、邵的注释者，均标明“某云”。夏本、邵本均据章文所引。第十二札原未分段，今据内容分段。

密札作者，前十一札当属于奕䜣一派；第十二札，当是肃顺一派；似为定论。有人云，十二札都是曹毓瑛所写，不足信。第一札和第十二札，收信人和发信人都不详。第二、三、五、六札，收信人是朱修伯，时为军机章京，在北京。第四、十、十一札收信人是结一庐主人，章云，即朱修伯。第七札收信人是黄螺主人，第八、九札，高云，收信人“疑是前人”。黄螺主人是谁，不详。这十通密札的发信人是谁，各说不同。第四、十一札发信人署名守墨道人，第七、第十札署名樵客。章云：守墨道人疑为朱梦元，“樵客，可能是王少鹤”。但又疑十通密札全为朱梦元所写。据高云，第二、三札笔迹相同，第四、五、六札笔迹相同，第七、八、九札笔迹相同。未见原件，无从得知这十通密札是否为一人或几人的笔迹。只能说十二通密札，至少是三人所写。据写信人得见奕䜣、胜保，又札中说到使用印封事，可知其地位当为军机章京，真实姓名不详。

各札下所注月日均为阴历。

第 一 札

套格密札。寄书者不具姓名月日①。受书者亦无姓名。

玄宰②摺请明降垂帘旨，或另简亲王一二辅政。发之太早。拟旨痛驳，皆桂翁③手笔。递上，摺旨俱留。又叫④有两时许，老

① 据内容，可知此札为八月十二、三日所发。

② 高云：玄宰指御史董元醇。

按：《越缦堂日记》八月十六日；“邸抄：御史董元醇疏奏：‘皇太后权听朝政，请明降谕旨。赞襄政务臣大臣八人以外，请更派亲王一二人。皇上读书，请更择一二品大员一人以为师傅。’有诏切责。大略谓：‘国朝圣圣相承，从无母后听政之例。大行皇帝于十六日子刻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自有深意。现在凡降旨批折，一切由该王大臣拟进，经朕亲用图章钤印，此中外所共知。该御史请再派亲王一二人，是诚何心。以上两事皆关系甚巨，非臣下所得妄议。至朕之师傅，大行皇帝已派编修李鸿藻，亦无庸更议。’云云。”王闿运《祺祥故事》误作高延祜上疏。

③ 黄云：桂翁，即焦佑瀛字桂樵。

④ 黄云：“‘起叫’，或单用一个‘叫’字，即召见。”

郑①等始出，仍未带下，但觉怒甚。次早仍发下②。复探知是日见面大争。老杜③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发下后。怡等④笑声彻远近。此事不久大变，八人⑤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密之密之。

第 二 札

致朱修伯札。寄书者不署姓名。受书者为朱修伯。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昨克勤郡王卹典六行⑥，北韦⑦回寓即送到，命弟细查。何供事抄出泄漏。查系裕昭甫⑧所送，弟不能上复，悄告麻老⑨。而北韦已知。查询昭甫实有此事。竟欲咨回。北韦谓咨回尚便宜，有许多风闻之谈。弟代说项，尚未允。四不⑩欲作圆场，请弟先下去，再斟酌。

---

① 高云：老郑指郑亲王端华。

案：《越缦堂日记》十月朔：“董御史疏上，三人（指载垣、端华、肃顺）纠党忿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

② 参见第四札所记，董元醇上书，折旨俱留，起叫、发下摺旨等日期。

③ 高云：老杜指杜翰。

④ 指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

⑤ 指赞襄政务八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额附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匡源、军机大臣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军机大臣太常寺少卿焦佑瀛。

⑥ 翁同龢《日记》八月初六日记：“克勤郡王庆惠卒。”邵云：“庆惠卒于初二日。翁《日记》八月初六日始记其卒，消息到京迟也。”

⑦ 高云：北韦指杜翰。

⑧ 章云：满章京裕彰字昭甫。

⑨ 高云：麻老、麻翁指焦佑瀛。“时有焦大麻子之称。”

⑩ 章云：“四不”，札中两见。“究指赞襄八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殊难断言。或谓赞襄八人中约分两系：一，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为御前大臣系。二，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军机大臣系。由枢直之观点看来，前四人不属本系，因曰‘四不’。是说也，姑存之。”在庆惠请卹一案，汉军机以杜翰为首，表示驳回；满军机有意通融。以肃顺之专横，而亦碍难开口。故曰，四不欲作圆场，请章京先下去，再斟酌也。

大致弦子①亦助北韦者。只好明日听分晓矣。口天②等尚未到。渠到时，露面等事，弟可稍让伊去。渠喜在出头，而弟喜在藏身也。麻老、加官③之进步，不枚卜而硬定者。皆自为之，且认老师④。廉耻道丧至此，夫复何言！至此时捉影捕风，不为不甚。以后必有奇文。我等不可不格外提防。馆上⑤家信发印封一节，恐必须查及。且印封到时，渠坐在对屋，须防看见。再口天等到后，无所不至，藏匿拆献等事，亦须提防。我等皆其所忌之人，以后望将印封内通信一事，暂行停止。恐惧以顺变，断不可少。至外间酬应之信，亦望转告同人，慎益加慎。恐都中亦有寄耳目者。此皆弟当境察言观色，审机知变之语，非恒泛也。文课⑥一节，或可附公事印封，或觅便寄。弟当相机行之，决不致误。博翁⑦前有数行，可呈与否，希酌之。此次紧急情形，可告知。以后断续，或见原耳。宫灯⑧尚无回京消息。回京须望阁下图他密⑨，十日容再作信。初一后尚未叫起。回京或云九月初三，或云十三、廿三。想至迟亦不过廿三。

第 三 札

寄书者笔迹同前。受书者无姓名，疑是前人。八月初六日。

---

① 弦子，影射何人的姓或名，不详。

② 章云：口天，指吴台朗。

③ 第十札有："户左、太仆两缺，并未掣签，竟自留下。"与此"麻老、加官之进步，不枚卜而硬定者。"全同。可知加官指匡源。见第十札注②。

④ 第十札有匡源、焦佑瀛拜门事。与此"拜老师"同。章云："当时拜老师之风甚盛，尤其肃党。"似指拜肃顺为老师。

⑤ 第九札有方略馆私人用印封事。章云："馆上，似指方略馆言之。其时章京大抵兼方略馆纂修，而由该馆发家信，有得用印封之便利。"

⑥ 据第五札有"文课以前无间断否？初六至十六近作。"第六札有"本月初六至十六社课。"可知"文课"即文社或诗社所派定要作的诗文。

⑦ 章云：博翁指文祥字博川，时任留京枢务。

⑧ 高云：宫灯指肃顺。

⑨ "图他密"三字，章作"为守秘密"。

宫灯已跪安①，日内回京。灵皋②往谒，弟未之前去，恐有风声故也。口天等想今晚必到。文书非紧要者，寄到亦仍不回堂。彼此皆然可③也。昭甫本日已咨回，光景甚恶。一切俱宜断绝矣。至祷至嘱。

第 四 札

守墨道人寄结一庐主人札。八月十三日。

编者按：章云：见夏闰庵手抄本，此札上有："结一庐主人阁下。"下署："守墨道人顿首，十三日二更。"

千里草④上书，初十日未下。此处叫人上去，要□⑤留看。夸兰达⑥下来，说西边⑦留阅。心台⑧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⑨写明发⑩痛驳。夫差⑪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诸君大赞。"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他事皆发下。并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⑫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⑬著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⑭。云不定

① 黄云："跪安，即将起行，请训。"

② 章云：灵皋指方鼎锐。

③ "皆然可"，章改为"皆同然"。

④ 高云：千里草指董元醇。

⑤ 章改"□"作"折"。

⑥ 高云："夸兰达，即太监，满语也。"章云："恽公孚云，夸兰是处，达是首领，此指内奏事处首领太监也。"

⑦ 西边指那拉氏。

⑧ 高云：心台指怡亲王载垣。

⑨ 章删"写旨下来叫"五字。

⑩ 黄云："明发，即谕旨之明白公布。"

⑪ 章云：夫差指吴台朗。又云：此究指吴台朗，抑吴兆麟，难断定。

⑫ 高云：耳君指郑亲王端华。

⑬ 章云："奏折先发下者，因曰早事。"

⑭ 章云："搁车者，停止办公之意。"按：搁车即罢工。

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如二四①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②不能禁止垂帘，诸公竟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摺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克帅③昨于密云发一报，马递。不卜何事。今日已散，尚未发下。此公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见著邸堂④，一切自已尽悉。事贵求全，要亦未可冒失耳。

闻西边执不肯下，是要临朝。后来东边⑤转弯。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

邸堂前未另禀，乞代呈阅。进城后，须打主意，未可听人舞弄也。

第 五 札

寄书者笔迹同前，受书者为修伯。八月十六日。

回京已定九月廿三。堂谕不必换班⑥，可省一番跋涉。惟此间光景，竟觉大不妥当。深远⑦有郁郁意。加官、赢老甚是得意。通典⑧之甘为作用，尤可笑也。弟公余以酒浇愁，以牌遣兴，

① 夏云："二四，指肃六。"章云："二四如八，谓赞襄八臣也。"

② 章云：温公司马光、魏公韩琦。

③ 高云：克帅指胜保。

④ 章云：恭王奕䜣留京。

⑤ 东边指钮祜禄氏。

⑥ 章云："换班者，谓将章京中之留京者，与随扈者彼此调换。""当时似以两个月为一班。"

⑦ 章云："深远指郑王端华。"

⑧ 高云："通典，指礼部右侍郎杜翰。"

得一日是一日。所幸进城有期。都中一切情形，均尚安静耳。文课以前无间断否？初六至十六近作，又托少鹤①寄回敝寓，嘱即录奉矣。蓉老②此次已函致之，乞封好饬送。如来纠缠，回复可也。眉生③之信，敬求阁下代作与之。如无暇，乞嘱敝西席为之亦可。以后收到弟信，如欲赐答，只望于包封内便附数言，某日收到某日信云云。弟上去不早，恐有攫去者。不言其他，较为妥当。弟如有妥切之便，仍可源源觅寄也。另拙作一页，乞与加官、通典同一例者④阅之。因有关系，可望其借达宫灯也。然万望秘之。

第 六 札

同前。八月十七日。

近日班务甚为清闲，每日午正后即可散直。所有本月初六至十六社课，已封交少鹤带回舍间，命即呈正。少鹤病甚，弟为说于四不，故得先回，十七早动身也。二十或廿一可到。家言内另有小函，系弟近作习套语，尚祈投到时透于与可⑤，因中有关键也。

弟近日公事毕后，不出门，不会客，谨言慎行，心胸颇舒乐也。杜蓉老已作一信，在少鹤所带家信内，拆尊函时可转交之，借免纠缠也。

第 七 札

樵客致黄螺主人札。八月初一日。

编者按：高注误作"九月初一日"。今改正。章云：见夏闰庵孙桐手抄

① 章云："少鹤是通政使王拯。"

② 章云：蓉老指杜联。案：第六札作"杜蓉老"。

③ 章云：给事中陆秉桓字眉生。"眉生之信，乃陆眉生悼亡之唁信也。"

④ 章云："不知指何人，然必其人与肃顺有连无疑。"或"以文祥当之。"案：第六札有"透于与可"，当以指文祥为是。

⑤ 高云："与可指大学士文祥。"

本：此函在"恭邸今日大早到"前有："昨于子建处得读手书，以无便，未即复。"数语。第九札高注："子建指曹毓瑛。"

恭邸①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殿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②。约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成、沈③二公来晤，约略告之。属邸堂④随时小心，缘在内不敢晤谈，防耳目也。星翁⑤来，归路未能急办。今日又有旨催令赶办。星告密云令，中秋后再办。恭闻之大怒。是否可以速回，不可定也。闻择吉九月廿三日起行，十月初九登极⑥。不卜能改早否。廿四放崇文门监督，系用名签，先撤正，后撤副⑦。两太后旁坐，请皇上居中撤。凡撤缺皆如此，由本处糊名签以进，御印存太后身边，极慎重。撤出后，邸堂均各大悦。谓："虽我辈请放，不过如此。恐未必尔。足见列圣默佑"云云。似此，则得人与否，伊等亦未尝不知。看来连日诸务未定，尚有惧心。能常如此，未尝

① 恭亲王奕䜣。七月十七日奕詝死，赞襄八大臣即用小皇帝载淳名义发布上谕，命令奕䜣、周祖培等仍在京办事。奕䜣"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七月二十三日才得到允许。翁同龢《日记》七月二十六日记："恭邸昨奉旨准赴热河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到达热河。《祺祥故事》云：是那拉氏密召奕䜣到热河。

② 《祺祥故事》记那拉氏见奕䜣事云："后诉如前。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③ 章云：成是成琦，肃顺同党。沈是沈兆麟，和成琦"私交不恶，惟政治主张，未必一致"。两人随奕䜣到热河。

④ 邸堂当指奕䜣。

⑤ 夏云："星翁，指称直督文煜。"案：七月十七日上谕："命署直隶总督文煜来热河叩谒梓宫。"文煜字星巖。

⑥ 八月十三日上谕："十月初九日甲子卯时举行登极颁诏巨典。"

⑦ 章云："崇文门监督，一关市稽征之下吏优为之，而必以大学士及尚书领焉。何以故？以崇文门之税收，不解国库，而直供宫廷脂粉之用故。第七札称：'七月廿四日，放崇文门监督，系用名签。'其所揭出者，正监督瑞常，副文祥，皆枢相也。"

不佳。久则露出本相耳。自十七以后，八位①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一时不发也好。恭邸未闻有叫回信息，大约三五日再说。

第八札

寄书者不署姓名，笔迹同前。受书者亦无名号，疑是前人。八月初二日。

再：元圣②在此，当为尽心区画，随时保护。如仗庙社之灵，得有转关，当勉为元祐正人。此间先虑内外患二③，今释其一。山东尚不曾有回音。但连日再面，必招奇妬，弟已与竹翁④ 等言之。能将斧柯得回⑤为上策。否则以早回为宜。如有妙策，不妨密示。

顷得手示，敬知一切。此信仍望呈湖州⑥ 阅之。今日晤竹兄等，知昨见面，后以夷务为问。邸力保无事，又坚请速归。后来见弦子，催促甚急。弦□来传话，令各兵九月十二日到此⑦。想可改早，并闻先送关防⑧回去。

---

① 八位，当指赞襄八大臣。

② 高云："元圣指恭亲王奕䜣。"

③ 邓之诚《祺祥故事序》云："当时计画者，布置甚周。结胜保所以重外，戴恭醇所以通内。"章云："内患指胜保，外患指僧格林沁，以胜保兵在近畿，僧之兵在山东、河南一带也。今胜保早至，人又躬诣行阙。所不可知者，蒙古科尔沁亲王耳。"案：两说不同，当以章说近理。

④ 章云：邵循正云，竹翁当指绵森。绵森字竹坡。"渠为满员中最近奕䜣之人。"案：下句"竹兄"，当即"竹翁"。

⑤ 章云："'斧柯得回'云云，此指西后能在热河稍行己意也。如其不能，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故下文即曰，'否则以早回为宜'。"

⑥ 高云："湖州指大学士文祥。"

⑦ 章云："胜保有兵，而回京非有兵保护不可也。""号曰各兵，实则胜保之兵也。"

⑧ 章云："恽公孚云，关防亦内廷语，指嫔妃贵人等。"恽批章文云："关防专指主位及王福晋、侧福晋、侍妾而言，与太监妇差使令人均无涉。"案：第十二札有"主位先行陆续回家"。可知恽说是。

第 九 札

同前。无月日，然列在前书之后，或系同日所发也。

再伯克[1]近来荒谬更甚。去年弟颇怜之。自十七日以后，伊竟自鸣得意，谓冰山[2]为可靠，时时要上堂献媚。无如诸事漆黑，无人不厌之。每次该班，无不闹到□□、椒林[3]大受其害。前日要稽查印封，不准人于方略馆发信。立印封簿，遇该班用若干，随时登记。他人皆不能遵，听其独写而已。其实堂上并未稽查。伊欲以此大功，超擢打拉密[4]。□后告人云："查出私用印封，系革职罪名"云云。非意在子建[5]而何。同人均为不平。太邱[6]到，伊谋恭理[7]不得，连日如狂如痴，恐非所宜耳。摺报今日已全行告竣矣。

连日非有公文，不能发印封。堂上亦不送信来。伯克之力也。文堂[8]未能另禀，祈代禀一切。

---

① 章云："伯克，新疆大小官职之称。""或者有人官瘾甚重，日日梦想作大官，人遂以此拟为绰号呼之。如吴台朗者，大率此类人也。或者因胜保字克斋，有人倚仗胜保，横行霸道，以拟此二字以为讽刺，亦殊难料。"案：伯克指谁，不详。但绝非吴台朗，据第二札，当时吴尚未到热河。发信人属于奕䜣、胜保一派，所指当亦不是依仗胜保势力的人。

② 章云："冰山指肃顺，亦或带指胜保。"案：当以指肃顺一派为是。

③ 章云：椒林是蒋继洙字。时为军机章京。

④ 章云："打拉密，满洲语，谓领班章京也。"

⑤ 高云："子建指曹毓瑛。"

⑥ 章云：太邱指陈孚恩。

⑦ 章云："恭理者，恭理丧仪也。"

案：七月十七日上谕云："命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吏部尚书全庆、陈孚恩、工部尚书绵森、右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即星速来行在。豫亲王、恭亲王、周祖培、全庆仍在京办事。"第十二札云："鹤翁来，专理丧仪。"陈孚恩是专理丧仪的人，为专理丧仪才到热河。可知陈孚恩已谋得恭理丧仪。此处或指另一陈姓。或断句有误。

⑧ 章云："文堂者，谓堂官之文姓者也。此当指文祥。"

第十札

樵客寄结一庐主人札。八月初五日。

元圣在此，在内见一面，未交谈。今日八人①上去代请。有话，令明日请安。大约早晚叫回去。弟恐其遂回。顷去面谒，坐谭一时许，颇有所陈，并自陈不能久待苦衷。渠劝稍安。且俟进城再说云云。相待优厚，可感之至。廿四日掣学政，系由堂写签七八十枝同进。掣下后，由堂掣省分，将签上名字刮去方发下，竟不知所进都是甚等样人。奇绝怪绝。其不放心我辈，亦可谓到十分矣。戶左、太仆二缺②，并未掣签，竟自留下，未免不恤人言。似此光景，心耳③等欲以小利结之，而彼哉④竟居之不疑，且有拜门生之说。出于先儒⑤，麻翁和之。似此光景，不败不止，殆天夺其魄耶。孟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其诸君之谓欤。裕昭甫以送王六行被咨回，亦是过热之故。所谓小人枉自为小人，夺竞者可以悟否。元圣日内即回，初七日动身。一切询之自悉。

再：今日胡研生⑥封奏，圣母⑦留中。八公⑧打听不出来，相顾失色。初六日注，已发下。无要事。归事内催甚急。元圣日内见面，拟

---

① 八人指赞襄八大臣。

② 翁同龢《日记》八月初七日记："匡源署户侍，焦佑瀛放仆正。"户侍即户部左侍郎。仆正即太仆寺正卿。

③ 章云："心指载垣，耳指端华。"

④ 章云："彼哉指肃顺。"案：载垣、端华、肃顺等以小利结焦佑瀛、杜翰，无以小利结肃顺之理。彼哉当指焦、杜二人。下言"拜门之说"，即第二札"认老师"的事，更可知"彼哉"是指焦、杜。

⑤ 邵云："匡衡汉大儒，故以先儒影匡姓。"案：指匡源。

⑥ 章云：胡寿椿字大年，号研生。

⑦ 指那拉氏。

⑧ 高云："八公，指赞襄八大臣。"

了一套话说，必不能过迟也。可放心。我劝王以风水之说动之，且请先下日期，并将渠等①必改之意说明。种种语句，切实之至，以杜奸谋。劝上意主持坚定。王深然之，或可有效。

第十一札

守墨道人寄结一庐主人札。八月十六日。

编者按：高注误作"九月十六日"。今改正。章云：见夏闰庵孙桐手抄本，此札末有："赶前营之说已准行，不需帐房。王肃辈于此等事例颇爽快，待同人亦颇和易。但其心不正，未可与共功名耳。"数语。

十四晚，克翁②到此。弟夜去深谈。其人近来颇有阅历。谓伊等③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弟深以为然。以达适辈④颇畏其虚声，劝其留虎豹在山，且勿惊他。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且是日已下明发⑤，二十三日回京。若一变动，恐内里惊疑。须俟进城，自有道理。连日闻内里传出信云，自前日明发要下，二圣⑥怒极。"是诚何心"⑦一语，弟已嘱子建将此稿密藏。七先生⑧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老五太爷⑨喝止之。日来未有所闻，克处亦未敢再去。次翁⑩随到，与同人亦未见面，避嫌疑也。换班已回过。王云，为日无多，可不必换。少翁⑪忧伤成疾，数日不能

---

① 章云："渠等指恭王等。必改者，指改期提早而言。"

② 克翁指胜保。

③ 章云："其人，指胜保。伊等，指肃顺等八人。"

④ 高云：达适指赞襄八大臣。

⑤ 八月十四日上谕："九月二十三日辰时，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⑥ 二圣，即钮祜禄氏、那拉氏二人。

⑦ 驳董元醇上谕，有"是诚何心"一语，见第四札正文和第一札注②。

⑧ 高云："七先生，谓醇亲王奕譞。"

⑨ 高云："老五太爷，谓惇亲王奕誴。"

⑩ 章云：次翁，指吴台朗字次垣。

⑪ 章云："少翁即王少鹤。"

上班。盼缺不到。昨领班代面，已准其先行回京。惟不准后来效尤。看来月底月初先回①之说，未必能如愿矣。

第十二札

黄笺密札。寄书者无姓名，又无月日②。受书者亦不知何人。

十六午后晕厥，嘱内中缓散。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子初三刻见时，传谕清楚。各位请丹毫③，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故有"承写"字样④。八位⑤共矢报效，极为和衷，大异以前局面。两印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⑥。凡应用硃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诸事母后颇有主见，垂帘辅政，盖兼有之。自顾命后，至今十余日，所行均惬人意。要缺公拟，其余圈签，均取旨进止。考《日知录》，四星聚，生中兴。看此气象，天道竟有准也。长星主国丧，验矣。七月十二日月中白气穿贯而珥抱，占主乖离。风闻两宫不甚惬洽，所争在礼节细故，似易于调停也。归期有九月廿三日之说，俟直督到后，计桥道工程定准，或改早而不致改迟。

十七日以后，贵处公文，用"赞襄王大臣"字样，嗣觉没去"军机"字样，又不合廷寄款式。遂加三字于"赞襄"上，两者二而一之。目今贵处为八堂，并归西边屋内。堂餐同桌。其原坐贵堂⑦，更将满

① 章云："此'先回'，乃指全部同事而言。"

② 据内容似为八月初所写。此函开首言七月十六日奕訢的病状。后又云"自顾命后，至今十余日"，又言及八月初一日奕訢到热河。

③ 载垣等请奕訢用硃笔亲写遗诏。

④ 奕訢遗诏首有"承写"字样。

⑤ 八位，即赞襄八大臣。

⑥ 今故宫博物院所存档案，起首处盖"御赏"二字印，结尾处盖"同道堂"三字印。"母后"，即钮祜禄氏。"上"，指载淳，实是那拉氏。

⑦ 章云："所谓'原坐贵堂'，即原为军机大臣之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

友移入。新入军机者①，诸事细心熟商，恐不入格故也。诸事维持妥帖，不啻调象伏虎。贵堂均正人，而能同心。清翁②确有把握，兼合机权，深足令人钦佩。

连日公事甚忙，缘以前内积有二百余件，加以日行，万来不及。闻已调筠轩、笙巢、敏生③来。前监督之命，谅可收回，当无所谓前嫌矣。鹤翁④来，专理丧仪，谅亦有所咨访。然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贵处体统较前略降。以堂上较尊，闻有坐听立回之事，然系偶尔，当不常然；亦系未谙贵处旧式，故尔。诸事循照旧章，并无人搀入。愚见差使尚属可当。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夫己氏⑤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六兄⑥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已定拿车二百辆，于八月初十日齐备。主位先行陆续回家，以免临时阙乏。行期又闻有九月初三之说，亦尚未确。总之，归志已决，迟早可勿问也。缟素定于大祭后始除。乾清宫安十二日，乃移观德殿。上于移殿后就学。兰翁⑦外，闻尚须添派，不知作何名目。此处恭理约四十余人，大约行在有劳绩者均已列入，以便并案出保，以省头绪。闻城中人亦颇多，盛哉济济矣。

---

① 章云："'新入军机'之满友，则怡、郑、肃、景四大人物。"

② 章云：清翁，指穆荫字清轩。

③ 章云：吴兆麟字筠轩。曾协均字笙巢。朱智字敏生，一作茗生。

④ 黄云："鹤翁，即匡源字鹤泉。"章云："鹤翁指陈孚恩，孚恩字子鹤也。专理丧仪事。"案：章说是。

⑤ 黄云："此夫己氏，度即指西后。"

⑥ 章云："六兄者，奕䜣。"

⑦ 章云："兰翁为李鸿藻。"案：李原为载淳师傅。

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

A.波波夫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1927年苏联《红档》杂志，是根据沙俄所存的档案编写的，着重叙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沙皇政府的侵华政策。这份资料，记载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沙皇政府，勾结英、法侵略者，趁火打劫，侵吞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并图谋攫取蒙古和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还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沙俄和英、法等侵略者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等等。对于研究近代沙俄侵华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予译载。

本文作者波波夫，是苏联早期的史学工作者，还著有《英俄瓜分中国的协议(1899)》、《1894—1901年沙皇的远东政策》等文。

一八五三年春，太平军在华中地区胜利进军，取得了最大的战果。已占领了长沙、汉阳、武昌、汉口；一八五三年三月八日太平天国十万大军兵临中华帝国的古都——南京城下。

经过十天顽强的围攻，进行决定性的冲击，明朝的神圣都城落入中国起义农民之手。

清政府集团所依靠的军队日益瓦解，国库日益枯竭，面临粮食即将消耗殆尽的危机的威胁，因此北方都城的统治集团惶惶不可终日。

尤其使他们沮丧惊慌的是，他们不仅受到起义阶级的打击，而且面临着实际上早在一八四二年就已开始了的国际资本干涉的危险。英国人当时在五个口岸已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法国和美国资

本家就开始叩敲中国的城墙，尔后，弱小的意大利人、瑞典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也把手伸向了中国。向中国近海船主征收赋税，允许中国商人打着英国旗号走私，——这就是那些绝未满足于南京的成果的“洋兄弟”的典型业绩。

那同中国有着最长的陆地边界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有些不同：它正忙于处理西土尔克斯坦问题，它只限于通过恰克图这条路线同中国做买卖，它只是慢慢地、通过一个接连一个的边境冲突，接近远东问题。准备最初把问题局限于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下同）河口地区。

当时列强在太平洋沿岸的演出中，最积极的角色无疑是由英国担任的。

把矛头首先指向北京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为英国的侵略展示了新的前景。

克拉伦登勋爵给驻彼得堡宫廷公使汉密尔顿·西摩尔①写道：“从最近来自中国的消息可以看出，某个时期在中部各省发展起来的起义运动，最近规模更大了，尽管中国政府用尽一切力量，严重的危险仍在威胁着外国的商业利益。”

当时，伦敦内阁对武装起义军队逼近上海这个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中枢，尤为忧虑。大不列颠驻中国的外交代表文翰匆忙离开香港去上海。他此行的正式使命是“保护不列颠臣民的生命财产”。

克拉伦登勋爵道破了此行的真正意图：“他的任务还在于，利用这次危机的形势，在中国同其他列强的交往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优惠，作为在这样一个为各国商业企业开辟了如此诱人前景的市

① 一八五三年五月十七日（新历）克拉伦登勋爵自伦敦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急电副本，第六十七号（革命和对外政策档案）。

场上发展国外贸易的最好的手段。”

众所周知，英国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居于无可争夺的霸主地位，它不怕其他列强的竞争，但它们的援助却远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向文翰发出这样的训令：“不要为英国在华贸易谋求任何专有的特权”，一切可得的利益“均由世界各文明国家分沾”，就不难理解了。根据那位克拉伦登的解释，这就是说，“如果各外国政府驻该国代表表示愿意同他（大不列颠的代表）合作，以达到对它们同样有利的目的，他应该毫不迟疑地接受它们的协助”。

从对中国事务的利害关系和对中国事态发展施加影响的能力来说，俄国在当时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

因此，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得到特别指令，要他鼓动彼得堡内阁“同其他列强分享当前的危机所带来的好处，这场危机有可能为全世界各个文明国家的通商打开中华帝国的门戶”。

俄国沙皇那“震撼伊斯坦布尔和德黑兰的铁腕”要伸向远东，还嫌太短。大家知道，当时海军和外交两部门就占领萨哈林岛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是把该岛交由俄美公司管辖。尽管在一八五三年春彼得堡内阁面临同土耳其政府的武装冲突时，它是无限乐观的和对自己的武力充满信心，但在中国问题上却不愿断然行事。

还应当指出，当时俄国同中国的贸易，如上所述，仅限于通过恰克图路线这个主要的茶叶动脉，以及在边境的塔尔巴哈台进行的为数甚微的现物交易。

关于圣詹姆斯内阁的建议，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在奏折中写道①：“根据克拉伦登勋爵的急电，外交部认为我们未必能按照英国政府所提建议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英国人，由于其东印度领地距中国很近，占有香港，并拥有大量海军，拥有一切手段可

① 一八五三年五月十六日的奏折。

给中国政府以有力的援助。而我们，遗憾的是，没有这些手段，我们同中国(中国本部各省——A. 波)之间隔着蒙古大草原，稍许大一点的军队在行进途中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天然险阻。当然，取道满洲，不会有这样的困难，但我们在东西伯利亚的兵力本身——尤其是当邻近的蒙古可能发生骚乱的情况下——也不允许我们考虑采取这种措施。假使我们的堪察加舰队拥有更……①，那末，毫无疑问，通过海路进行某种援助是最便当的，为此我们可以派遣几艘军舰开到天津或上海，以示对清朝命运的关怀。但是鉴于中国舰队的现状，这个措施看来也是行不通的"……基于对本国力量的这种估计，外交部对大不列颠大使的照会作了答复，其措词友善，但内容"笼统"，没有作出任何保证②。

英国政府曾一再作出保证，说它并不打算在中国为自己寻求任何专有的特权，说它极力要使这些特权由所有的"文明国家"共享。关于这一点，哥尔查科夫提请布隆诺夫男爵注意：英国人在上次对华战争期间也作了类似的保证，然而后来在南京条约中却列入了一项条文，规定只有以前同广州有通商关系的国家才能使用五个口岸——这样，不属于这一类国家的俄国就被排除在外，不能享有既得的特权。

外交部还提请布隆诺夫注意：一八四八年，就是根据此项条文，一艘俄国船只被禁止驶入上海港③。

尽管如此，俄国外交部门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它仍然相信俄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将使得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不致影响俄中两国关系，特别是不致影响俄国传教士团继续留在北京。

---

① 副本此处有删节。

②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给伦敦布隆诺夫男爵的急电稿。

③ 同上

俄国传教士团在此以前，进行了不少修建工程，有了动产和不动产①，传教工作也发展到一定程度。“因此，外交部认为……我们的传教士团要坚持到最后一刻。而且，即使起义军彻底推翻了目前的清朝和占领了北京，也很难设想他们会对我国传教士团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他们将会发现：传教士团人员都是一些和平的外国人，中国人对这些俄国人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和仇恨，而且还有某些好感。”

因此，彼得堡向俄国传教士团发出指示：“只有在防止危险的一切办法都已用尽，继续留下去显然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离开北京。”

但是彼得堡政府所关注的并不是俄国传教士在北京的利益。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利益的中枢当时是在恰克图地区的茶叶贸易。早在收到克拉伦登勋爵的节略之前，外交部就得到来自恰克图的消息：“中国的骚乱在扩大”，“中国商人开始耽心通过蒙古草原的道路的安全问题，他们事先就表示：一旦蒙古发生动乱，他们愿把存放在买卖城的货物全部交给我方，因为这样更为安全”……。

大臣就此问题向沙皇奏称：“至于蒙古的形势，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同俄国的切身利益有最密切关系的问题。在蒙古人对中国政府没有好感的情况下，一旦中国发生事变，他们很有可能要从中华帝国分离出去……。由于我国在恰克图的贸易同蒙古的平静局势密切相关，我们对蒙古草原的动乱不能漠然置之，并且衷心希望那里保证平静和稳定。”

政府知道，俄国商人还存有以前买进的大量茶叶，中国商人也在买卖城采购了大量茶叶准备出售，——这一切在茶叶运输中断

① 两座教堂及其周围的两所房屋。

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一年之内的市场供应。同时，政府认为不可能“制止中国事态的发展”。因此，政府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密切注视毗邻的蒙古将要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我国边界上的情况”，并采取“必要措施守卫边界，防止蒙古人对我国的任何入侵，即使是非敌意的入侵，或者我国的布里亚特人，这些他们的同情者，跑到他们那边去；蒙古人一旦举行起义，布里亚特人很容易被他们的行动所吸引，同他们联合起来”。

俄国外交大臣根据上述内容，在致中国理藩院的片函中写道①：“我们还听说，你们的商队经由蒙古去恰克图的道路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安全，而且在骚乱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完全中断。衷心期望这种疑虑不致成为现实。但是假如蒙古真的发生某种动乱，我们由于同该地毗邻，它同西伯利亚接壤，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漠然置之，并希望通过采取某些明智的措施，防止这种动乱的发生”……。

大家知道，太平军于一八五三年夏季暂时遭到失利之后，秋天又重新转入了进攻，九月进入直隶省，并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直到北京）。

惶惶不安的大臣在致西西伯利亚总督的公函②中写道：“根据外交部掌握的材料和我驻伊犁与塔城的领事寄来的部分材料，叛乱情绪已经开始蔓延到中国西部各省，那里人心动荡，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这一部分中国领土也免不了要发生骚乱；其结果不仅喀什噶尔，就连伊犁地区，（原准噶尔地区。——A. 波）作为同样被征服的、愤怒地忍受着中国人压迫的国家，从中国分离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①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片函稿。

②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西西伯利亚总督的公函稿。

为了使“中国西部的事件不致把我们弄得措手不及”，俄国政府作了准备，同时也没有放过可能向它在华东各港口的海上贸易展现的前景。考虑到内战期间在中国可能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外交大臣早就向普提雅廷将军提出下列建议①：“在您想再次访问中国各港口的时候，如果中国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清朝已被推翻，我们认为，您不妨到天津湾去，因为那里离中国都城最近，从那里您可以和北京保持最方便的联系。您到天津的目的，是同中国新政府进行一些会谈，向它表明我们想同它保持我们同中国一向存在的良好关系；这些关系也是两个帝国的毗邻关系和双方利益所要求的。然后，还可以试图在贸易方面尽可能做些事情，即在贸易方面除现有的权利之外，再取得某些新的权利，同其他列强均等地自由进行海上贸易”……。

外交大臣在此以前不久同样给普提雅廷的另一份急电中②，进一步明确了俄国外交部门的要求：“当您要返回俄国时，假如中国的形势即将发生彻底变化，该国的统治即将发生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更为有利的是……进入中国各港口，在那里出示我国国旗，从而使中国人认为我们和其他欧洲人一样，有权进入他们的开放港口，并在那里进行贸易。当然，您那时也可以乘在上海或中国其他港口暂时逗留的机会，同中国地方当局建立某些联系，并向他们做出我们事业的利益所要求的启示，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同中国建立正常的海上贸易”……。

这个指示接着写道：

“如果您在时，我国殖民货船驶抵那里，您可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可能的话，取得书面许可证，即使不是中国最高政府的，中国地

① 一八五三年八月三十日致海军上将普提雅廷的急电稿。

② 一八五三年八月九日给海军上将普提雅廷的补充密码训令稿。

方当局的也可以，以便当即为通商奠定一定的基础。这种新贸易的加强和更加合法化，将来可能成为我国政府同中国进一步发展联系的主题”……。

保持同中国的陆路贸易和为海上贸易打下基础，是尼古拉沙皇政府给自己提出的两项基本任务；为此，它准备利用一切情况，直至事实上承认中国起义农民的政府。

大家知道，大不列颠驻上海领事当时在中国内战问题上严守中立，甚至访问了在南京自称“天王”的太平军领袖洪秀全①。俄国政府所拥有的进行任何武装干涉的潜力比英国要小得多，它对中国的内政更倾向于采取不干涉立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在上述给普提雅廷的急电中，还是在其补充训令中，都严格要求遵循这种精神。

采取不干涉姿态对俄国政府来说尤为重要，这也就再一次显示了它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不同的、特别友好的立场。至少下面的情况是说明问题的，外交大臣向普提雅廷说明在清朝可能覆灭的情况下他应采取的作法时，极力强调：“在目前的形势下”，“除了就中国当前的事变搜集有关各方面的……以及有关英国人、美国人和那里的其他外国人的行动和一切意图的尽量准确的情报以外”，不应再有任何“其他目的”。

普提雅廷在不干涉中国内政和“一般谨慎从事”的同时，还必须特别提防“英国人的友好表示”。

但是，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这种中国的普加乔夫运动，在继续发展；看来，它远不会落到俄国普加乔夫运动的下场。

太平军虽在北方遭到失利，而在华中和华南却取得了胜利。他们放弃上海（一八五四年底）之后，在汉口和武昌牢牢站稳了脚

① 什皮尔曼：《中国的农民革命》，《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一九二五年版第四〇页。

跟(一八五五年)，并先后两次(一八五五年和一八五六年)击退力图占领南京的博格德汗①的军队。

哥尔查科夫在一八五六年夏给沙皇的奏折②中说："从驻北京的我国传教士团……送来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南方的形势对政府十分不利。被称为长毛的起义军主力还控制着长江一带，并扩展到邻近的省份，一直到广东省，取得了新的胜利。今年三月二十四日，他们击溃了政府军，又挥师北上，再次占领扬州府。这样一来，收复瓜州打通运河这个指日可待的希望落空了，并且反而遭到了新的惨重的损失。"

俄国外交大臣在叙述了起义军在安徽和河南的活跃行动，以及被称为赤发(捻匪)③的苗族山民的起义之后，只能把西部的四川、云南和东部的浙江、福建列为剩下的平静省份了。

哥尔查科夫接着说："中国政府迫于这种形势，决定采取一些重要措施。三月份，颁布了在蒙古招募骑兵的诏书，这支部队要开到中国，在今年秋季会同满汉军队，向南方进剿。但这一措施在当前财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易实现。政府用捐款、发行钞票和低成色硬币〔原文如此〕等应急的办法未必能解决问题。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军机处不断寻求新的办法来扭转财政状况。其中比较突出的办法是对至今未列入收税表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同时也曾设想正式准许鸦片进口，以征收进口税；但由于军机大臣文庆的一再坚持，此项建议被否决，鸦片在政府看来仍然是禁运品。……从中国事态的发展来看，可以确有把握地说，眼下还看

① 博格德，源出蒙语，"至高无上"之意，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译者

② 一八五六年八月七日的奏折。这道奏折根据同年四月传教士团所提供的情报写成。康·哥尔查科夫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十五日就任外交大臣。

③ 原文如此，捻军并非贵州的苗族山民，其活动地点在安徽、河南一带。——译者

不出帝国如此盼望的和平会很快到来。”

北京政府愈来愈陷入困境，因为同英国人、法国人的摩擦仍很尖锐，到一八五六年底这种摩擦围绕着由来已久的鸦片问题已发展成为武装斗爭。联军的行动从广州开始，攻占广州后欧洲军队立即北上，以夺取大沽炮台，打通进兵北京之路。

显然，克拉伦登勋爵上面谈到的那种利用中国局势的时刻，对欧洲人来说已经到来了。

俄国完全沒有参加这一对华行动①。自然，在它的黑海政策失败之后的今日，中国问题对它来说远非无关紧要：它已经远远超出中国西部地区商队贸易问题的范围，而是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各省；这一地区位于阿穆尔河左岸直至该河河口的领土，完全按照原有条约各项条款的规定，它应该使丧失多瑙河口的彼得堡政府得到宽慰。

然而，这终归是纯“边界”问题，应按照俄中两国间原有各条约的文字与精神加以解决，并且应该是北京宫廷自由意志的产物。现在，在一八五六年，彼得堡丝毫不能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念头，如果参加列强的行动，只能给自己带来危害。

“经验丰富并且特别熟知中国统治者脾气的官员”② 柯瓦列夫斯基少将，关于这一点在致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写道：“……事态发展极快；西方列强的舰队已开赴中国的海域；广州之被毁宣告了对华敌对行动的开始，可以设想在北京也会出现欧洲军队。当然，欧洲军队到达北京以及他们可能对中国政府产生的影响，将不利于

① 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新历）西摩尔炮轰广州；正式宣战则在一八五七年三月。

② 哥尔查科夫对报告作者的评语，该报告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一并呈奏亚历山大二世。

我们在阿穆尔河那里的事情，因而必将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中国目前的危机应采取什么作法？是否应该同其他欧洲列强联合起来，分享他们即将取得的利益？”他接着答道：“然而我国的利益和其他欧洲列强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期待它们在确定我们在阿穆尔河边界时会给以协助；此外，同中国的敌人联合，甚至在政治方面也是不适当的，我们没有任何敌视中国的根据，而且这会使中国方面有理由对我们不满。唯一的办法——用和平谈判来解决同中国产生的问题。”

俄国在中国有着与西欧列强根本不同的特殊利益，它不能参与它们的武装游戏。但彼得堡内阁也不能对这个游戏置若罔闻。同一个柯瓦列夫斯基指出：“欧洲人占领北京和英国人占领赫拉特，都同样使我们敏感，我们绝不能成为无动于衷的观众；前者会使我们在太平洋和阿穆尔河沿岸的一切开端陷于瘫痪；后者会使英国人得以统治整个中亚。”

俄国在中国西部边界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一八五六年① 八月，中国民众在塔城焚毁俄国商站，并将俄商的货物抢光，事后中国政府自己迅速惩办了肇事者，按哥尔查科夫的话来说，惩罚“可能过于严厉”②。

中国东部边界的事态应该使沙皇政府感到更大的不安，在那里已得到的现实利益目前还比较少，可是蕴育着取得巨大成就的可能。当前的局势将会使这些可能性今后无法实现；而且这是一个要求迅速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刻。

哥尔查科夫在一八五七年二月九日给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信中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一八五五年。——译者

②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外交大臣的奏折。

写道①："关于英国人在广州的行动及其对中国的进一步意图的最新情报，使我们更加确信：不能丧失彻底解决我国和中国之间现有问题的时机；如难于彻底解决，至少要为此采取某些果断行动。"

和其他欧洲列强的行动路线相反，俄国政府的行动必须采取外交谈判的友好形式。由于俄国在北京没有外交代表，特授权特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海军上将进行谈判，他必须立即前往北京领导特别使团；他被赋予"议定和解决有关俄国和中国一切事务的全权"。

为此，哥尔查科夫通知中国理藩院②："当此中华帝国处于内忧外患，且外敌已于广州采取敌对行动之际，我们不愿备受尊敬之中国政府也感到我方存有任何敌意，更不愿此内忧外患波及我陆界、尤其是海疆"……。

外交部打算首先取道蒙古，通过普通途径（陆路）派遣使团，并且假定，万一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阻拦，使团则沿着阿穆尔河前进，从海路到达天津港，同时它还指示在北京的传教士团采用一切方法让中国政府相信接待使团的必要性。

虽然传教士团在中国人坚决不干的情况下，不应由于害怕发生"有害后果"而停步不前，虽然它曾想过必须"在同中国当局交往中放弃原有的那套犹豫不决的作法"，但是，它首要的职责是"一定要坚持说明这个使团同西方列强打算建立的使团的要求，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俄国"珍视同中国的世世代代的友谊，并且不会为任何微小利益而牺牲这种友谊"。

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故作姿态表示同其他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划清界限——沙皇政府确定了这样一条道路来达到

① 一八五七年二月九日外交大臣给穆拉维约夫中将的信。

② 一八五七年二月二日致中国理藩院片函稿。

它在中国问题上远非渺小的目的。

外交大臣对彼得堡内阁的立场作了正式的论证①：我们在阿穆尔河口立足，绝对不是征服②。根据我们同中国政府以往的条约，我们对该河口已拥有长久的权力，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认为有必要使它具有公开的性质的话，我们认为，我们拥有的这种权力并不因此而有任何含糊。其使命完全是和平性质的普提雅廷伯爵，所接受的委托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就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和需要尽可能妥善解决的一些次要之点进行谈判。开放阿穆尔河自由通航，对我们说来是极其必需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供应河口附近的我国居民所需粮食的一条唯一的道路。为了把我国指定为这一重要联络线服务的轮船开到那里，就要求左岸上的某些让步，普提雅廷伯爵受权就此进行谈判。至于我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团，它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性质。”

由于彼得堡内阁希望“把我们的全部条约弄得清楚而明确并结束同中国人的一切争端”，因此它想向中国积极表示自己的友好，同时想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内部事务。

驻北京传教士团因俄国使团即将访问北京一事接到指令③说：“请向理藩院说明，在中国的灾难期间，西方列强借着它的困

① 一八五七年二月十二日致华盛顿的斯特克利急电稿。

② 还在一八五五年，参政院在答复中国政府对穆拉维约夫将军的独断独行的抗议时，就肯定了后者的行为的合法性。从那时起，中国理藩院一直保持沉默。普提雅廷在自己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急电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这种沉默证明，它对阿穆尔河口不拥有任何肯定的占有权。在那里，在俄国建立了自己的居民点的七年当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汉族的和满族的官员，在那里，野蛮部落从未隶属于中国，也未向它进过贡。”必须指出的是，普提雅廷在这里所能指的仅仅是阿穆尔河的下游地区，因为在阿穆尔河两岸以及中游和上游的广阔地带居住的部落尽管也是“野蛮的”，但他们向中国进过贡。

③ 一八五七年二月九日亚洲司司长给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的公函。

境，乘机而入，它们不仅带来了威胁，而且带来了战争，这种战争已在广州爆发。只有俄国向它派遣了友好的使团，甚至准备给以援助，既有道义上的援助，也有部分包括武器和炮弹在内的用来对付国内敌人的物质援助”……。

在给东西伯利亚总督的部务公函① 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得较为露骨，但总的说来同所援引的指示并无不同的思想。公函里写道：“中国的状况是如此独特，经常发生如此不确定的偶然事件，以致很难提前对这个帝国做出什么预测。关于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否支持得住，是否会被武装起义者所推翻，这个问题仍和三年前的情况一样，根据我们通过传教士团从北京获得的和通过外国人从广州获得的全部情报，我们根本不能对此作出某种结论。因此我们的任何判断都是为时过早的。无论如何，据我的意见，我们未必有权宣布蒙古和满洲属俄国保护。更不用说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经费来保卫这辽阔的地区了。”

一八五七年春，在英国人以武装手段成功地向中国人证明自己的要求有充分根据之后，他们准备同北京政府着手和谈，责成正往白河河口去的额尔金勋爵进行此项谈判。赔偿骚乱期间英国臣民遭受的损失，完全遵守一切条约，同意在北京建立常设的外交代表机构，取消对华贸易中存在的限制，为外商开放港埠，同中国内地城市自由来往，保障基督教传教士的安全和住在中国的基督徒，其中包括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的信教自由，——这就是英国人提出的要求的主要条款。大不列颠驻彼得堡公使据本国政府的指示就和谈过程中协同行动问题向俄国外交部进行了试探。外交部的答复照旧含糊不清。

①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给沙皇的奏折。

哥尔查科夫为此指示普提雅廷①说："皇帝陛下准许您对额尔金勋爵提出的、与所有文明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关的要求，诸如：同北京朝廷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取消外商必须服从的限制措施，以及保障基督徒信教自由等，给以您力所能及的协助。但是您的这种协助……无论如何决不应越出友善的要求范围。……至于赔偿英国人由于他们自己在广州采取敌对行动而遭受的损失一事，皇帝陛下之意是要您伯爵阁下完全拒绝参预额尔金勋爵的要求。我们方面要是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支持，就会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英国人在广州的那种行动的正当性，因为那些行动曾经是造成决裂的原因：这同我们的信念、同我们不干预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利益的愿望，是不相容的。"

自然，俄国的模棱两可的立场阻挡不住英国人的努力。占领大沽以及天津等炮台，为他们开辟直接通向北京的道路，并使中国政府更加让步。

这也促使俄国急于要让自己的使团前往北京。外交大臣致函普提雅廷②指出："目前暴露出来的英国想要在中华帝国的国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必然会改变你们所担负的任务的性质以及任务原来所必须服从的条件"……。普提雅廷伯爵所担负的任务的实质，他的使团的基本目的，当然没有改变，而且应当照旧严加保密。所取消了的仅仅是过去认为是很重要的"用小心谨慎态度来执行任务"的必要性，所以发出了命令，既不考虑"中国人的顾虑"，也不考虑"他国政府的猜疑和不怀好意"，——"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到北京去"。

---

① 一八五七年五月四日给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的公函。

②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一日给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的公函稿。

该大臣在自己过去的一道训令①中向普提雅廷写道："关于中华帝国所面临的命运问题，由于英国人在广州的行动和他们对这一帝国的进一步的企图，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原先的设想，使我们确信有必要尽快采取措施来解释和解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的争议问题"……。

这些屡次提出的、应当成为正在途中的特命全权大臣同受压制的博格德汗政府谈判的对象的"争议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俄国政府特别反对支持英国人关于要赔偿他们因中国"内乱"而遭受的损失的要求。它本身在塔城混乱期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这些损失（由于一八五五年俄国商站遭到焚烧和抢劫所造成的）价值三十万银卢布。或许它此时想到赔偿？绝不——在给普提雅廷的同一指令中，曾命令不必要求赔偿这些损失。

由于向居住在靠近托木斯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南部的地方的向双方纳贡的乌梁海人征收赋税的权利问题，俄国政府同中国人早有争议。俄国政府现在放弃自己的权利，而让给中国政府。同时它准备保证使后者能向游牧部族征收实物税。

当然，俄国政府在中国西部的商队贸易问题上不想向中国政府让步，但是，它在这方面并不过分坚持要自己的商队自由通往北京，并且甚至准备忍让以库伦作为终点。

它关心的是建立邮政通信、并通过蒙古在中国西部开设若干俄国商站。它和其他列强共同关心的是在北京设立自己的外交使团和承认它有权在对其他列强开放的五个港口通商。但是在行将举行的谈判中最重要的、最首要的问题，应当是确定俄国对阿穆尔河的权利的问题，因为到那时为止，那里还没有明确地划分疆界。

当时俄国政府知道，英国人，追随他们的还有法国人，都提出

① 一八五七年二月十九日给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的训令稿。

要在所有河道自由通航的要求。俄国政府也决不为自己放弃这种前景，同时，它把阿穆尔河右岸交给中国人，首先是力图使阿穆尔河整个左岸承认归它所有。

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俄国政府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为了成功地完成它在阿穆尔河上的历史使命，它准备现在放弃这个原则。外交大臣曾就此问题写信给普提雅廷伯爵说："看来旨在推翻目前当政王朝的暴动尽管进展缓慢，但是在向前推进；对于中国居民对这一件事是否同情，我们不可能获得完整的和真实的了解。然而，毫无疑义的是，王室的拥护者应当看到并懂得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因而他们当然在寻找各种手段来平定暴乱。但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博格德汗的军队几乎总是遭到失败，所以很可能该政府要请求俄国帮助。当然我们宁愿对中华帝国的内政不进行任何干涉，但是考虑到，一方面我们获得阿穆尔地区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英国人诡计多端，他们无疑地将利用一切偶然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为此可能给中国政府提供援助，来平定叛乱，因此，如果该政府请求帮助，我们大概是不应予以拒绝的。不过这种帮助绝对不应超越保卫我们军队比较容易达到的满洲的范围……并且只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之下，即在阿穆尔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得到有利于我们的结果"……。

我们要指出，在给予普提雅廷的那个指示中，曾强调必须履行以前给中国人许下的诺言：组织、武装和指导训练一些中国军队。

沙皇政府的主要意图，可见是十分清楚的。它为了达到所提出的目标而拟定的途径也是清楚的。放弃这个途径只有在下述场合才是可能的，哥尔查科夫写道："如果您谈判的进程表明，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那末，您作为一种万不得已的措施，可以与西方列强一起采取共同合作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只是施加自己道

义上的影响，丝毫不要答应给予物质上的支援”……。

俄国外交部门很少指望从和其他列强的共同行动中得到好处，所以几天以后，当它知道伦敦给额尔金勋爵发出指令去支持俄国在北京的要求时，哥尔查科夫认为必须重新提醒普提雅廷记住以前告诉他的策略意见，他写道①：“伍德豪斯勋爵完全没有对我谈及此事；但是如果他正式向我建议在仅仅关系到俄国的事务中由额尔金勋爵来支持我们的要求，那末，我在对此建议表示感谢之后，定会予以拒绝……。我认为需要提醒您注意，您与英国全权代表共同行动，应该只以所有文明国家的共同利益为目标。涉及俄国和英国各自要去进行谈判的问题，应当由这两个强国各自去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

在伍德豪斯勋爵正式提出建议以后，接着法国大使莫尔尼伯爵也发出了同样精神的声明，而俄国外交部门做出的答复却丝毫没有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当普提雅廷伯爵看到中国人对于进行谈判一事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就决定“在北京政府顽抗的情况下对萨哈连乌拉（即黑龙江——下同）或瑷珲采取军事示威”②。

关于此事大臣指出③：“对萨哈连乌拉或瑷珲的军事示威，将使我们同我们的声明相矛盾，而对中国来说，我们就成了英国人的军事行动的参加者”……。

大臣同时表示确信，这种“强制性”措施只有在“极端必要这样做”的时候，普提雅廷才会采取。

---

①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的公函稿。

② 普提雅廷伯爵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急电，第一八号。

③ 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普提雅廷伯爵的信稿，第二四二号。

大臣还表示相信“这个极端将会避免”，因为他“将会使我们与其说在对北京政府的关系上，毋宁说在对英国和北美合众国的关系上，陷入非常不愉快的，甚至困难的境地”。

但是，在同一个急电中普提雅廷还接到通知说，他做的关于军事示威的决定得到了皇帝的赞同。

还没有取得中国政府正式同意进入北京时，普提雅廷于一八五七年六月①便离开恰克图，以便顺阿穆尔河下驶，然后进入中国国都。大臣在他临行前对他说：“您要永远以下面的原则作为出发点，就是我们已决定占领阿穆尔河左岸，而且我们的奋斗目标应当是，在取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条件下，来办好这件事的手续”②。俄国政府在仍然指望全部问题得到和平结局的同时，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督对委派他监管的这个边疆地区“尽可能仅限于使之殖民地化”，“避免任何武装冲突和强制占领领土，除了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不采取这种措施”。

普提雅廷走得缓慢，快到八月他才从阿穆尔河中游发出急电。但是在他就要到达河口时，中国政府还没有同意在北京接待使团。

哥尔查科夫给普提雅廷写道③：“在许多次尝试之后，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下决心和我们进行打算使之进行到底的谈判。”

“因为驻华公使的头衔已经没有用了”——普提雅廷就被任命为集结了欧洲列强军事力量的中国领海的独立舰队司令和帝国专员。通过爱好和平的谈判来达到预期目的的希望全部落空了。俄国政府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把中国人置于既成事实面前，为此从巴黎紧急召回侍从将军穆拉维约夫来参加阿穆尔委员会，在

① 应为五月二十八日。——译者

② 一八五七年六月八日给普提雅廷伯爵的急电稿。

③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普提雅廷伯爵的训令稿。

阿穆尔地区加强殖民工作。

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对这一工作进行任何抵抗，该项工作自然会具有和平的性质。部里向普提雅廷说明："我们的政府决定不放弃在与中国政府交往中最初选定的办法，即一方面，继续占领阿穆尔河左岸以及您心中有数的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不中断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不然的话要恢复这种关系将会极端困难，或许甚至不可能在现在这种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上来恢复，最后还会有使我们使团垮台和恰克图贸易被取消的危险"……。

从中国境内传到部里的消息，整个说来，还具有良好的性质。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写道①："清政府和外国处于复杂而不可靠的关系之中，同时，它在国内反对武装起义者的斗争中也遭到了失败。不久以前，武装起义者取得了可能具有极其重大影响的新胜利。武装起义者进窥福建，包围了这个省份的西部边界。在今年四月，他们大批侵入福建境内，并在很短时间内，接连占领了这一工业、贸易地区的几座城市；一方面，他们控制了武夷山和福州府港口之间的河运交通，另一方面，占据了位于武夷山种茶场附近的崇安县城"……。按照这个报道人的看法，北京政府所经受的困难，为俄国政策取得成功打下了有利的基础。"我认为，这里的政府，内心意识到不可能坚持住阿穆尔的争议线，将把新的边界线看作一种既成事实，按照中国外交的精神，对于这一事实在根据时效尚未成为天然的和不可争议的事实以前，双方用外表和善的沉默掩盖起来，巧妙地避免宣扬出去。"……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中还有一个便于当时殖民工作取得成效的情况，这就是当时在印度爆发的起义束缚着英国的手脚。普提雅廷于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呈报说："现在印度的起义推迟了这里事变的进

① 呈报未注明日期，它的写作日期在一八五七年六月。

程，使我们有必需的时间来达到预定的目的。”

外交部仍然对俄国和其他列强的利益作了原则的区别，因为“后者在中国海上所能索取到的权利和特权，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重要到足以使我们以自己在陆地边界上的利益去冒险的地步”。并且仍然只允许普提雅廷同华盛顿内阁的代表采取共同行动，责成他同自己好战的同僚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并要注意“不让上述列强中的任何一个在条约中获得占有或暂时占领我们打算得到的地方的权利；如果中国河流准许它们自由通航，则阿穆尔河不要包括在内”……。俄国外交虽然要表现出与西欧列强的政策不同，但是并不排斥借用它们的帝国主义实践武库中的某些东西。普提雅廷写道①：“中国政府不能指责俄国占领从格尔必齐河到兴安岭的阿穆尔河左岸（兴安岭由此进入满洲）；因为虽然这一地区按照条约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但是现在由于违反了该条约的两项重要规定已复归俄国占领。就获得沿海地区而论，俄国的做法同中国一样，当后者在自己边界附近发现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管理的野蛮民族时，经常使他们归顺自己的统治，从而既使自己扩充了版图，又向野蛮民族灌输了文明和建立了各种秩序，而这于双方都有好处。这也是法国人、英国人和欧洲其他民族占领以前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时所遵循的准则。”

在一八五八年五月以前，俄中关系没有重大变化。航行于远东水上的普提雅廷此时同日本签订了承认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条约②的协定。

盟国军事上的胜利越来越促使外交部认识到俄国的利益同海上列强的利益的一致性。

① 普提雅廷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发出的急电，第八〇号。

② 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条约是在下田签订的，涉及贸易和边界问题。

这种看法现在更是理所当然了，因为使用强制措施的必然性已日益明显。

甚至在中国西部问题上不久前俄国政府还打算表现得特别温和，它现在也制定了较强硬的路线，并且专门派遣了一支军队到那里去，“以便彻底解决抢劫塔城俄国商站事件”①。

在中国东部，俄国政府的行动表现了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

大臣在一八五八年四月告知普提雅廷②：“总之，尽管在我们同中国政府就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划界问题的交往中沒有看到进展，我们决意继续占领该地，直到情况本身容许通过正式条约保障我们的权利时为止”……。

“殖民”事业推进得顺利而又迅速，从而补偿了普提雅廷伯爵外交使命的失利。

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穆拉维约夫将军在瑷珲城同集结在黑龙江的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宗室奕山签订了“确认整个阿穆尔河左岸归属我们并给予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利益”③的协定，从而完成了这一事业。

这项协定以间接方式在天津（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获得外交上的承认，普提雅廷伯爵在那里努力使自己不落在西欧伙伴的后头。

哥尔查科夫在给沙皇的奏折④中说明已完成的步骤的意义时说：“两项行动正在完成我们同中国之间关系的调整，即为俄国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同时，陛下也使中国政府承认了欧洲文明的

① 一八五八年五月九日给七等文官札哈罗夫的训令稿。

② 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给普提雅廷伯爵的密码急电稿。

③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二日给西西伯利亚总督的公函稿。

④ 哥尔查科夫一八五八年八月七日的奏折。

伟大原则：应允自由传布基督教，在我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差遣全权代表前往北京，开放港口等等。同俄国缔结的条约为中国所订此类条约中的头一个，因中国政府在同普提雅廷伯爵订约后，才同意与在天津派驻使者之其他列强订立类似的条约。我满怀激动的心情，衷心祝贺陛下在圣朝史册中写下了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同时，哥尔查科夫公爵还祝贺精力充沛的远东西伯利亚总督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宣布沙皇"对他的功绩给以充分评价"，他"很快就会看到这方面的证明"，这使后者感到高兴。

这个证明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对上述哥尔查科夫奏折的批示："为在两个不同方面所取得之辉煌成果，我衷心感谢上帝。现授给穆拉维约夫将军以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称号，并于加冕日提升为将军，今后我要做的还不止于此。"

在心满意足之余，俄国政府现在准备在塔城问题上重新做出让步，同意只赔偿损失的三分之二，甚至可用茶叶交付。

被派往北京传教士团负责解决中国陆路通商问题的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得到一道坚定的命令："因我方要求之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故应竭尽全力使外交部关于保持我国同中国政府间和平及亲善关系的意图不要受到破坏"①。

作为政府代表派往喀什噶尔的札哈罗夫亦应谨慎从事，而且为了掩盖他所担负的使命的目的②，配备了一支特殊的商队与他同行。

---

①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六日给五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公函稿。

② 札哈罗夫的使命是搜集有关外交部感兴趣的边疆的详细情报。哥尔查科夫在一八五八年七月十二日的奏折中谈到这点时写道："由于我们领地扩至伊犁河岸，使我们更为接近喀什噶尔汗国，它臣服中华帝国并与西藏、克什米尔及英国统治下的拉合尔相邻，故我国政府对这一于国家有重要意义的边疆之意图一直引起外交部的重视。"

最后，从大臣同那位彼罗夫斯基的来往函件①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缔结了条约，“皇帝陛下……为表示其对中国政府之亲善，特恩准赠予一万支来复枪及附件和五十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看来，向中国提供武器一事最初是由普提雅廷伯爵对北京政府许诺的，这事甚至曾使彼得堡内阁感到有些为难。但是，上述诺言付诸实行了，因为沙皇在哥尔查科夫关于可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用船只把大炮运往中国的奏折②上批了“照办”。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同一个时期，俄国外交部拨出了一笔为数五十万卢布的特别款项，“用于装备中国军队”③。

俄国政府在向博格德汗政府赠送大炮和炮弹时，绝没有打算使这些武器同英法炮弹的作用相对抗，正如我们确实知道的，也绝对没有打算忽视英法炮弹所取得的成果。

中国地方当局在俄国远征恐吓下签订的穆拉维约夫条约④，只过了两年就得到了批准，同时也得到了扩充⑤。在这以后，俄国在远东⑥的“进取”道路将在一个时期内停止伸延。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在“伟大改革”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前景的俄国大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已由穆拉维约夫实现了。然而，沙皇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历史给沙皇制度所规定的那条道路，在太平军起义时期就已经相当清楚地形成了：尽管有各种特点，尽管在策略上有不同于其他列强的一切特殊性，这仍是一条在客观上和实际上同其他大国合作攻破中国长城的道路。

---

①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五日给彼罗夫斯基公函稿。

② 哥尔查科夫一八五九年一月十七日的奏折。

③ 哥尔查科夫同一天的奏折。

④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沙皇俄国的战争》。

⑤ 乌苏里边区并入版图。

⑥ 我们指的不是中国西部地区。

在当政的满清王朝同国内势如燎原的农民自发行动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在中国朝廷接受了列强的一切条件之后，这种斗争必然成为列强对中国起义农民的血腥镇压的情况下，它越来越难于保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姿态和冷眼旁观的态度了。

沙皇政府从博格德汗政府得到了它当时需要的一切后，在中国的内战问题上，是完全同情满清王朝的。

外交部给一八五九年初派往北京领导新使团的伊格纳切夫的训令① 就是专为这些问题而发的。这时中国的局势还不能认为已经明朗，外交部在考虑大清王朝覆灭和中华帝国崩溃的可能性。

在训令里写道："内讧、形势的作用和全体人民的要求可能促使当地的王朝复兴；如果您确信复兴相当可靠，那末，就应毫不犹豫地与该王朝来往。但是必须注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以武力保护满人在中国的利益。如果现在的中国皇帝或其家族中的任何成员幸免于被歼灭，在自己的故乡自立为一个不依附于中国的统治者，那末，这件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那时关于承认其独立的问题就已超出您的使命的范围了。……不管怎样，您和穆拉维约夫伯爵一样必须预先了解部里对满洲以及蒙古的意图，对于与我们邻接的另外两个领地，即准噶尔和喀什噶尔也是如此，它们当然会更早一些脱离中国。只是当我们完全了解到中华帝国将在何种条件下崩溃时，我们的意图才能明确；目前我们所能提出的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测。我们认为，应当努力对这些领地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而在一旦统治者本身自愿提出希望的情况下，就决定把它们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大臣在这里做了一个附带说明：这只是估计中的可能性中的一种，而"部里深信"，这种可能性远"不是象人们早就料想的那样迫近"。

① 一八五九年二月十七日给伊格纳切夫少将的训令稿。

该训令的另一部分论证了部里的观点。论证可归结如下："……内江战争持续十余年，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而中华帝国仍然存在。……这个帝国尽管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震荡，它已存在了将近三千年，而且仍然保持了它的法律甚至风俗的全部独立性，从它的这种遭遇中很难预料，内部混乱和外部文明所施加于它的种种的压力将发生什么作用；但是，我们仍然不完全同意这种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华帝国的末日已经临近。……中国事件的历史进程表明，经过一段时间，即二百年的时间，就有一个新的王朝通过战争或内部政变来接替中国的王位。人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目前他们正在等待这种更替，因为满清王朝的统治已持续了大概相当于此的时期。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您驻节北京期间极可能发生，所以这是应当首先考虑加以对付的。问题在于，从前的（明朝的）或新的中国王朝登极对我们更为有利呢，还是由满人保持王位更为有利。中国王朝向来不能容忍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更替对于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好处。况且，所有的条约，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起的某些外交往来，直至最近的两项条约，都使我们要感谢现在的王朝。所以，在同样的条件下，最好是让现在的满人保持中国的王位"。……除了上面已提到的赠送五十门大炮和建立一笔为数五十万的基金的援助外，沙皇政府在大清王朝同太平军的殊死斗争中没有向它提供任何东西。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炮队承担了实际镇压农民民族革命的恶名。但是，沙皇政府主观上在这方面也已经同他们完全站在一起了。

马凤池密报

章伯锋整理

编者按：这是马凤池 1917—1919 年间所写的秘密探报。似写给北京政府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和徐树铮（两人都是段祺瑞的亲信）的。内容涉及直皖两系军阀矛盾内幕、直系军阀和西南各派军阀的活动，以及孙中山护法战争的有关情况。皖系军阀段祺瑞，乘张勋复辟失败之机，控制着北京政府，企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实行武力统一，大举对西南各省用兵。直系军阀以大总统冯国璋为首，和皖系争权夺利；与西南各派军阀密使往来，标榜和平解决。主战主和，一时成为直皖两系斗争的焦点。从密报看来，马凤池是皖系密探。其人多与政界上层人士往来，所报情况有一定的根据。密报原分甲、乙两部，各有编号，一般按时间顺序，也间有颠倒。所见密报残缺不全，附件又多佚失。今按原编号次序付印，加简注。

马凤池密报“甲”

（一）

敬密禀者：

窃程璧光近以接中央汇拨海军费银，即自由行动，将第一舰队拔碇驶赴广东①，并偕唐绍仪前往。查孙文定计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之两师，可资号召；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

①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自主，率舰队自吴淞口开赴广州。

可凑数耳。陆使、陈督① 均未附和。朱省长② 亦但利用彼党，巩自己地位，决非乐从其诡谋。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然得第一舰队开往助劲，则一面可协助张开儒由潮、汕寇闽；一面可掩护李烈钧③ 出兵窥赣，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烟台舰队亦跃跃欲试，为其援应。而广东政府或将因是出现，殆意中事。

窃谓此时最可虑者二：一曹嘉祥以隐握实权之海军次长，改任仅拥虚名之将军府参军，名为调迁，实则夺削，其不免于蓄怨，势也亦情也。曹于海军部属极有感情。宁、赣之乱，上海海军已受陈其美运动，郑子进④ 惧不敢战。项城密令曹赍银三十万到沪，分遣各舰，立将该军收回。肇和变生⑤，项城欲撤销驻沪海军司令处，亦派曹往。其时李鼎新虽有野心，而不敢不从。非感情沦浃，讵能若是。程璧光长海军以来，全倚曹办事。曹之堂弟名有成，在上海交涉署充任科长，与革党通声气。日前伍廷芳由沪用密码通电，即系曹有成商由朱兆莘代发。昨途晤曹有成，料其必衔有革党密命来京，与乃兄嘉祥接头。且多数是海军关系。现刘子英总长⑥ 正在设法挽回。似宜密饬监伺曹嘉祥，勿放其出京，致使程璧光如虎添翼。一昨往访同乡教育部视学王家驹，王为革党赵光（已故党魁赵声胞弟）之妹丈。据云："赵光今年获充陆军部差遣，馆于伊家。新近绿得孙文运动浙省张、童两师长，允助攻闽；鄂省黎、石两师长允助攻赣之确息。已于半月前往粤，依孙办事。属为秘之"等语。张、童者，

① 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

② 广东省长朱庆澜。

③ 李烈钧字协和，国民党人。一九一三年前任江西都督，时在广东从事反对皖系活动。

④ 郑汝成字子进，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任上海镇守使。

⑤ 指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肇和军舰起义事。

⑥ 刘冠雄字资颖，又作子英。

殆即张载阳、童葆暄①。黎、石者，殆即黎天才、石星川② 也。王为学人，与军界隔膜，而所言乃如许符合，必系闻之赵光无疑。赵既为陆部属员，似可由部传见，以觇其是否往粤。如传不到，足证王言之不虚，与粤乱之必作矣。窃以所见所闻至关大局，任务所在，谨急禀，伏祈俯赐誊转，应否分饬防范抵制之处，出自鸿裁。

七月二十五日

（四）

谨照录五日上秘书长③ 函文呈鉴。

敬密禀者：

阅今日《时报》要闻栏内载政海丛谈一则，专系抨击国防委员会，于合肥④ 方面多所微词。经密询该报友人。据称："是公府 ⑤中人所送登，该稿系府秘书某君手笔。"嘱某秘之等语。查河间⑥ 密派陈光宪⑦ 疏濬上海各报，某早有所闻。故于初二日上钧席函内，切切以赶与各沪报接洽为请。盖虑报界受他方运动，必至右袒我方。区区之见，想承烛照。虽然此番进步党在政、财两界，委实太占优势。寻常商贾妇孺皆云：饭碗为该党攫尽。何况公府中人，焉有不涎而嫉之之理。顾又不欲直接与该党相竞，乃假托报纸，唆使该党与合肥一系之武人离间。离间必至冲突。冲突必至破裂。迨双方破裂，则双方饭碗皆可转入于公府中人之手。此府中人运动沪报

① 张载阳字暄初，曾任浙江台州镇守使。童葆暄字伯吹，任暂编浙江第一师师长。

② 黎天才湖北襄阳镇守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自主"称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湖北第一师师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于荆州（今江陵）宣布独立反段。

③ 当系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

④ 指段祺瑞。

⑤ "公府"、"府"在本文中均指总统府，即冯国璋。

⑥ 指冯国璋。

⑦ 陈光宪曾任江苏淮扬道道尹。

之深心也。某意似宜一面于报纸设法抵制，一面于进步党稍稍杀其权利。君子爱人以德，乃以自爱。否则合肥因过纵该党，转使自身为公府中人之的。将来影响所届，窃不禁代为杞忧也。附呈裁报，统乞赐阅，祗叩钧安。

（六）

敬密禀者：

昨由交部主事同乡赵徵璧君约府秘书丁修甫传靖及池，在致美斋晚餐，谈及大树①出京一节。丁略言："闻之仲仁②，元首无论若何，总须图和，抵死不变初旨。此行系根据于二十二日晚间，府中要人及元首指约之庄蕴宽③、孙宝琦④、田文烈⑤等三数大员秘议妥定。拟亲以苦肉计，说曹、张⑥出师援鄂耳。至二十四日，约东海⑦合肥会议。不过仿威耳逊大事必谘及罗斯福、塔虎脱之意，期两贤之不相厄。并非商准东海、合肥而后行也。"云云。时座客尚多，未便穷询。玩丁言，已可见大树必不肯下讨伐命令，只欲赚说曹、张，一面援鄂，一面仍进行和议可知。又侍从武官方舜臣咸五闻之府中常侍元首之差官云：大树有日⑧对何锡嘏谓"这一班督军团，是硬要咱的老命。"夹叹夹詈等语。均足注意。谨并密陈。祗叩钧

① 指冯国璋。

② 张一麟字仲仁，时任总统府秘书长。

③ 庄蕴宽，清末曾任广西梧州府知府、浙江布政使。辛亥革命时曾任浙江都督，后为审计院院长。

④ 孙宝琦字慕韩，清末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统治时曾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时任税务处督办，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会长。

⑤ 田文烈清末任陆军部副大臣，民国初曾任河南民政长，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任农商总长。

⑥ 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

⑦ 指徐世昌。

⑧ 25日。

安。池敬密禀。

二十七日早(外港报一份)

附:《新闻报》紧要新闻九月三日

北京特约通信(一)(一苇)

记者于复辟前一日南行,两月以来,已久不与读者诸君于报上相见。兹者重返京华,恍如隔世,先撮述见闻,记之如次。自兹以往,又当常常以北京情形,聒读者诸君之耳矣。

此数日中,北京一切在停顿时代。盖对德业已宣战,而临时参议院事正在疏通西南,外交内政,俱无何等崭新之发展。其活动最激烈者,第一当属政党员之猎官,烟酒公卖局也,官产清理处也,每日发表者,十九皆研究会议员。而机关报记者,亦纷纷做官,如《国民公报》之主笔,将不日赴杭州卖烟酒;《晨钟报》记者刘道铿,已任民治司长,将以全副精神预备总选举;《公言报》记者,则入盐务署办盐务。大家俱一行作吏,以故北京报界非常销沈。时评论说,一齐取消,每日惟敷衍几段不相干之新闻而已。此吾人到京后所第一诧异之事也。

临时参议院之停顿,全因河间。河间个人系赞成据《约法》召集新国会者,凡见人辄以此为言。政府初逆料刘显世①、陈炳焜②皆可令輭化者。及刘、陈来电,俱请召集国会。河间藉此主张疏通。谓非西南赞成后,不发表。停顿以来,已近一星期矣。惟河间并非力主取消临时参议院。昨语往访某君云:"赞成者已十八省,颇难转圜。余虽赞成召集新国会,然告之阁员,阁员无所可否。余固不能坚持。"观此言,足知河间亦非真反对临时参议院也。至国务院方面,表面上则声言刘显世亦并不反对,陈炳焜亦然。盖彼等请召集国会,而临时参议院即为一种国会,且为召集正式两院之预备。故政府与西南根本上并不冲突。目下不发表者,即为疏通西南,去其误会。至于里面消息,则闻国务院最近仍决计必行,惟求河间说一可字。如河间一答应,即决计公布。西南赞成固所愿,即反对亦不恤也。对西南用兵事,河

① 刘显世字如舟,时任贵州督军。

② 陈炳焜字舜卿,时任广东督军。

间力辩政府绝无其意。昨日语人："政府对湖南初无用兵之心。吴光新①入川仅为坐镇，非欲用武。不过四川为财政之区，总须中央解决。"此言，盖亦含一面真理。至国务院方面，则须分两种观察：进步党阁员之真意，欲保持西南现状，而使之赞成政府之政策；徐树铮等则所谓强硬派也。惟用兵亦有两种困难：一、苦于无钱。一千万垫款虽已成立，而实收只有六百余万，政费浩繁，不足支配；各省毫不解款，即有解者，亦不过零星点缀。第二难于调兵。如岳州吴军因种种关系，不能起身。故前、昨两日遂有吴光新入川作罢之说。惟最近确息，政府仍日作万一之准备。今日段派要人露出消息，政府现逆料川事调停不能成功，故平和前途要不能遽作乐观也。

黄陂②出京，是一大纪念事。其内幕情形，有可纪者。黄陂之留京，全因政府之挽留，此人人所周知者。最近黄陂因不胜苦痛，遂于出京前三日，召汤化龙至法医院。令其转告冯、段，略谓："医院种种不便，不可久居。且余眷俱已在津，郁郁留此，尤属无谓。如政府不放心，尽可嘱曹锟监视。余必不离津一步"云云。汤商之河间，河间颇以为然。段总理则嫌时机尚早。交涉三日，始定议。遂由汤化龙伴送天津。报传汤得有黄陂保证者，即指以上谈话而言也。惟昨、今两日，竟有谣言。侦探报告，天津有数百党人，运动黄陂南下。政界竟有重视此等消息者。然天津何处找几百党人。且黄陂又何尝是冒险性格。侦探乱讲，自不足信。然亦足见北京今日尚带危疑震憾之性质耳。

党派之暗潮，当然有之。徐树铮今日尚对人大骂汤、梁③，谓其反覆。盖北洋派交通系不慊汤、梁，有种种缘故。第一，汤、梁引用同党太不客气。其一味猛进之状，为向来所未有。一般官僚以为，其饭碗不失之国民党，而失之进步党。于是乃群集矢于汤、梁。此一也。政策上两方究不能一致。如对付刘存厚④，对付西南等事，皆有不同。此二也。前为汤、梁之自蹈危机。自后者而言，则如汤、梁之讲政治者，且有不能见容之势力。如袁思永之见拒于齐耀珊⑤，周大烈之见拒于田中玉⑥。自一方言之，汤、梁专用私

① 吴光新时任北京政府长江上游总司令，以查办使名义带兵入川。

② 指黎元洪。

③ 指汤化龙、梁启超。

④ 刘存厚川军师长，后投靠段祺瑞，被任命为四川督军。

⑤⑥ 齐、田二人曾于一九一七年先后任山东省省长。

人，激成反动。而自又一方言之，则军人气焰之大，固为极坏现象。最近哄传督军团之结合，仍俨然存在。宣言如更动一人，即全体照样再反抗一回。从前本有换阎锡山①之说，然最近并阎亦不敢动。此种现象，言之寒心。各省省长原有分别任命之议，梁、汤各荐十余人。张国淦②闻之，乃亦荐十余人。此皆最新之事。然运动省长者，虽如此之多，而督军能否承受却是问题。如天津之省长公署，已换招牌，直名为直隶督军省长公署。督军之不客气，恐较汤、梁为尤甚也。

冯、段之关系，吾人不欲多加论列。吾从前绝不愿谈府、院问题，于今亦然。惟有一可纪者，则河间因地位之不同，其主张略有异于合肥；而关于任命人员，则夹袋中各有人物而已。至两方之交际，则目下固甚圆满也。国民党现绝迹于北京政界。今日尚有地位者，只有三人。蔡元培之大学校长；王宠惠之法律编查会会长；文群之公府秘书是已。然三人者亦绝与政治不相干也。

（九）

敬密报者：

顷据陆军诸议马锦春（此人系陈炯明一系，由广东回京甫两旬有余。前池到粤，渠以黄陂派代表金永炎、李书城到邕会议情形见告。经由福州电陈。）秘述："孙派之蒋尊簋图浙，柏文蔚图皖，季雨霖图鄂，于右任图陕。浙事已发动（今日《京报》披露），而柏率刘德裕、端木横生、李晓岚、岳相如（皆皖人），季率聂豫、刘英、向海潜（皆鄂人），分寇皖、鄂，正在暗中积极进行。于亦密遣心腹往西安运动兵警，并宣布陈督军③戕杀康毅如、宋向宸等罪状。孙、陆④现已决裂，陆派已议定攻闽、鄂。故孙派亦力辟其势力范围"等语。

---

① 阎锡山时任山西督军。

② 张国淦时任农商总长。

③ 陈树藩。

④ 孙中山、陆荣廷。

谨密报闻。

十一月二十八日谨呈

（十）

敬密禀者：

昨晚又晤府顾问郑为成（南京人）及其他身在北而心在南之诸乡友。有称皖局最迫，柏文蔚已潜赴安芜（并言有孙少侯①偕往），安武军马联甲部下已有联络者。有称鄂师长石星川部下经南军运通，而旅长朱兆熊尤不妥靠者。有称陆荣廷非达到包有粤、闽会师武、岳之目的后，决不真心肯和。近悉桂军到长沙，唾手获得北军近万之枪炮，喜为天授，尤非贯彻前说不可者。郑为成则谓唐继尧、章炳麟等，坚持乘机推倒河间。孙贼伯兰②独为河间疏解，以恢复旧国会为交换条件。未谂双方能否办到。而中华革命党一派（即孙文派），则谓河间成则总统，败必复辟，万不可维持之。故图浙、图鄂，皆属该党分子云云。谨密报闻。

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一）

敬密禀者：

窃舍弟由港旋沪，将其离港时购阅上月二十五、六号之港、粤报纸内揭载最确之西南情事、裁下寄来。又南京刻成为西南党人俱乐部，有旅苏友人寄来一缄，可以证明。统呈誉览。

重失岳危，长江大势已去。主战之人，几于到处皆是。而首倡和议，堕人术中之李秀山③乃亦知风头不利，故为掉转篷角之江电，

① 孙毓筠字少侯。

② 孙洪伊字伯兰，众议院议员，一九一六年曾任内务总长，时极力反对段祺瑞。

③ 李纯字秀山，时任江苏督军。

预留防备失败地步。至此，而我公于池上次晋见面谕之言，日渐效验。烛照之明，实深折服。彼李秀山一械体武人，不足深责，独公然承任责阁，内怀险滑，外表肫诚之聘老①，对此局面，其亦歉疚于中，而肯认负国负友否耶？尤诧者，院秘书长例由负责任之总理自辟。聘老乃用河间之灵魂恽氏②，显系府院合手，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矣。池辈之不能隶属恽氏当差固矣。而国人之必不容项城时代之总统制，复见于今日。窃谓亦意中事耳。呜呼噫嘻！祗叩崇安。凤池谨密禀。

十二月六日

（十二）

敬密禀者：

窃舍弟今早寄到密报，谨照缮摺附粘裁报，呈乞鉴誉。南方假和议为简军实之计。苏、赣各督军被其欺。元首及琅玡总理③又受各该督军之欺，硬造成目下不可收拾之局。外交方面复生波折，府院乃如做梦渐醒，又来乞求合肥。合肥真是公德公心，居然前日竟偕琅玡入府会议。窃衡现在大势，合肥自终不能不出而援手。然而在上、在左右者，多属豺狼，保无谈笑之中不另设其他陷阱？过于坦率以应，似未免实心待人。我公知合肥最深，或早见及。敬再摭臆，伏祈朗照，祗叩钧安。池谨密禀。

十二月十六日

① 王士珍字聘卿。一九一七年十月任国务总理。

② 恽宝惠，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五日任国务院秘书长。

③ 指王士珍，琅玡为王姓郡望。

（十三）

敬禀者：

本日午间，呈上意见书及港报二份（二十六、七两日的），谅达钧阅。兹又据舍弟由日邮寄来裁截港报数小纸，系揭西林①与河间、王总理密商停战组阁情形之电。又李纯与陆、谭②迁就和议暨直隶暴乱议员致李之电。又论黎天才自主并其宣布日期（《京报》载黎独立通电系十六日，港报载系支日，伪差旬余）。谨续呈誓。舍弟函称，宁省署中人言："李纯与王聘老、岑三③实一鼻孔出气，非达到能和之目的不止。即孙文、唐继尧二系难于濬说，亦必使陆系就范。沪宁火车上几于日日有李、岑代表踪迹来往。李之代表不定。岑之代表则为赵正平（字厚生），其人连日并无更易"等语。合并上陈，祗叩钧安。池谨密禀。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六钟三十分

（十四）

敬密禀者：

窃十八日府令，特派段前总理督办参战事务。参阅报揭王总理十四日亲约合肥入府会议一节，督办一席或已得合肥颔承。现在中外论调，佥以王总理遇事模棱，不负责任，大起非难。（东西报皆不满意，中国报如十八日《顺天时报》，亦有王总理不符人望之登载。）而此项参战事务，尤关系各协商国对我东亚现在及将来种种问题。合肥为首先主张之一人，列强所深信，慨然出而担此艰巨，为

①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

② 陆为陆荣廷，谭为谭浩明，时任广西督军。

③ 指岑春煊。

王总理分责，实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虽然以池愚虑，窃有所陈：第一，参战权限以责任内阁言，本属阁权。今以划归督办，应如何详晰支配，始无牵掣而免偾事。然此应由督办裁行，非池所敢言。次则出师计画。然督办机关如设置参谋处，应由参谋处拟议，亦非池所应言。兹之不能已于言，非在计功，乃在防弊。有形之弊尤易而防，无形之弊最难。无形之弊维何？我国之人造福率不足，为祟实有余。合肥征服西南政策，本属操券而行。乃竟为主和者所祟。参战政策似不能不援以为鉴。考征服西南政策被祟之先兆，在于合肥黜张、谷①，河间用张、谷；合肥远岑、孙，河间亲岑、孙（月津贴云阶、伯兰各数百金）；合肥撤朱兆莘②，河间用朱兆莘。事事背驰，特事前人率不甚注意耳。今参战政策似闻亦有祟潜伏。以廕昌长参谋部，其阴谋人已言之，各报亦多揭之。惟亲德派之孙宝琦，当合肥柄政时，因极端反对绝德，已逍遥西湖，声言决辞却税务督办一职。讵合肥甫一下野③，彼乃不崇朝而返京。此中内幕，人或未知。孙于未与德断交之前，曾受辛慈④密托，往宁游说河间。并电约杨晟⑤（杨与孙同谱，且后先使德）亦到宁、徐（时张少轩⑥驻徐），说冯、张反对。故河间于对德问题未决时，默不赞词，孙实有以使之。又孙与张勋因同为汉冶萍大股东关系，颇不直合肥对张之手段。河间之倚重孙，上次并欲

①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段祺瑞继续任国务总理，张耀曾出任司法总长，谷钟秀出任农商总长。皖系军阀藉口张私运烟土，通电反对，张始终未就职；一九一七年六月谷亦辞职。

② 朱兆莘清末留学美国。民初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兼咨议、参议院议员。一九一七年二月任江苏特派交涉员，后为段祺瑞免职。

③ 段祺瑞于一九一七年十月辞职，王士珍继任国务总理。

④ 对德绝交前德驻华公使。

⑤ 杨晟字少川，曾任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上海交涉员。

⑥ 张勋字少轩。

徵其出踵合肥组阁，其意可以想见。又据解朝东(丹徒人，留德毕业生，与陆部司长丁锦善)告池："辛慈出境，廕昌及在京留德学生团体，均以私谊往送。辛谓廕曰：'敝使力不能扶助贵国留学敝国诸君，使有二、三人出膺方面，可向贵政府建议，公力顾亦不能致。大家坐视贵政府出此仇德举动，深为可惜'云云。廕聆辛言，几欲堕泪"等语。是廕对合肥之意，暨河间用廕之意，又可想见。更闻前江南陆师学堂、陆军小学堂，用德人贝来法为教习。山东坊子铁路巡警学堂，用德人司德赐为教习。各该堂学生现颇有暗任德探者。又上海留德医士朱寿田暨与前驻沪德副领斯谋交好。现公共廨会审委员王崧生亦涉德探嫌疑。其他类似孙、廕与朱、王者，或尚不少，似足为参战之障碍。即隐蕴无形之弊端，履霜坚冰其来也速。与俟对付于事后，毋宁防弭于未然，为得计也。

若夫有形之弊，则接济协商国粮食、牲畜一端，最为商民所疾视。此无他，虑竭己所需以供人用也。是宜于实行接济之前数月，遍察某处米多，某处面多，某处牛羊骡马多，先期集款，预遴委员，分投采办。且宁一物采自数处，勉经办人以勿存惮烦之心。万勿一处兼采数物，使该地方茹舍己从人之痛。如是则于商民毫无不便，怨咨亦自不生。惟此无形之弊与有形之弊，真能悉使化除，窃谓非从调查着手不可，非从详确精细调查着手不可。而调查之人与办法似尤非预为指派拟定，期能实有裨益不可。敬摭管见，伏祈鉴詧。可否赐转合肥督办酌采之处，出自钧裁。马凤池谨密禀。

(十七)

敬密报告者：

窃近局最危险之点，曰粤，曰川。川省得吴查办使① 带兵前

① 吴光新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

往；再得傅督军[1]驻湘策应，兼扼滇、黔之吭；自可无虑。惟粤自孙、唐、程[2]先后窜入，闽广州、汕头一带，风鹤时惊。徐绍桢甘作孙文走狗，顷密派其旧部锺骏德，即锺毓琦（湘人）等多人，至闽运动兵警。查徐曾由李勉林[3]奏调到闽，襄办该省军警暨武备学堂，锺骏德与现任福建警务处处长俞绍瀛均曾在该省武备学堂毕业，为徐之学生，且系多年部属。并闻徐部之在闽者，实繁有徒。孙亦乐得利用徐暗为联闽，冀可与广、汕一气。目下粤、闽势甚岌岌。凤池顾念职责，缅察时机，情愿即行到沪，附海舶先驰往广、汕，实地详细调查。然后再折回至闽之厦门、福州，浙之宁波、杭州，一查情形。报告均拟由日邮呈递。脱发觉紧要敌情，似宜用电报，以期快捷。应否俯赐饬发密码本一册，以便秘携应用之处，出自钧裁。再侧闻战德案不日宣布。上海德侨尚多，敌党隐与勾结为祟，早有所闻。一俟粤、闽、浙查毕返沪，即行密侦详切禀报。合并陈明。调查员马凤池谨密上。

（十八）

敬密略者：

窃阅报揭前湘督傅良佐上军法会审摺陈内有：驻湘外人报告，北方某要人与陆有密约，江西决不出兵援湘，拟藉此倒阁。又二师乌委员报告：前赴京代表有公府陈某面告，此次易督，实非府意，你辈可决力反对。又武昌王督军[4]言，前一月已有某处派人来言，十日内非倒阁不可。又湘人开会调停战事称：接郭人漳[5]等来电，谓

① 傅良佐。

② 孙中山、唐继尧、程璧光。

③ 李兴锐字勉林，光绪29年至30年署理闽浙总督。

④ 湖北督军王占元。

⑤ 郭人漳众议院议员。

奉大总统谕办理各等语。是王、范[1]两司令及其所部私通谭、程[2]诸逆，不战乞和，系由府主使，已有铁证。二月五日拿办谭浩明等令，内有："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一语。王、范固属公然附乱，然按之军律，考之证据，犹属从犯。而公府实此案主犯。府中陈某、郭人漳与驻湘外人口中之北方某要人等，又皆此案共犯。例应一一提案，切实讯明，分别发落，方合手续，亦方算公道。若但以令文遮饰耳目，而黑幕中之真正要犯，概令逍遙，名为惩处，而实不至，则是公府乃绿林秘窟，元首乃鬼蜮变相。无理、无义、无法、无天，不惟军令直禽言兽语之不如，又何以对是役在湘受累枉死之无算兵民于地下。

窃以此案发生于段内阁时代。段内阁为负责任之内阁。依法理言，合肥于此案，仍应负责，即于案中之傅氏，仍不得谓无关系。管见似可由合肥径函军法会审，或函致河间转交军法会审，严比傅氏。一则示不袒傅；一则抵制河间，使亦不能以袒王、范者袒己。并另知照傅氏，函促军法会审速提王、范一干人证到案，以便亲自投案对质。务使溫犀禹鼎悉露奸谋。河间与王总揆虽极厚颜，届时似亦立足不住。近则腾笑举国，远且遗臭万年，不无稍稍快人心而裨大局也。

再就拿办谭浩明等之令细按之。此令颁后，西南寂未反对。冯玉祥且中止援闽，电倡主和。岑西林、谭组庵等与中央和平通电如故，磋商妥协条件如故。旅粤议员复驳不允复旧国会电内，称颂河间，原谅河间，又如故。谓非事前预有信使，向西南声明，系以此令敷衍主战督军，并非意在决裂，其谁信之。无怪连月来表面主战，内幕乞和；口头言战，手续向和；文告宣战，事实促和；光怪陆

(1) 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于湖南长沙通电主和，并自动停战撤兵。

(2) 谭浩明时任广西督军，程潜时任湘军总司令。

离，如醉如梦之政局，日趋于沉迷而不醒。湖南坐是不守，无论矣。而粤龙[1]亦饷援俱绝，川刘更败困不支。川、粤坐是濒危，亦无论矣。而百姓何辜，罹此大劫。生既不易，死又不能。少有人心，能勿疚痛。欲使此醉梦政局赶紧结束，出苍生于水火，拯天下之疮痍，计惟有纠合热心救国主持正义之各督军，一面将政府一月三十日、二月五日之催眠术命令里面似是实非之点为之揭穿。一面料量会师，分六路讨逆：一出福建汀、漳，捣广东之潮、嘉；一出江西赣州，扑广东之南、韶，以与龙济光会合；一由江西萍乡击湖南之株、醴；一由湖北荆州逼湖南之澧、辰，以与张敬尧等会合；一由湖北之宜昌，直趋四川夔、万；一由陕西之汉中，横攻四川保顺，以与刘存厚会合。各路布置妥当，先要请中央续下讨伐川、粤之令，俟令下，即进行。如中央游移不允，迫得自由行动，国军所经区域，如有藉口阻拒，致碍戎机，即以附逆论，一并讨剿。是非功过，付之公论、盖所争在千秋，不在目前也。于军法会审，则揭其停战倒阁之谋。于讨伐粤、川，则破其明战暗和之计。经不可守，行之以权。常不克通，济之以变。夫如是大局挽回，或尚有万一希望。否则通敌之巨案，必轻轻取销；召亡之和议，必渐渐成局；行见秦、鄂遍属党匪；（秦之胡景翼、郭坚[2]等，鄂之唐克明、王安澜[3]等，已有蔓延之势。）入川之道尽不通；闽浙拱手，西南剖瓜之祸，且立见。尔时再言讨伐，亦实无从下手。吾其左衽，呼管仲而不来。国且无存，为三韩而弗得。言之心悸，用敢渎陈。是否可行，伏祈鉴夺。池谨密略。

二月十七日

---

① 龙济光曾任广东督军，袁世凯称帝失败，龙盘踞海南岛。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由海南出兵攻粤。

② 胡景翼、郭坚时在陕西举兵反段，称陕西靖国军。

③ 王安澜湖北第三师师长。一九一七年宣布独立与西南取一致行动。

（十九）

敬禀者：

据旧友鲁人王讷、朱紫垣面告：该等此番代表山东各界来京，晋谒府、院，力请抗议日设民政署，暨以张树元代督鲁，并实行军民分治事，前后四见王总理。王言："子志①不谙民政，意在兼省长，多报军费。中央夫岂不知，故令充任司令。原欲其督师离鲁。第一步即代以张树元，二步即另派鲁省长。此层略缓，总可办到"云云。此虽系敷衍鲁代表，然王对于张子志，其意见亦可想而知。谨以上陈，附港报一份，统乞赐誉，恭请钧安。池谨禀。

一月九日下午六钟

（二十）

敬禀者：

据舍弟来函，南京久已特别戒严。镇江、苏、扬等处每晚亦特别戒严。驻镇师长杨春普于火车埠检查一节，尤极严厉。盖受李纯之密令。驻扬马使玉仁则似阳奉李令而不十分切办，或马与李无大感情，尚未至为其鹰犬也。南京有电，由同仁堂乐四宅转杨少川，嘱速回。池料在宁与杨善者，只有温世珍②，或以宁与皖、鲁将开始冲突，故电杨速南返，亦意中事。似皆李纯决心逞逆之蛛丝马迹也。附港报一份，统乞钧誉，祗叩崇安。池谨禀。

一月十一日

---

① 张怀芝字子志，山东督军兼省长，后任援粤总司令。

② 温世珍，曾任浙江特派交涉员，外交顾问。时任江苏督署参议。

（廿一）

敬密呈者：

窃近之祸胎有二：一为讨伐令之限于对湘，一即联邦制之动议是也。河间由主和变为主战，实屈于大多数主战者之团结力有以致之。深恐不服从多数，彼之总统地位将不保。然又恐因主战之故，遽下全部讨伐令，开罪西南诸大伟人；该等将移仇合肥者仇彼，到后直无可以言和之余地；彼之总统地位，仍将不保。故讨伐令只及于湘之谭、程而止。此表面也，此人人见到者也。查其实际，尚另有眞因。暗助河间，以和挠战，人皆知有李纯、陈光远① 二、三人耳，所太息痛恨以为可杀者，亦此二、三人耳。据池所闻，河间素来骑墙，本无一定政策。而以和战之阴谋，乃实倡于京中向不露面之三数大员。当河间尚在南京，即节次密通声气，冀博其欢，图后来之富贵。河间犹强半为之傀儡，李、陈等更傀儡之傀儡矣。此三数大员维何？文则庄蕴宽、孙宝琦（不止庄、孙，庄、孙最著）等。武则王芝祥②、李长泰③（亦以王、李最著）等。譬之机器，该等实关捩，河间乃螺旋，李、陈乃机器之架子耳。请摘揭该等历史，暨与河间关系，以徵实之。

当庄蕴宽督办桂边防务时，陆荣廷方为统领，即与交好。嗣陆因其养子裕光残杀发妻，（裕光及其妻故皆悍盗，隶陆部，陆爱之，收裕光为养子，以其妻与配。其妻因裕光欢一妓，一日正在妓处宴客，猝挟枪撵往，击伤该妓。裕光怒用乱刀将妻砍死。）怒欲论抵。

---

① 陈光远时任江西督军。

② 王芝祥清末任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时任广西北伐军总司令，后为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

③ 李长泰曾任北洋第八师师长，时任北京步军统领。

庄闻耗驰往劝释。有调停骨肉之功，陆事后甚德庄，与通谱，凡事惟庄是从。上年陆晋京过宁，止宿河间署内，款洽备至。系庄为特别介绍，而即陆与河间订交之始。（庄为陆致河间介绍书内，有"公为近代军阀首班，陆为草泽英雄特色"二语。庄尔时极反对徐州会议。陆过徐未越宿到京，不住将军府，并不俟督军团开会即回，皆庄使之。此据庄左右见告，因与誓守秘密，故隐其名。）河间现时时召庄入府秘议，皆为说陆就和起见。

孙宝琦则以绝对不赞成战德，与合肥不洽，前已报陈。然此系支因。尚有一总因，即系别关系是也。盖孙与徐（菊人）①、杨②（杨士琦号杏城，安徽人）为一系。徐、杨均不以交通系之梁（燕荪）③、叶（誉虎）④、曹（润田）⑤等为然，而合肥则与之接近。心理既属背驰，臭味自然凿枘。孙在沪语杨少川曰："合肥欲为石敬瑭，而以日本为契丹耳。"此可证明支因之说。又曰："左手降龙，右手即可放燕。"（指燕荪说紫宸，为合肥帮忙，藉以开脱自己缉案。）此又可证明总因之说。（二说皆杨少川亲告池。杨因开缺，不慊于合肥。）河间耑亲合肥所疏之人，利用之以与合肥对垒。故孙亦为主和黑幕中最有力人物之一。

至王芝祥，本隶籍民党，且为西林旧属，而有感情。其对于合肥态度，可无待言。李长泰缘马厂誓师一役，受制于王汝勤，后未得督军，颇以为憾。钧座谅稔知之。河间于下讨湘之令前数日，正以西南条件极端不肯退让，愤怒欲绝，大有欲口吞粤、桂、滇、黔，手

① 徐世昌字菊人。
② 杨士琦，袁世凯亲信，曾任政事堂左丞。
③ 梁士诒字燕荪，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税务督办。
④ 叶恭绰字誉虎，时任交通次长兼铁路督办。
⑤ 曹汝霖字润田，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

刃岑、陆、唐、刘①，以致决意从曹、张之请，下令讨伐。惟全部的讨伐，抑一部的讨伐，正在集商。而此庄、孙、王、李者，先后拚命说劝，只能以讨湘为范围。谓以和始，须仍以和终，俾留转圜地步。并由庄、王、李三人分电岑、陆，转致自主各省，声剖讨湘为万不获已情形。明为毗助河间，抵制合肥。实则专为自己，不顾大局。厥罪不更浮于李、陈二督万万耶！不去李、陈，和议不止；不去若辈，和议亦仍不止也。

若夫熊希龄之通电，倡议联邦制，其设计又大可注意。辛亥反正，熊旅沪极无聊，与孙、黄亦向未通情愫，陈其美尤訾其赞佐端方为不可用。曾几何时，而熊竟一跃而长南政府财政。其中得二人力，一张季直、一谭组庵②，而谭力尤过于张。熊与谭契。谭与黄兴契，乃荐熊于黄。黄又代向彼党各伟人一一道地。熊、谭有此一段渊源，故私情弥笃。上次合肥撤谭易傅③，熊暗代不平。近见合肥势力又将压倒河间，知将来各派势力之中心，仍非合肥莫属。是以乘机建联邦之议，冀使省自为治，而中央不能集权。湘人治湘一层，彼时无虑不可办到。表面上又实系堂堂皇皇一种政策，并非专为湘省，亦非左袒西南而右袒北派；更非臂助组庵，而足踢合肥（据财部参事凌文渊面告）；此熊氏之阴谋也，此熊氏之深意也。窃谓姑不论熊氏倡议联邦之里面何若。即第以联邦论，按法律，中央集权不集权，并不关联邦不联邦。美联邦而亦中央集权；法非联邦而反地方分权。是先进共和国已有前例。考历史，我国在春秋时，官出世家，朝鲜幸位，人民权利思想尚未发达，乃终之以兼并攘夺之祸。至秦废封建而始统于一。今则人人谋为元首，人人思作盟

① 刘显世。

② 张謇字季直。谭延闿字组庵，曾任湖南都督、督军、省长等职。

③ 傅良佐字清节，一九一七年八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

主，联邦制果行，必格外互角交争，杀戮不已。始由统一而趋于破裂，继由破裂而日复洪荒时代，洪水猛兽之观，终且由外人入而代治，必然之事也。考之历史则如此，按之法律则如彼。又况熊氏之为此议，实有其阴谋深意存焉。不破之，乌乎可！

管见以讨伐令之限于对湘，与联邦制之动议，皆祸胎者。职此之由，欲祛此祸胎，似不得不企望合肥之复出。现在国家存亡问题大，个人出处问题小。出而可以存国，似宁舍小就大。凡百皆暂且牺牲，挺身一出可也。若但慎重个人出处，不计国家安危，殊非丈夫所为，尤负苍生之望。窃以王总理不辞去则已，如拟辞去，而挽合肥自代，似宜简直承诺，勿予固辞。盖合肥不出，永无以收戡定西南之效，使和议不戢自消；亦永无以见统一南北之期，使联邦无从生议。大祸之来，即在眉睫。个人独善，国家何堪。迫切陈词，自知冒越。可否核转，伏祈钧裁。凤池谨密呈。

二月十日

（廿二）

敬禀者：

拟呈密略一件，乞赐督核。冯玉祥据武穴，通电主和①，据杨少川管家魏宾飚称："陆朗斋②到沪，迭与柏烈武、孙少侯接洽。全为对付皖局，协助赣、宁"等语。（魏久侍杨，习见杨与陆朗斋来往，所述或不虚。）此番冯敢屯占武穴，必系恃陆说得柏、孙在皖民军之暗助。似宜密致倪丹帅③特别注意，祗叩钧安。池谨禀。

二月十七日

① 冯玉祥，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在湖北武穴（今广济）通电主和，要求南北罢兵。

② 陆建章字朗斋，曾任袁世凯北京政府军政执法处长，陕西军务督理。时为冯国璋主和及对抗皖系进行奔走活动。一九一八年六月为徐树铮诱杀于天津。

③ 倪嗣冲字丹臣，时任安徽督军。

（廿三）

厅长大人钧席，敬密禀者：

窃查得李烈钧一再派其旧部入川，全由岑指使。岑欲乘机攫取川督。远目的在联合粤、桂、滇、黔，巩其势力。设现内阁对德政策万一失败，彼党遂挟其西南之局，另组政府与北断绝。近目的则孙、陈①（前内、财两总长）倒后，因而失其位置之一干彼党人物（虞熙正之父汝钧，即其一也），皆可入巴巫以立足，且收群力群策之效。此岑、陆、李等之阴谋也。并闻陆深厌朱庆澜长粤，思保庄蕴宽代之。（庄曾在粤任太平思顺道，项城谋帝制时，陆即电庄赴桂，互筹发难。庄未敢承。顷代朱长粤事，陆在京已与庄商妥，特待时始行耳。）岑拟议如获川督，则保周善培为省长。此据潘月樵告池，甚的确。（潘曾随岑带卫队入闽，现除演剧时间外，即到岑寓伺候。潘又拜过杨少川门，其附乱缉案，由杨代取消。由池经办，故与池熟，遇事颇肯为池言之。）谨以驰陈，虔叩崇安。凤池敬密禀。

四月二十四日

（廿四）

厅长钧席，敬密禀者：

昨日（十八号）以前各函禀，谅蒙垂览。窃以总理②此番可不为敌党所摇撼。则以外人论调，均左总理而右敌党。故敌党受外人牵制，不敢对总理外交政策为十分激烈之反对也。然似有宜万分注意者三事：（一）惩治请愿团之白亮等，勿使稍生枝节。（今日《新闻报》专电阑内载，白亮在押之愤语一则，有："到不得已，我只好将

① 孙洪伊、陈锦涛。

② 段祺瑞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再次出任国务总理。

事之始末，尽情吐出”云云。日副领西田氏阅之，颇疑系政府主使。日领署卓繙译适来告池。）（二）改组混合内阁，表面上宜有诚意让权的表示。使敌党深信，岑极想督川，次则入阁亦可慰其渴念。岑果入彀，陆或亦无异议。孙、唐等本无实力，又无藉口，欲再事反对而不能。（三）各督军议欲解散国会之谣风甚盛，易乱听闻，宜有以戢之。据闻敌党渐有让步，但视上列之点为转移。外人亦于上三者特别注视，苟能用手段对付，于目前光明而且完密，则益动外人倾向，杜敌党口实矣。敢贡管见，仍乞钧裁，祗叩崇安。凤池谨密禀。

五月十九日

馬凤池密报“乙”

池字元号万密报告

据查丁世峄① 以三大阴谋，倩郭同②、杨永泰③ 说陆荣廷采用，岑春煊、陈炳焜赞成之：

一、两粤、滇、黔与罗佩金④、谭延闿一致赞助与德、奥宣战，冀不失协约国欢心，减少中央疑意。一面由陆濬说刘存厚敌周道刚⑤，输械熊克武⑥，拒吳光新，反对傅清节代谭延闿。俟六省携手布置妥定，再公布与中央脱离，打消孙文先在粤建政府之议。并以孙曾反对宣战案，致电英首相发表意见；自不便前后矛盾，复赞宣战。已说令暂行置身事外，并撤其驻沪代表之温世霖等回粤矣。

二、利用河间抵制合肥临时参议院政策。孙文、章炳麟原主张

① 丁世峄字佛言，进步党人，曾任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

② 郭同，众议院议员。

③ 杨永泰，参议院议员。

④ 罗佩金，一九一六年七月至一九一七年四月，曾署四川督军。

⑤ 周道刚，川军师长，一九一七年七月代理四川督军。

⑥ 熊克武，国民党人，曾任四川重庆镇守使。

黄陂复位。丁酋知黄陂不能相强，且其人亦实不足有为。决议改戴河间。设临时参议院成立，则下届大总统必属之合肥。故必以打消临时参议院政策，为改戴河间之根本手续。西南之争续选，河间之主候西南同意，孙洪伊之密使赍书，谷、张之晋京，温世霖之弟世珍游说宁、鄂，缘此获得苏督署参议。（河间密嘱李督委派）皆含有打消临时参议院政策之关系。广州开非常国会，在香港包租平安旅馆、东京旅店为招待议员事务所。港至广州并置有包轮，轮备西餐，闻确有河间助款。（闻诸前副总统府、现公府秘书丁传靖君。丁亦丹徒人与池同乡。上月下旬，始由宁北上。）则河间似已为丁酋利用无疑。

三、破坏一万万元大借款及美借款。汪兆铭、李烈钧电巴黎，张继、章士钊往东京，冀使大借款不成立；唐绍仪电华盛顿，冀使美借款不成立。即以妨害合肥军事计划，推倒新会①财政地盘，捣毁进步党势力。一策而数用之也。

再李酋烈钧实于上月中旬由沪赴蜀，助熊克武扼重庆。上海党人机关随在皆是，而强半仰给于寓法租界新民里之孙洪伊。至孙酋款项来源，则尚在调查中。合并报告。

九月二日

池字第三号报告

一、舍弟据陆部差遣兼江苏督军署差遣赵光（赵之妻张氏，与河间已故周夫人同学。河间督苏时，赵妻浼周荐赵充督署差遣，至今无恙。现为李纯耳目。池家与赵同乡，而世交者也。）详告：南方派现在宁议和者，实分三系：一、陆系②；一、唐系③；其一则中华

①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

② 陆荣廷桂系军阀，时称“两广护国军”。

③ 唐继尧滇系军阀，时称“靖国军”。

革命党系是也。三系意见迥乎不同。陆系意见：第一须握两粤全部之实力。第二须以湘为附庸。故一方令刘志陆等亟亟攻潮，且以莫荣新代陈炳焜督粤。一面使桂军陆续开赴长沙，表示不去。可以概见。至总统，黎复位可，冯继职亦可。国会，复旧可，新召亦可。不绝对争执。中华革命党系则主张：乘此下武、岳，取闽、浙，奄有沿江海各直省。再实行议和。可和则和，否则与北分裂，另组政府。唐系初与陆无甚出入，近缘不甚得志于川，又继章太炎力说，渐与中华革命党取同一态度。

又唐系亲革党而疏陆，尚有一大主因，即滇军在粤不能受陆与桂军同一待遇是也。顷滇军师长方声涛、张开儒已与革党魁陈炯明一致提携，大举寇闽。凡革党系之旅沪、旅京人物，纷应陈之召，以与寇闽之役。顾革党中亦有意见歧出者。附和陈炯明等之急进主义，则有程潜、季雨霖、石星川、柏文蔚、蒋尊簋诸逆。而与此诸逆同一目的，惟主张缓进，则有拥戴岑春煊之钮永建、李烈钧、冷遹、章梓等。该等藉口天津会议激烈，若不暂适可而止，恐遭反动。实欲暗中曲成岑獠此番调和之功，俾可出继聘老组阁。而该等亦日即活动，协力徐图芟锄北洋系。此派势力最盛，府中张、谷、王铁珊暨庄蕴宽、金永炎、张其锽皆与一鼻孔出气。惟其议和之必要条件，在复旧国会，改组混合内阁，与急进派之首在占据沿江海殖民地主义不同。革党中急进、缓进两派，与李纯关系则又有区别。急进派与李近，缓进派较远。盖急进一派，以小孙、大孙为领袖，旧议员温世霖，乃二孙之灵魂。温之胞弟世珍为李纯谘议，李事事由其借箸。唆使王、范请和，阻止冯玉祥援闽，李实为温之傀儡。温实欲藉以贯彻彼派之急进的政策也。至缓进派系岑为之首。岑拟议自组内阁，由旧国会集合后举陆为副总统。李纯涎弋副总统颇甚，尤忌岑直接向府电商，一切不由宁转。故不惜恝置府意于弗顾，而专赞急进派

阴排缓进派云。

一、此间陆部诸议陈雄洲(浙人)、马锦春、李竟成(均池同乡)等多人，系属陈炯明一系，今日领到部薪，明日即南下驰粤，佐陈逆图闽，以后月薪举托定友人赴部代领，又闽事危机之一证也。

十二月十日

池字第四号报告

今早据舍弟由日邮函报各节，照录如后：

一、南京会议数次，陆代表龚政、唐代表赵其绽、非常国会代表赵世钰均坚持复旧国会、□旧约法、惩段系要人、依法决定继任总统四大条件，不肯让步。陈光远代表徐沅甫与李纯灵魂温世珍，拟约龚政、二赵北上，谒河间面决。龚等辞以衔使命来宁，只以在宁为限，他非所敢闻问等语。是已无调和余地。而温世珍与其兄世霖(孙逆洪伊代表)犹欲强和。尚梳角拟单以复旧国会一条硬行调和。一面派白建武到粤、桂疏通，一面电公府承认，一面电乞谭浩明勿再攻岳。更一面预备和议不成，则决与西南取同一行动，已将宁垣军队自由更动防地。殊不知谭浩明与莫荣新已互议添兵攻岳，而李纯犹梦梦也。谨将西南坚持四条件，温世霖与李纯主张及谭、莫增兵攻岳之粤、港新闻，裁粘于上，请赐参阅。

一、粤友密告：攻闽路线原由粤督参谋处拟议，分五路进兵：一漳州、二汀州、三上杭、四诏安、五海路。近缘攻闽第一军总司令李逆烈钧反对此项方略。谓上杭、永定、龙岩等处与赣东毗连，地介边鄙，非必争之点，且易受赣军之夹击。又查各该处距闽垣约千二、三百里，经过邵武、延平、建宁、泉州四府数十县，尤多山路，险峻难行。不如由饶平、黄冈出诏安、云霄，直达漳州，地势平坦，师行便利。计程由黄冈至漳五百余里，漳至闽垣二百余里，亦较捷近。已

决率第一军由饶、黄进袭。其攻闽第二军总司令陈逆炯明，则以所部一半为李援队，一半掩护海军趋闽。惟粤库如洗，饷项无出，子弹亦不彀用，仰候桂援甚亟云。附粘粤借桂款之粤、港新闻于上，请参阅。

一、粤友人称：伍廷芳由沪驰粤，唐绍仪亲诣广州。实缘孙文以军政府名义，委派邓耀为招抚局长。局址设于广州省城，招退伍兵丁，抚绿林豪杰。并派局员刘达、刘权分往新会等处，带有军政府招抚伪示，随地张贴。莫荣新密电白陆。陆大怒，以孙干涉军权，复莫立函孙取消该局，否则强硬对付。孙左右拒不允，几大冲突。由吴景濂密约伍、唐出面调解，以维持孙逆地位；一面劝孙撤消招抚局，现已无事。伍电河间，称系到粤作南北调人，乃欺人之言也。

一、李长泰确有暗附李纯之说。南京督署中人有谓其为濬说王氏兄弟在湘停战之功臣者。附裁粘粤、港报请参阅。

十二月十六日

附：

（一）吴景濂致李纯电

急。南京李督军鉴：

俭电敬悉。谬承奖借，复辱使人，感愧何似。国事纷纭，于今为极。推原祸始，皆执政者一念之偏私，与三数佥壬之推波助澜，有以致之。遂使国家人民交受其害，良可慨也。今日之事，所争者法耳。国会同人与西南将帅，迭次宣言，拥护约法，维持原有国会，惩办祸首，依法解决总统问题，志在护法而已，夫岂为私！舍法而别图和解，乃屈正义以循暴力，纪纲堕地，国将不国。明公领袖群英，坐镇江左，一言兴邦，万民瞻望。既怀息事宁人之意，宁无弭乱护法之方。尚希俯采庸言，登高号召。则目前纠纷自不难崇朝而罢矣。临电驰依，愿闻后教。吴景濂。东。

（二）岑西林望陆使坚持到底

昨有某语人云："余此次赴沪，敦请岑雲阶来粤，共襄护法盛举。岑对

余云：余（岑自称）对于陆幹卿最近之举动，颇为满意，甚望其能坚持到底，惟田承斌①为人如此，而幹卿犹用之殊可异也。”

（三）调和未易就绪

自直、鄂、苏、赣四省督军电请南北停战议和后，谈时局者，咸谓大局不日定有和平解决之希望。顷从各方面观察，此事暗中阻力尚多。恐所谓调停之说，不过如泡影昙花，瞬息即灭。即如两军商议退驻地点一层，在南军则要求北军须全数退出岳州，湘省各地须完全由联军驻扎，方有调停之可言。而驻岳州之北军，则以本军驻岳有年，一旦令退出湘境，诸多窒碍；且未奉大总统明令，亦无擅自退兵之理。即此一点，目前尚未解决。且闻陆使所提出四项条件（已见前报），必须坚持到底，绝无退让之余地。基此种种原因，故逆料南北现势去和平之局尚远云。

（四）温世霖与李纯谈话

一星期前，温到宁见李督军，询问收拾大局主张，西南各处有无回电。李督军云：梧州陆幹卿有回电，只言成立国会；对于旧国会并无表示。云南尚无回电。吾绝对主张根本解决，因舍恢复旧国会别无办法。惟希望西南勿再有严苛条件，致惹起反动，调停又生困难。现已分派多人向两方面疏通。总望大家以国家为重，一切问题应由法律解决云。

（五）李纯电告岳州无增兵事

长沙谭督军鉴：

宥电，勘、艳三电同时奉悉。淡于权利，而以用舍归诸中央；停止作战，昭然大信；皆足见顾全大局之盛心。深所钦佩。查岳州驻扎国军由来已久，况此次系由前线退而至此者。鄂、赣并无增加军队之事，或因鄂境土匪不靖，稍有移动布置，以保地方公安。现在根本问题既已解决，断无再行作战之理。请勿误会。甚盼我公转知湘、桂各军，勿越湘阴、平江县城之线，而后自无冲突之虞。现正与陆幹老电商，两方部队敛兵弛严，指区分扎，解除作战情形，各保防地治安等办法，尚未奉覆。至驻湘客军一节，系属尊部条件。现因解决大局问题，故未议及于此。然将来必有和平办法，以满湘人之心。乞先慰藉，以免怀疑。俟开议后，自当以次提出，解决亦必不远。特此覆闻。李纯。东印。

---

① 田承斌曾任广西财政厅长。

(六) 莫代督进取岳州之主张

莫代督以湘、桂、粤联军现经集合长沙。据前敌电告,竟有暂行停战之说。昨特飞电陆巡使、谭总司令。略以岳州地势处长江上游,为军事必争之点。刻下王、范北军退集岳境,皖、鄂两省亦增兵赴援,其为阻止我军前进,已无疑义。此时若不乘势进攻,收复全岳;将俟敌势厚集,始图发展;其为坐失良机,殊为悼惜。应请谭总司令克日督饬各部联军直趋武、岳,先占优势,俟机进取,以免再堕奸人缓兵之计云。

(七) 谭浩明请准备第二帮援湘兵

联军总司令谭浩明,以南北战务虽经冯代总统迭电劝止,听候调和;仍未闻有如何解决之真象。现查北军仍有南下赴岳,恐将来再有变动。昨经电详陆使及莫督军,请将第二帮赴湘军队从速整顿。

(八) 攻闽军饷由桂筹拨四十万元

粤省出师攻闽,近已着着布置。惟军饷一层,预算至少须八十万方能出发。莫代督以粤库奇绌,骤难得此大宗款项。究竟如何筹拨,先经电请陆巡阅使训示祗遵。闻昨接陆使覆电,谓:"所陈粤库奇绌,自系实情。惟攻闽之举,既经各方议决,自应迅速出发。现已电饬两省财政厅筹拨四十万元,以资接济。其余不敷之款,应由粤省设法筹措,希与财政厅妥商办理"云云。

(九) 拨借桂款

新任财政厅长曾彦,以攻闽饷械问题,刻不容缓,曾向陆巡阅使商准,由桂省挪借二十万元,以应急需。经蒙陆使俯允,电饬桂省财政厅长,由防务经费项下拨借二十万元,给交曾彦亲带来粤。以六万元交石井兵工厂,赶铸子弹。以十四万元分给各军积饷。此项借款,作为粤库与桂库借款,由粤省财政厅担认偿还。昨已补订借款合同两纸,分交桂、粤两省财政厅备案。

(十) 电催解款汇录

财政厅电各厘厂总办云:"现在军饷支绌,急迫万分。该局厂卡征收未解各厘费,除照案拨支各营军饷外,无论银数多寡,均限电到三日内,专员扫数解库应支,勿延干咎。财政厅印。"又财政厅飞令各县知事云:"查各县粮税,向系旺在旧历秋、冬,迭经前任严催解缴。兹因军饷支绌,急迫万分,所有该县征存钱粮,及一切杂税,务于文到三日内专员批解省库,以应

急需。并先电复。仍一面设法催征，俾副批解，勿延干咎。切切此令。

（十一）李长泰、张绍曾欲求冯总统规复旧国会。

（十二）李长泰向京政府要求规复旧国会。冯代总统答称听候南北决定。

池字第五号报告

顷接舍弟由日邮函，述：南京和议情形，因龙济光出兵，而西南条件益严。苏州亦有不稳之耗。谨照录呈报如左：

非常国会代表赵世钰、孙文代表张继、孙洪伊代表温世霖、唐绍仪代表易次乾、岑春煊代表赵正平暨滇、黔、湘代表等，一致坚持须恢复旧国会。惟陆之第一次来宁代表龚政，尚无此绝对恢复之主张；故疑陆氏与中央和议八九可成。讵据宁差遣员赵光秘告：孙文于龙宣布就两广巡阅使职时，即浼吴景濂说陆，谓：不复旧国会，则推选下届正副总统，与破坏北洋系地盘两问题，决难根本办到。即如龙现出师，可知冯、王虽属言和，而结果必不肯使西南与北方均势，有可断言。值此机有可乘，万希同一主张，复旧国会为我西南地步。陆为所动，旋一面撤回龚政，用吴景濂面荐之国会激烈分子彭允彝复为代表到宁，以备反汗龚氏原议。一面自己通电卸职，阳示顾全大局，而阴令谭、莫抗龙。更一面努力筹饷，交付程璧光、陈炯明、陆裕光、马济等，俾积极进攻闽、岳。此实情也。赵光又云：苏事已布置，冀与皖、浙相策应相联络等语。似乎李纯直已与皖、浙党人取一致行动矣。合并密陈。

十二月二十四日

池字第六号报告

接由汉口回沪友人密函，详称鄂、湘近情。黎天才于石逆独立后，即派员到沪，密谒岑春煊。回后，始宣布划襄阳自主。与石联合，则为岑授意可知。现驻襄属沙洋之田应诏亦率所部应黎。又

革党梁宗汉，亦潜募党羽，联合汉川暨仙桃镇土匪，横事抢劫，颇称得手。顷亦与黎沆瀣一气。该匪等多系白狼旧部，声势日大。黎逆拟利用之：一面出仙桃镇，扰汉阳。匿迹汉口日租界，屡犯大案之著名党人向海潜、聂豫等一干人可与之合。一面渡汉水，以一股北出樊城，窥豫之南阳；以一股西出郧阳，叩秦之武关；而河南、陕西土匪可与之合。至石星川已密派心腹越洞庭湖赴湘，乞援于谭浩明。谭已分配开驻长沙之马济所部桂军，以一半援荆州，而以驻镇铎镇（不知何地，来函如此，谨照录。）① 之防军步队十营，为援荆前锋，已开拔。下余马济部队，全集攻通城，冀牵制防岳北军。程潜湘军开至通城者，闻亦在十营以外等语。谨报闻。

按今日报载，停战布告即将发表。若如以上通讯，西南正在亟亟备战。彼备我停，得计耶？抑失计耶？无俟烦言矣。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十时

池字第七号报告

窃日前函询长沙友人以该省近情，兹得密复如左：

一、原在长沙之湘、粤、桂各军，现均分开通城、岳州，及与鄂衔接之常德等处。省垣兵力单薄，只余谭浩明、陆裕光之卫队各二营，与马济之留守六营而已。此项卫队及留守兵，恃功而骄，频频在省劫抢。谭曾特组巡逻队，用以弹压，毫无效力。

一、桂军第二司令林俊廷招收湖北匪首吕丹书为该部支队长。吕又荐帮匪郑立纯为副队长。现郑匪赴湘阴之黄金洞、湘潭之花石，大招匪兵，开赴岳州前敌。道经长沙，欲硬敲长沙之湖北会馆十万元助饷。双方正在谈判中。

一、李书城当石星川宣布自主时，曾赴荆州协助一切。顷谭

① 疑是"镇筸镇"之误。

浩明派李督办湘西防务，李已由荆驰常德受伪职，驻武陵道署。

一、陆荣廷因军械缺乏，特委唐安清来湘，为收买军械委员。订列价格如下：甲、七九六八枪，每一支二十元；乙、村田枪，每一支十元；丙、七九六八子弹，每百粒二元；丁、村田子弹，每百粒一元；戊、七九六八枪或村田枪残缺者，临时酌价；己、收买枪弹至二千元以上，即给与优奖。

一、刘建藩近派兵六十名，由长沙押运大宗军械往平江。该处将发生战事。

一、林祖涵因湘军乏饷，先由伍廷芳函为介绍上海一美公司借款。以需抵押品，改向中日银行商借。闻该行条件并不十分苛刻，似有将成之说。

一月十三晚

池字第八号报告

顷得一至堪注意之密耗。据孙慕韩内弟张嘉麟（勤果公之庶出，郑子进镇沪时，张由孙荐充该镇署副稽查长，故与池结识。）面告："孙节次与公府密议，由大树浼其设法疏通张子志。缘孙曾抚鲁，鲁省多其熟人也。张子志最信用该督署谘议洪祐宇受之。洪浙人，与孙为乡谊。新近由孙密约洪到京，丐令转说张督。并密授洪之说法，谓：'上次张督因解散吴大洲匪兵，由鲁省自行借款，事后始来京报告合肥；经大碰合肥钉子而去。即此一端，可见合肥并非与张督真有感情。现在又何苦帮他'云云。孙并挈洪于夜间一谒大树"等语。言之确确凿凿。且张嘉麟在沪，曾途中为债权者所窘，由池代为承结，交谊甚厚，向不对池作诳语。且所述具有端绪，似关重要，谨密禀闻。

一月十九早

池字第九号报告

顷接舍弟密函，录陈如左：

本月十二号，冷遹代表西林谒李纯后回沪。道经镇江下车，返丹徒原籍。（冷世居丹徒之大港镇，少从赵声之父蓉曾明经受业，与池先后同砚。）其从兄筱山与俱。十三号值筱山于途，邀至茶肆闲话。据密述："西林与唐绍仪、伍廷芳等，早知南北和议万无成理；暗中从事于南北划分之计划，已非一日。拟到划分后，再嗾令北派自残，然后徐图由南并北，以统于一。此内幕情形也。张继驻日，与犬养、山县①诸氏不下十余次磋商。希冀由日与美倡首，承认西南另立政府。但格于寺内与合肥感情太深，不肯贸允。必俟合肥表示实不愿出而问政，或势力上有所剪削不能出而问政，则彼国对华方针，始可一变。目下只由山县元老等承认切实扶助西南。故西林欲联合西南，无论如何，必要冯取消合肥之参战一职。并利用长江三督军，以北派与北派捣乱，使北方日臻一遍糊涂地步。届时凡拥戴合肥者，亦复无能为役。庶合肥呈出前者第二项势力上不能出而问政之现象，而西南政府因势成立。在日本自无问题。美国方面，亦由唐、伍迭电要请，伍之公子朝枢复向各方美人疏通。西林则表面上故以西南和议代表自居，使中央深信不疑；实则会师武汉计划，迄未稍变；冀完成西南局面，闽、浙均在所必图。特以军实尚在筹备。"述毕，嘱守秘密云云。（按连日港报内载西南外交将占胜利，暨将设统一外交机关各节，似可参观。）

一月二十日下午八时

---

① 犬养毅，日政党领袖。山县有朋，日元老重臣。

池字第十号报告

顷接舍弟密缄，录陈如左：

一月十九日到沪，晤吴少华（西林记室，曾任江苏丹徒税务所所长。舍弟充该所稽核科长。吴又与池在上海交涉署同事二年，官名曾源，余姚人。）于鑫益里渠宅。据告："西林现与大树极融洽。李纯不过表面为大树作调人，实皆西林在中斡旋。惟西林有一独到意见，即逆知此番和局，必遭拥戴合肥之各督军所反抗。故极力促成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孙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万一至督军团与大树决裂时，则立可划江水为鸿沟，由自主各省另立旗帜。此节李纯、陈光远早通针芥，唐继尧亦乐从。至李烈钧、方声涛、陈炯明、林虎辈，洪宪时代在槟榔屿均受西林接济之大惠，现罔不惟西林之马首是瞻。独陆荣廷脑筋单简，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並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经西林一再派人与说，又倩庄思缄① 密函疏通，始承诺加入联合会。好在西林已早防及陆不受制，而特预荐一钮惕生② 为其总参谋，事事貌为借箸，实则处处监视之。陆虽狡展，已不能出西林范围"云云。询以报载钮将北上，确否？答以钮万不能离陆，离则不得复回。西林电允冯、王，钮将北上，乃所以绐冯、王也。即荆、襄先后自主，亦西林所运动，冯、王或未之知。冯原意系利用西林，讵反为西林利用。太炎由滇电责西林助冯。一经覆电解释，太炎大悦服。谈至此，吴应友约，遂各散。

---

① 庄蕴宽字思缄。

② 钮永建字惕生，国民党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次长。护国战争时曾任军务院驻沪军事代表。

池字第十一号报告

顷接舍弟二十五日由沪日邮寄来密缄，内称：早两日复晤吴曾源。据述西林数劝河间复旧国会。河间最后派人嘱李纯密转西林，谓：复旧原可照办；奈十六省区无法疏通对付，请其代为借箸。又昨日（当指二十四日）会马锦春于后马路福利公（栈名）。据密告："李纯表面上虽拒绝民党到南京，实暗地与西南磋议复旧国会手续。旧国会议员一致承认举李为副总统，举冯为下届大总统，藉为恢复之交换条件，而公请西林主持。西林现已商得李纯同意。惟李一虑陆荣廷与争副总统；二虑自主各省不能一致担负国会经费，致该会立脚不住。西林建议国会非仍在南京集会不可。盖会址既在南京，则西南重量即由两广移至南京。陆甚明亮，届时自不存争副总统之见。至自主各省分担会费一节，业由西林电与西南切商，并一面电钮永建，由桂往鄂、赣说王、陈二督军加入自主，藉扩西南范围，兼为协助会费地步。钮已电复起程，且允鄂、赣事毕即折赴宁、沪与李纯、西林会面。西林亦极望代旧国会办到恢复地步，则下届大总统定局后之第一任国务总理即舍渠莫属。国会议员早向西林表示意思"各等语。

窃按吴、马所述，可以证见河间已决复旧国会，西林已承为河间借箸。舍弟缄内又言：迭晤陶逊（国民党参议员，与池家有戚谊），初颇无聊，近则日呈忻喜之象，尤为旧国会必复之朕兆。河间二十六日南下，或为旧国会事，亲与李纯、西林等接洽，订立不可思议之信条，亦未可知。谨以报。

一月二十九日

池字第十三号报告

一、据中国总行库藏司长同乡罗雁峰鸿年面告："元首五日罪己布告内：'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段总理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责辞职。'与'摄职本出约法，讵容轻卸仔肩'等语。原稿无此，系元首商由张仲仁①酌改时添入。冀一面将湘事归咎合肥，以碍其复职；一面安固自己总统地盘，以免踵黄陂前辙。"此由张戚在罗司内供职，仍日寄宿张寓之某君，亲聆张言，转向罗述者。

一、据杨晟管家，宛平人魏宾飚（由沪回家过阴历年）来称：府副官长张宗昌月前到奉、到皖，均挈带暗探若干名，分留该两省；密侦张、倪②行动，随时由外邮径行报府。此项暗探，系师景云与张禀承元首设置，耑查防该两省对政府或至用激烈手段。有张部暗探与魏同乡兼属契友，举以告魏。故知之甚悉云。

一、据马锦春缄称："驻镇江杨师长春普、驻江北马镇守使玉仁，均与李纯非常沆瀣。李犹惟恐马面从心违，又浼扬绅、前国会议员张鹤第等代为居间联络。或至最后时机，杨、马必倾心为李所用"等语。窃以为甚非大局暨地方之福，似宜设法破其诡计。

二月六日下午十钟

① 张一麐字仲仁，曾任袁世凯政事堂机要局长，教育总长等职。

② 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

调和南北战争

佚　　名

编者按：本篇系稿本，无著者姓名，原稿书口印有“潜庵日劄”四字。全文记江苏督军李纯有关调停南北议和活动，内收录李与南北各方来往原始文电颇多，可供参考。

调和南北战争

黄陂黎公元洪任总统之二年，政潮发生，国会解散，粤、桂、滇、黔、川、湘各省称兵护法，组成军政府，自举总裁，南北分裂。时公述职在都，一再调和无效，既而复辟事兴，黄陂避位，河间冯公国璋继任总统，公以外交风云日急，而国内战争未息，深惧危亡之祸，决计出任调人以保国本。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皆经电商与公同志。会直督曹锟密使来宁，征公意旨，公力言民命至重，战祸不可延长，南北宜先停战息争，以待解决，并以同气自残之义，剀切剖示，闻者悦服。使还，直、鄂、赣三省督军，遂与公联名通电中央各省曰：“慨自政变发生，共和复活，当百政待理之际，忽起操戈同室之争。溯厥原因，固由各方政见参差，情形隔阂，致初生龃龉，继积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窃社凭城，遂乃乘机构衅，而党派争树，因得以利用之术，为挑拨之谋，逞攘夺之野心，泄报复之私忿，名为政见，实为意见；名为救国，实为祸国；于是阋墙煮豆，一发难收。锟等数月以来，中夜旁皇，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

同悲，热血塡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交涉方始，及今补救，犹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端。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东北灾祲，西南兵争，人民流离，商业停滞，凡诸险状，更仆难终，大厦将倾，而内讧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牺牲。每一思维，不寒而栗，中心愤激，无泪可挥。夫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矧同种相残，宁足为勇？鹬蚌相争，庸足为智。即使克捷，已足腾笑邻邦；若复两败俱伤，势且同归于尽。今者北倚湘而湘不令倚，南图蜀而蜀未可图，仁人君子，忍复驱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之中？再，战局延长一日，即多伤一日元气，展伸一处，即多贻一处痛苦。公等诚心卫国，伟略匡时，其于利害祸福所关，固已灼若观火，况争点起于政治，知悲悯本有同情。锟等不才，抱宁人息事之心，存排难解纷之志，奔走涕泣，惨淡呼号，而诚信未孚，终鲜寸效，俯仰愧怍，无地自容。惟希望之殷，始终弗懈，故自政争以来，默察真正之民意，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达和平目的，以拯国家之难，而固统一之基。区区愚忱，当邀共谅。现在时势危迫，万难再缓，不得不重申前说，为四百兆人民请命于公等之前。伏愿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能解决。若彼此之隐，未克尽宣，则和平之局，讵可复冀！公等位望，中外俱瞻，舆论一时，信史万世，是非公过，自有所归。而旋乾转坤，亦惟公等是赖。反手之间，利害立判，举足之际，轻重悠分，救国救民，千钧一发，临电迫切，不知所云。锟、占元、光远、纯。巧。”

总理合肥段祺瑞，对于南北之争，向主以武力解决，于是军械借款之议兴，公以借外力为自残之用，祸国殃民，通电反对，并请将

实际情形，明白宣布，以释群疑，议遂中沮。合肥辞职，正定王士珍继之，力赞和平，海内想望。

初陆荣廷遣代表来宁，与商调停事宜，要求恢复国会等条件，公允以电商中央。陆遂与南方将领会议于梧州，仍拟急攻闽、岳，进略武汉，扫除北方，拒绝调和。是年十二月，直督曹锟招集奉、鲁、皖、闽、陕、晋、浙各省代表会议于天津，议决主战，各认出军及饷额。直督曹锟、鲁督张怀芝统诸将进兵援闽、岳，和议遂梗。主战者多不慊于公，乃通电表明心迹曰："参陆两部通电，谍报梧州会议八条，谅均省览。并闻同人愤激，决出一战。如谍报属实，直是垄断大权以徇私利，擅广土地以肆野心，破裂国家，诚为天下公敌，当与天下共攻之。执殳前驱，纯必首倡，绝不甘居诸君子后也。各省备战，如为调和后盾，理所宜然，势不容缓。顾大局之义，论国体之情，皆应一致主张，岂容独异。纯自调和之始，即曾表示宗旨，通告同人，并申请中央，于军事进行，不可因此停顿，未尝偏于主和也。惟以同胞之战，异于敌国，但有一线和平之机，不能不求排解之法，而方针必秉承主座，名义必归重中央，办法必与同人密商，联名必得同人许可。凡事具有征验，无事不可告人。今据谍报所传，虚实未敢悬断，而中央停战之令久稽；同人分驰之形已见。局外不察，遂启猜疑，蜚语间言，乘机而入；度以私利之心，拘为专擅之迹，不曰钓誉于社会，即云见好于西南，甚诬其卖团体以求荣，结民党以自固，淆惑观听，颠倒是非，徒欲离间吾同人，售其奸计，而不知破坏大局，终归沦胥也。夫国家所以仅存者，在吾同人，而同人所以能自保者，为有团体也。和平不妨互相为用，而形式岂可显示两歧，授瑕与人，则野心触发矣。同人团体，一经分裂，国将不国，身家更何能保？所谓荣者，又安在哉！纯与同人相处久矣，生平行事，谅所深知，此次调和，为国为民，为主座为团体，熟筹深思，慎之

又慎，计划不能自谓无疏，而心迹则敢指天为誓。一身所有，皆可牺牲，惟于人格所关，尚求有以自立于天壤；若竟负吾同人以负国家，试问持此孤孑之身，安所归乎？特吾同人亦须警觉悬望，明察利害，毋受人愚。苟以一人一时意见之乖，而不深维大局安危之计，亦非保国家、保团体以自保其身名之道耳。倾怀掬诚，敢告知己。临电不尽，尚鉴此心。李纯。江。"同日并电询陆荣廷曰："近闻津、沪各报遍载有梧州会议八条，不伦不类，知系谣传，而闻者不察，遂至哄动，竟有向敝处诘问者。当为解释，以息浮言而安人心。当此时会，好事者造言，寡识者轻信，势所不免。因思北方消息流布南中者，如有似此讹传，亦望我公随时解释，俾免淆惑众听，并望互相通知，以便证明更正。至将来条件，自以双方调人正式函电为据，高明以为何如！尚祈惠教为幸。纯。江。"陆旋即覆电，略谓：津、沪各报所云会议八条，决无其事云。

时南北军集于岳州，尚未冲突，南军司令谭浩明，通电前军暂行停战；北军武岳司令王金镜，亦通电饬岳阳驻军停战以待后命。公电南军司令谭浩明曰："三电并悉。淡于权利，而以用舍归诸中央，停止作战，昭然大信，皆足见顾全大局之盛心，深所钦佩。查岳州驻扎国军，由来已久，况此次系由前线退而至此。鄂、赣并无增加军队之事，或因鄂境土匪不靖，稍有移动布置，以保地方公安。现在根本问题既已解决，断无再作战之理，请勿误会。甚盼我公转知湘、桂各军，毋越湘阴、平江县城之线，自无冲突之虞。现正与陆幹卿电商，两方部队，敛兵弛严，指区分札，解除作战情形，各保防地治安等办法，尚未奉覆。至驻湘客军一节，系属贵部条件，现因解决大局，故未议及于此，将来必有和平办法，以满湘人之心，乞先慰藉，以免怀疑。俟开议后，自当以次提出，解决亦必不远，特此覆闻。纯。东。"浩明覆电曰："东电敬悉。保我和平，维持国本，

我公至诚款款，极所感佩。北军退出岳州一节，虽属湘省一部条件，然关于大局和平者，实亦主要之点。现浩明再三电行前线各军，严守现域，毋许妄进，致生冲突。惟连据前线报告，岳州近增三师，并有严密作战举动，军心极为愤激；深恐危机一触，复行破裂，致负诸公调停苦心。仍望吾公速将此件提出，与政府妥商撤退，庶足造永久和平之福也。浩明。江。”

中央对于调和之计，方针未定，久持不下，岳境危棘。公急电中央，其略曰：“时事纠纷，日趋险恶，屡请速定方针，以资收拾，迄今多日，未见宣示。纯努力经营，原冀双方让步，早息内讧。顷准湖北王督军电称：‘湘、桂大军逼近岳州，加以石、黎两师受南军运动，突然响应，断我后路。鄂省形势，日益吃紧。’并云‘又遣一军进窥江西’，等语。纯闻此耗，不胜惊讶，伏思岳州为长江门户，岳失则鄂危，鄂危则赣急；苏省居长江流域之中，其危险更甚。值此危急之秋，各省督军意见参差，议论横生，使中央左右为难。若再长此迁延，窃恐分裂之祸，即在眉睫。纯忝膺疆寄，无术挽回，惟有严督各军队，严守中正，维持地方，静候办法。再，纯之愚见，恳中央迅颁明令，发表政见，通电双方停战，亟筹善后事宜，拯救危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河间总统电谕以二事询陆：一、究竟有无统一两粤之权；二、是否主复旧国会。又电解释停战令不能速下之原因：一、主战者尚激烈；二、西南态度不明；三、恐误会而前敌疏懈，授人以隙，必俟西南确有调停之意，方可令停战。公旋通电中央各省曰：“政变以后，战祸频仍，纯仰体今大总统宁人息事之心，各方救国保民之意，默察社会之心理，深忧时局之颠危，勇任调停，期维国本，哓音瘠口，艰苦备尝。赖中央鉴及悃忱，诸公信其诚愫，同心一德，相与维持，得有停战息争之结果。不意波折旋生，又成顿挫。纯自调和以来，所抱宗旨，即在弭战释争，戒阋墙而御外侮，盖必止

同室之戈，明同胞之义，而后可以共谋国是。内外一致，无所分歧，此衷嚼然，可质天日。而近来各方函电，语多不伦。报纸所传，北方谣传有乱人遍发传单，订期召复旧国会，组织政府，旧国会议员来宁者有百数十人等语。此间检查严密，并无此等事实，窃恐闻者不察，轻听无稽，不独纯区区愚诚，无以自白，且将误我友朋，误我邦家，其害何亟。现造言生事之徒，所在皆有，无非欲破坏大局，损害个人名誉，以遂其挑拨离间之阴谋。夫使纯有因以为利之心，何必为排难解纷之举，抑苏省果有非常之计划，何必先为自苦调人，此理甚明。语云：流言止于智者，是不待智者而可知也。深虑远道传言，毫厘千里，谨布胸臆，惟希鉴察。纯。真。”

时援岳两路之军，鲁督张怀芝所部先发，道出苏、赣，商民惊扰，公与赣督陈光远联电阻止，参陆部奉谕电复，略谓：“湘南事急，赣防吃紧，陈督以兵力单薄，请派第十一师前往。是时该师筹定赴鄂，未能分拨，嗣后请派援兵，乃令鲁督筹编队伍南下，无非为巩固赣防起见。现息争布告已下，彼此既以宁人息事为心，中央又何烦动众劳师之举，西南方面从前所派各处队伍，如能确实撤退，则鲁省已出之师，亦可同时撤退。”公又密电中央曰：“钧电敬悉。苦心远虑，诚所钦感。凡谆谕所及，如筹战备以强后盾，固团体以为中坚。纯主张始终无异，曾经迭电陈达，并屡通告同人，且与信使往还，络绎于道。自问倾怀无隐，未敢稍有差池，而亦力求中央主持，亦尚无纷歧之虑，其事皆可复按，其言信而有征。今各方面均停战矣，善后事宜悉听解决，调和之转机，大局之安危亦在此。惟默察日来趋势，每因传闻而起猜疑，因猜疑而召破裂，窃尝反复推究，而未解者数端：当和议发布之初，实在长沙溃败之后，其时岳防未固，如彼果挟野心，势当长驱直下，而如约停战，迄今并未进攻，此不可解者一也。潮汕之战，由于闽军出境援助，其曲直姑置勿论，惟彼

军云集，其力甚厚，如果存心攻闽，自当乘胜进行，而一经交涉，即时停止，登舟之师，亦复折回，此不可解者二也。自西南问题初起，对于主座表示拥护，至今并无异言，其停战必请中央明令，其善后事宜，必推中央主张，如果有逾分之要求，何以于宣言之外，别无所加？此不可解者三也。谭浩明以湘人推为湘督，坚不承认，莫荣新代理粤督，陆荣廷有电保荐，皆欲以用舍之权，归于中央。如果甘心破坏，何以如此服从？此不可解者四也。国会问题，陆荣廷声称决无成见，虽其他诸人坚持复旧之说，要于停战无关，尽有他法可以解决，或征求各省意见，或各省议会代表投票，皆可取决多数，似不必穷兵力以临之。如彼专执私见，别有阴谋，何以推尊中央，并不宣言请求？此不可解者五也。主座通电，本谓犹豫一星期后，当有分晓。今逾期以久，至今亦无他说，此不可解者六也。北方筹划战备，早已喧传，而前敌增兵迟迟未发，如彼果有野心，似可乘我空虚，为先发制人计，何以待我集合，自甘束手，此不可解者七也。凡此事实均可深思，今且通告取消自主矣。是真是伪，钧座之明，何难详察。而有心所谓危者数端，对外参战出兵，将成事实，宁有余力以满外人之望。若内外并营，甚或借对外之名，行对内之计，则内外交怨，其势殊危，害一。此时财力支绌，公私交困，今以用兵之故，债务日增，益难弥补。若须开战，仍必借款，抵押之品尽矣。内无以得国民之承认，外将受财政之监督，害二。钧座既宣言以和平为宗旨，而于两路出师，亦云以资镇慑。今复开战，纵战能全胜，恐失国人信仰之心，足为钧座声誉之累，害三。万一兵连祸结，持久不决，进无以成奠定之功，退无以为收拾之计，必至枝节百出，险象环生，遂为众怨所归，何策以善其后，而自处之道难矣，害四。此皆势所必至之理，不难知之。诚恐奸人挟术乘机煽惑劫制，以出于此，其害不中于国家，则归于钧座。纯以兴亡有责，又感知遇之恩，既

见及此，不忍不言，言亦不敢不尽，披沥痛陈，以为最后之献替，有犯无隐，惟乞鉴纳，临电无任迫切之至。纯。养。”

公以调和南北为己任，惟鄂、赣两督军，实与同志不渝；北方各督，大率攘臂言战，意见颇涉异同。于时西南代表，往来宁垣，公自以心地光明，开诚接待，动招疑忌，流言日起，公以为调和无效，电请辞职曰：“窃维战和大计，中央自有权衡，何敢妄参末议。惟战必有万全之策，有不得已之故，有法不容恕之罪名，然后足以服人心，而不至于酿灾祸。和必昭示大信，感以至诚，有具体解决之法，而后能贯彻终始，不至以猜忌隔阂而败成功。此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不明白主张，使国人确知所向。若犹持武力后盾，能战而后能和之说，因循犹疑两可之间，使曲直既无由明，而大局亦将不可收拾。纯志在调人，无倡言主战之理，职在督军，亦无抗言不主战之理，顾中央主战可也，各省从战亦可也，独纯不可以反复无常之行，而出于自相矛盾之计，身家不足惜，而一生人格不可弃也。自信此次调和，纯出爱民之诚，不知党派，不知权利，对于公谊，对于私交，无不可告人之事，始言调和，实先秉承中央乃敢进行。迨停战实行，复经辞卸调人，声明责任，对于武力之议，亦迭电赞成，未尝因此停顿。凡此事实，斑斑可考，既无所谓诱彼缓兵之意，亦无所谓懈我敌忾之心，大局所关，并无贻误。今言战则与本来政见相违，何以自明于天下，而西南之疑其相欺无论已。不言战则与中枢政策相违，又恐有碍于职任，而侪辈之疑其立异无论已。且观近日现状，隔阂益甚，势已无可疏通，而疑谤繁兴，诘责纷至，凡百咎戾，皆集于纯之一身，既知任重力微，何敢留恋以妨大计。惟有自请罢免，即时解职，以谢国人。伏冀俯鉴愚忱，速派相当人员来此接替，俾纯尚得保全人格，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而中央亦得一意主张，决策备战，早日明白宣布，以赴事机。至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心思

治，上天好生，终有休兵之日，纯一息尚存，救国救民之心不死，谨当致力社会，以竟钧座宁息之初志，即所以报也。伏乞昭鉴，无任屏营。纯。寘。”又于十三日再电辞职，河间总统亲作覆书，辞极殷恳，并遣代表专员赍送至宁慰留，北方各督军及曹、张司令皆有电慰公，劝勿辞职，并请勿卸调人之责。

南北自停战以来，渐趋和缓，大总统于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布告双方军队，各守防地，静候命令解决。乃北军攻下荆、襄，南军复进夺岳州，和议决裂。公通电曰：“长、岳停战，已两月矣，比以荆、襄之故，重起衅端，愧无徙薪之谋，恐成燎原之势，调人惟当引咎，何敢再赞一词。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调人固国家一分子也，今日兴亡之机，可谓间不容发矣。姑置调人之地位，试进最后之忠言，为我四万万同胞一请命焉。夫古今变革之亟，中外交迫之险，未有甚于民国之历史，而急于今日之局势者也。言战言和，皆非得已，顾战有战之目的，何以策全，何以善后；和有和之范围，孰为先决，孰为结果；要必以国是为前提，以民意为从违，然后能得根本解决。否则战固足以召亡，和亦不过敷衍一时之计，而来车之覆辙，仍将复循前轨。今言和已两月矣，空文往返，迄无要领。今战祸又重开矣，北逐荆、襄独立之师，南进岳州防御之地，变生仓卒，势多牵连。揭其原因，皆非本愿，双方有词可执，而调人无策可施矣。虽然求其何以为和之故，不得，求其何以为战之故，亦不得也。波诡云谲，地暗天昏，驯至大陆成龙蛇之场，而渔人获鹬蚌之利，纷纭混沌，以亡其国，而国民茫茫然不知所由，岂不重可哀哉！今诚何力禁使不战，抑又何心忍使不和，然今之为此言者，固非调人主和之表示也。荆、襄已矣，岳州亦已矣，南军已有电声明，严勒所部勿再前进，此固战和一关键也。请为简截之要约，先各停战，双方限日提出一定条件，明白宣布，通告国人，必如此而后和，苟不如此，则

必战，使吾四民之颠沛流离，三军之冒锋镝糜血肉者，知我死焉亡焉，果何所为而至此，则亦甘心瞑目而无怨。而所提条件果为国也，为民也，为一人权利之私也，乃至非法非理而无所为也，亦使四万万国人确知其是非曲直之所在。其可和也，无论何等条件，或依法理为去取，或视民意为从违，上之可推中央主持，下之可听舆论评断，乃至特开会议，别设机关，果有尊法理重民意之诚心，何患无解决纠纷之道。且可进而共谋国是，确立政本，永禁挟武力以供内争，自可式遏乱萌，长享和平之幸福。其不可和也，则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兴问罪之师，而讨国人之公敌，其孰敢抗，亦孰敢议其非。今日之言尽此矣，欲一明战和真相耳。如以和为是，请各赐电言和，即联名申请中央，立颁停战之命。统兵者亦各敛兵以待，静候公决；决而不服，至于用兵，则讨公敌也。督军自有天职，义不容辞。若以战为是，亦请各赐电言战，苟有不能不战之故，亦何敢违。但以混沌莫名之状，而致倾覆我国家，涂炭我民族，既依违之不忍，复挽救之无从，惟有披发入山，不问世事，不敢负此巨责，坐视沦胥。明知多言获咎，而忧国愚诚，难安缄默。时机迫矣，急何择言，言难尽意，天日在上，自矢靡它。伏愿当局英贤，在野明哲，共抒伟议，破此沈冥，存亡只有两途，是非决无一事，馨香祷祝，惟在是耳。迫切告哀，敬候明教。纯。卅一。”

民国七年一月三十日，大总统令曰：“上月二十五日布告，原期保境安民，共维大局，故不惮谆谆劝谕，曲予优容。中央爱护和平之苦衷，宜为全国所共谅，乃叠据王占元等电称，谭浩明、程潜所部军队乘此时机，节节进逼。石星川、黎天才等，复以现役军官倡言自主，勾结土匪，扰害商民，而谭浩明等竟引为友军，藉援助为名，四出滋扰，甚且枪击外舰，牵及交涉。兹复进陷岳州，窥伺武汉，拥众恣横，残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战祸为民请命者，反令吾民益

陷于水深火热。本大总统抚衷内疚，隐痛实深，各督军都统等叠电沥陈，佥以衅自彼开，应即视为公敌，忠勇奋发，不可遏抑。本大总统深维立国之道，纲纪为先，若皆行动自由、弁髦法令，将致纷纷效尤，何以率下，何以立国，用特明令申讨。着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师行所至，务须严申纪律，无犯秋毫，用副除暴安良拯民水火之至意。"

奉天督军张作霖电公，略谓："公首倡调和，未睹寸效。迨申讨明令已下，而卅一电仍和战并提，贻我北方军旅之羞。"并云"彼方时势，是否能和？现在情形，是否应战？所谓护法者，是否违法？所谓爱国者，是否祸国？元首申讨明令，是否应遵？西南譸张为幻，是否应讨？"公旋覆电曰："奉阅庚电，良友箴规，敢不敬佩。第细绎尊电责备主义，只在应战而不应和，姑无论兄弟阋墙，自古为戒，即以吾国现状而论，风雨飘摇，危如累卵，内讧不已，外患将来，种灭国亡，惨祸立覩。回顾吾民痛苦，不啻火热水深，惨怛呼号，惟期宁息。于此而有人提起调和，排难解纷，胜者归于和平，共谋国是，岂不甚善。不胜则无妨再战，即此求一明白是非，师出有名，以扬国威，何谓非计，何有阻碍。乃曰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欲加之罪，非所敢承。若夫调人之旨，自在和平，既为一种主张，何能复有更易。即政府下令主战，亦可进谏陈言，况敝处卅一通电，实在奉到讨伐令以前，电文可考，公自未加详查耳。至于军人之义，首在服从，纯于中央命令，无不敬谨奉行，助饷助军，无不竭尽绵薄，事实具在，公自未知。公忠勇奋发，主战之声，高而且烈，半载始未见一兵南来，或仗虎威，即能杀尽同胞，而削平内乱耶？殆不能也。所谓主和者，为发抒个人之政见，备战者为恪尽督军之天职，并行不悖，迭电声明，公亦未明斯义耳。而遽曰：贻北军羞，为天下笑，深文周内，宁甘任受。总之，国内之争，是否应和？吾国大势，是否应

战？天下后世，公论自昭。惜乎士大夫无远大之识，徒逞一时之意气，神明华胄，将致沦胥，而犹若不知，是则真堪太息痛恨而无泪可挥也！益友之前，言无不尽，倾怀无隐，尚乞鉴原。纯。蒸。”

外交总长陆徵祥等九人联名电公诘责，公通电曰：“比得陆、曹诸公九人联名虞电，对于纯卅一通电，强词锻炼，动欲举抗令阻兵，亡国殃民，文致以成人罪。而究其归宿所在，则仍无从索解，时局日棘，何暇与为辩驳。顾彼既通知北方同人，诚虞淆乱是非，遂有不能已于言者。纯卅一通电，办法具在，于无可如何之时，而有此为民请命之举，无论其策之是非，而苦心当能共谅。自问可以对天地质神明而无愧，虽获罪有所不惜，况发通电时，在未见讨伐令前，本无抗令可言，即在讨伐令后，而身膺国家重寄，既明知其不可，则直言极谏，亦属效忠国家。不过于两军尚未交绥之时间，欲求一线和平之希望，揆诸爱国之心，不得谓为无理。陆、曹诸公身任国务，以为是，则辅赞元首，采择施行可也。以为非是，亦宜正言告之，而举其心所谓是者，明白宣布，其孰敢不服？安有嬉笑呵斥，若欲出于激怒挑衅者哉！且谓披发入山亦不可得，肆为恫吓，意欲何为？夫纯一省之督军耳，一省安危，督军之任也。若大局败坏，至于此极，中央自有责任，政府岂一省督军所能为之所能致之者哉。就令能为之能致之，而国务诸公，茫然不知，先事不能防，临事不能止，焉用彼相。纯百战余生，一纸空文，复何所畏。此次调和经过，文电具存，事实可证，拟将刊印成书，布诸天下，是非曲直，当使举国周知。诸公明达，谅能鉴及，此时固无暇与之哓哓置辩也。知我罪我，直道在人，率意陈词，无遁无隐，诸惟鉴察，不胜至幸。纯。寒。”

陆巡阅使荣廷通电曰：“李秀山督军卅一通电，苦口慈心，恻怛迫切，循诵再四，极表赞同。窃以西南目的在乎护法，不宜有非法之要求；中央职责，在乎守法，不宜有非法之举动。此次双方争执，

为约法之问题，非势利竞争。如果依法解决，初何有和战之可言。比者前军停战，时将三月，卒无一当，迁延时日，枝节横生，疑沮交乘，战端再启，兵不释甲，民靡宁居。中央既有宣战之文，调人遂穷转圜之术，战祸相连，分崩立见，及今不图，祸将胡底！窃愿双方查照李督通电，克期停战，限日提议条件，不必诉之于武力，庶几息事宁人，国难有豸，弃嫌修好，图治励精，内讧早消，外侮同御，大局幸甚。荣廷。真。"

时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队援鄂，行至武穴，顿兵不进，通电赞成和平。政府严诫斥，道路传闻，指为独立。公急电玉祥曰："贵部中途阻滞，闻之焦灼，武汉关系全局，稍有动摇，立致分崩之祸。我辈为国家计，为身名计，皆不可逡巡观望，中他人缓兵之计，致误事机。务希从速前进，听候王督节制，以壮声援。来电谓：不轻赴敌，致违和平初愿云云。和平自系初愿，但中央主战计划，既已决定，则服从命令，乃天职所当然。若有意逗留，而以和平为解，自误误国，明决如执事，当不出此。时事危棘，言尽于斯，尚希鉴纳。纯。庚。"旋鄂督王占元，劾冯违令逗留、勒提盐厘各款，奉大总统令免玉祥职，交曹锟严切查办。

国会亦调和中一要件也。西南护法，主张恢复旧国会，解散临时参议院；中央政府则修正新国会法，亟谋选举。折衷者乃有依旧约法召集新国会之议，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公又有建议电政府，请以省会联合会解决国是，其利有二：一可避疆吏武断之嫌；二可省双方口舌之劳。河间总统复电，谓此法非不可用，但讨论以何者为范围，不可不定；且发起之前，须向各省疏通，免临时阻力横生，反多枝节，嘱再详陈核夺。既而讨伐令下，诸议悉罢。七年二月乃以参议院议决修正国会及参众院议员选举各法，明令公布。中央既特派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将赴赣，过宁见公。张主用兵甚力，

自与公纵谈数日，颇悟主战之非，趋向和平，并愿与长江三督同负调人之责。于是联名通电中央各省曰："国是纠纷，浮言不靖，近来幸灾乐祸之辈，造为捕风捉影之谈，或云推倒元首，或云主张复辟，或某省中立独立，大率以无稽谰语，摇惑众听，扰乱军心，冀图乘隙以逞。此种奸人败类，在人民为公敌，在国法为不容。怀芝等闻之，同深愤激，值此邦基杌陧，岂容再有动摇。果如谣诼所云，则是危害国家，破坏统一，怀芝等忝膺阃寄，只知有国，不知其他，义难恝然，惟力是视。总期拥护中央，巩固国本，结合团体，力救危亡，专布腹心，惟希明教。怀芝、锟、占元、嗣冲、纯、光远、敬尧。支。"

奉督张作霖拥兵入关，劫留军械，迫胁总统，以罢黜主和督军为辞。公以时事日非，国是无定，又电辞职，略谓：前次迭恳将张文生所统之安武军，归苏节制，实因徐、淮一带土匪蠭起，兵力稍单。纯为保卫地方起见，并无他意。顷奉电谕，勿再争执，自当恪遵，静候办理。惟阅近日各报登载，奉擅自入关，进驻津门，要挟中央，下令免纯职为条件；并劫夺军械，不允交还，种种情节，殊深诧异。值此外患逼境，吉、黑危在旦夕，奉与吉、黑，唇齿相依，即以全力御外，尚虞不足，今反以大军入关，其用意奸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纯虽愚亦稍明时势，只以救国为前提，勿争个人之权利。前曾迭电辞职，复蒙我总统责以大义，嘱纯共济时艰，勿萌退志，不得不勉任其难，为国效力，以期挽救危亡于万一。今同派相争，险象环生，诚属出人意外。纯一身不足惜，其如前途何！伏恳迅颁明令，将纯免职，以释竞争而救危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中央复电慰留。时各督军意见分驰，政府命令不行，冯总统亦通电辞职。公复电略谓："民国元首，进退应由国会主持，今既无国会，辞职二字从何说起？去岁复辟之变，各省拥戴我公，以黄陂蒙难，依法副座应摄职权，固非各省所能推举。若元首进退听命于各省督军，国家前途，尚可

问乎？且今日副座犹虚，接替无人，我公竟去，此攘彼夺，墨西哥五总统之祸，岂复能免。万望我公以国为重，勿以一身遭遇困难，而陷国家于不可收拾之境。”

公自以和平政见不行，横遭谤议，决意去职。河间总统方倚公为重轻，示意将与公同去留，公权复电有“江苏可以无李纯，国家不可一日无元首”之语。江苏地方全体公电国务院代呈总统曰：“李督军继任以来，规随惟谨，干戈满目，匕鬯不惊，不独吾苏视为长城，即国家亦倚为柱石，群情爱戴，允无间言。不谓去志忽萌，谠诼顿起，商旅裹足，奸宄生心，安危之机，间不容发。设于多事之秋，竟有更迭之举，一省固多纷扰，且令和平枢纽，于兹划除，大局又何堪设想。为此联名吁恳于我大总统之前，伏乞独伸乾断，毅然慰留，俾翕舆情而固吾圉，幸甚。韩国钧等。寒。”苏省军界全体亦由苏常镇守使朱熙等，谒公叩询意见，并以政出私门，非法干涉，众意不能容忍，公抚勉守职听命，勿预政局。中央复电恳切慰留，公乃销假视事。

四月段祺瑞巡视长江，过宁见公，论及时局，亦以和平为归宿，不专主战。谭延闿自南宁来电，促公进行和议；岑春煊、陆荣廷亦有电促进和议。岑电有：“足下前以恻隐之心，倡和平之议，国人属望方殷，近乃莫赞一词，前功尽弃，岂贤者之所宜，尚望本其热忱毅力，仍旧积极进行。”公以西南所来和议要电，汇报中央，并称“政府若愿与西南言和，纯愿再任调人之责。”中央复电谓，本不愿延长战事，若西南服从中央命令，战事即可消弭云。六月中央特派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进驻南昌，张与直督曹锟、豫督赵倜并赞同和平之议，于是复开天津会议，直、鲁、豫三督军，奉、鄂、苏各省代表列席，讨论和议机宜，未有定议。

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既攻克长沙、岳州，停兵抚辑湘民，渐

复秩序，通电曰："窃察我国由专制而改造共和，于兹七载，干戈扰攘，无岁无之。推求其故，多发生于法律问题。即以此次战争论之，始于国会之解散，继由傅督之促成，竟致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在此时期，耗款数千万，糜烂十余省，有用之军，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生灵涂炭，尤足令人寒心。佩孚等总角受书，稍知大义，痛国家之不振，奋志从戎，每以整军经武，消弭国患，为惟一之目的。乃不幸外侮频来，内争不息，旁皇绕室，涕泗何从。即此次奉命南来，亦明知阋墙之祸，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能不藉武力促进和平，俾内乱得早日解决，协谋对外，忍泪挥戈，冀达初志。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推其用意，必欲歼灭西南而后快。夫西南各省，非中国土地耶？非中国人民耶？何竟以法律之争，遂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也。佩孚等分属军人，即当爱国，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中央攻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特就我国对于内争，不宜主战理由，管见所及，分晰陈之：(一)民国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乱。国会者立法之最高机关也，此次新国会选举，政府公行贿取，排除异己，援引朋类，因之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立法机关受行政之指挥，等于赘旒，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行专制，酿成全国叛离，外人瓜分之祸。缘此推之，亡国之兆已萌，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既与德、奥宣战，方谋对外之不暇，若竟以有限之兵力，从事内争，置外患于不顾，是对敌国宁可屈服，对国人毫无迁就，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是岂计之得者。况强邻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失国权之协定条约以成，内

争若不即息，外患将不可图矣；(三)我国内争年余，所有军用各款，纯由抵押借债而来，用借款以残同种，何异饮酖止渴，长此以往，恐未罢同室之戈，已落渔人之网。彼时猛省，后悔何追。况我国内争，此次甚烈，战线由川至闽，横亘数千里，用兵二十余万，以此对外，无论何国，莫敢轻视，计不出此，殊为可惜。若仍坚持用武，连年不休，一旦外患纷来，应付无术，内外交迫，何以支持。国家用人，宜乎取德与才，不论其党与派，民国以来，用人与此相反，所以百废不兴，适足倡乱。近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国人咸为不平，而政府不烛其奸，反使若辈逍遙法外，专恣横行，赏罚颠倒，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之平。若果开诚相见，人谁无良，甘为戎首乎？此而必服之以武力，困兽犹斗，战祸无穷期矣。以上各项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即近测南军心理现况，均不愿战，用特会同鄂、赣两督，先行通电南北各省，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领，同声相应，则大局转圜，当易发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亦必赞成斯议也。临电神驰，诸希垂察。佩孚等。阳。”

是年届大总统任满改选之期，公与长江各督军电致中央府院，沥陈大局危险情形，促请从速解决，俾选举不生障碍。中央亦以双方暂时休兵，专注选举，战事稍戢。

七年九月，天津徐公世昌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公与各督军联衔电贺，劝届期早就大位，以安人心。徐公覆电，谓宜先征南北要人意见，解决时局，然后就职。并电询对于时局有无具体主见，公復电徐公曰：“恭读真电，深仰渊衷。我国内政外交，繁难危迫，钧虑及此，国之福也。在昔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但使一人元良，岳牧同德，凡诸棘手之事，不难次第平夷。伏愿钧座以身作则，勉为其难。纯等不敏，力所能及，职所当尽，苟利于国，敢不竭蹶以赞宏图。谨贡愚诚，伏维垂察。纯叩。铣。”

时吳师长佩孚迭电公转请中央下令停战，俾和议易就范围，并电请长江各督，仍任调人，推徐公为领袖。又谓前敌将领主张一致，请协力进行，早释纠纷，以安大局。公旋电中央略曰："据朱镇守使琛等电称，南北称兵，迄无宁日，国人厌乱思治，盖有同情。大势所趋，时不可失。促纯重申前议，出任调人，并请大总统颁布停战命令，速议和平解决之法等语。该使等情词恳切，爱国具有挚诚，初无他种观念；惟迹近越俎，当已严重申诫，恪守军职，勿再多言。惟当群情浮动之秋，实国家存亡所系，应如何早决大计，以定人心，仍候钧裁。"

于是南北两界，渐趋和平，是月二十六日，谭浩明等会同通电曰："自去岁解散国会后，民意不存，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举国骚然，军民交困。当国者若能痛念时艰，事事根诸法律，早已解此纠纷。乃计不出此，竟至新国会成立矣，新选举实行矣，恃此武力，强造不完全之国会，举行非真正民意之选举，纵被选者资望素孚，而推其所自出，名既未正，言即不顺，而分裂之祸，将随之而起，此为稍具法律知识者所隐忧也。双十之期，迫于眉睫，急望当国者诉诸天良，勿再主战，以纾国难，而救危亡。至新旧国会，自当以法理为依归，不使逾越轨道；否则国家将陷于无政府地步，来日危险，当更有甚于今兹者，兴言及此，能无寒心。我双方前敌将领等，目睹地方之糜烂，生民之涂炭，决不忍再用武力相争，促国命而利强邻。为此恳请冯代总统，不受非法之动摇，毅力主持和平，速颁罢战明令。东海徐公不为非法所利用，出任调人首领。曹经略使及长江三督、岑、陆两总裁，仍本初衷，同担负调人责任，以期迅速解决时局，同谋对外，全国幸甚。区区下忱，伏维亮察。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徽、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吳佩孚、李奎元、杨春

普、赵春廷、张宗昌、陈德修、冯玉祥、潘鸿钧、张克瑶、王承斌、阎相文、肖耀南、张学颜、张福来、穆文卿、杨青臣同叩。寝。”中央以吳师长佩孚等与南军联衔通电，将下令惩诫。公电中央，谓吳电主和，出自爱国眞诚，请勿误会，遽事责言。乃止。

徐公之当选为总统也，南方犹未承认，盖因段总枢院，尙怀疑虑，公调知其故，密电劝段退职节劳。段复电谓继任有人，即卸仔肩。是月有参战奉军王旅长永泉，以汽车三列南行，将至浦口，商民震骇，会乌衣、东葛间轨道毁断不行，公侦知急电阻止，并诘问原因。段以游词解之，乃号称援闽，暂驻蚌埠，乞公具舟以济，允之。

段总理祺瑞通电各省，声明辞职，公复电曰：“迭奉通电，回环循诵，百感交萦。溯自项城薨逝，国内嚣然，公一出而奠安区宇；复辟事发，国体动摇，公一出而恢复共和；伟烈丰功，中外咸仰。迨西南事起，全国蜩螗，公以亟求统一之故，不得已而用兵，百折千回，苦心孤诣。不意岳、长既下，解决犹稽，停顿迟回，以至今日，此关国运，无可如何。伏读钧电，拟俟元首改任之时，将为遂初之举，若论恒见，自应攀留。但区区愚诚，为国家计，为我公计，窃谓钧电所云，乃一片爱国之眞诚，实亦解决时局之要旨。纯承我公二十余年之知，亦何敢以留寇浮词进哉。今者前方有厌战之电，我公贯彻之主张，亦未骤达，则俟改选既定，暂赋蹇裳，出处之间，不失其正，贤豪举动，磊落光明，留霖雨之身，储云霓之望，他日安国家、固中坚，仍惟我公是赖。纯尝闻爱人以德之义，故于钧电，深表赞同，然非知我如公，亦未敢直抒胸臆。谨此复陈，伏维垂察。纯。江。”

十月十日，大总统徐公世昌就职于京师，公与各督军皆遣代表入京觐贺，并密电详陈国势危棘状，请于就职后早决大计，俾有适从。总统复电略谓：和平先从局部处理，停战命令未能遽下，防引反响，时局愈不可收拾。既而南通张謇电请总统下令停战，复电

谓：俟正式组阁成立，即可颁布。迨合肥罢相，钱公能训受命代揆，公速电中央，维持国是。十一月十六日，大总统令曰："国家政治，审时为先，安内靖外，理无二致。比者天心厌乱，欧战告终，我协商国兵士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实堪欣幸。兵氛既戢，和会肇始，方将绥保斯世，共跻康平。顾以西南数省，政论偶有异同，肇于一隅，牵及全局，兵戈累岁，国力殚残，安内未能，遑云靖外，川、粤诸省，昔称富庶，兵燹迭觏，井里为墟。即有完善之区，亦复百业凋残，生机窘蹙，言念民瘼，至用痛心。南北各军，莫非袍泽，徒以操戈同室，致使置身锋镝，暴露原野，揆诸胞与之谊，能无恫恻之私，是宜鉴察人民之趋向，以除国内之纷争，促进政治之统一，以协友邦之希望。所有前方在事各军队，务当即日罢战，一律退兵。其各处地方治安，责成该管军民长官，派队接防，妥筹布置。土匪扰乱公安及军队不遵戒纪有妨秩序者，是为国人所共弃，及时戢定，勿滋民患。本大总统素怀淡泊，久谢政闻，祗以邦人责望之殷，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勉肩巨任，冀挽时艰。观欧洲胜败之数，则知公理之可凭，察吾国祸乱之源，则知民治之难缓。对于国交，惟有促世界之和平，尽协商之义务，从容樽俎，跂进大同。对于内政，惟有以工商主义培养民生，以共和正轨振兴法治。果能政纲毕举，国基巩固，衰朽之年，犹得与周行群彦，共致和平，拂衣归耕，实有至乐。国步綦艰，时乎不再，共图上理，早释泯棼。一切应办事宜，著各该部迅速筹拟，呈候施行。"

停战明令既下，和议促进，钱总理特电告公，谓欧战告终，内讧宜息，组织会议，和平解决，所有事实、法律两问题具体办法，更派代表面陈，以速进行。是时各省佥同赞成和议，以公为主持和平之先导，将开南北和平会议于南京。信使往还，具有成议。总统徐公

致唐绍仪电曰:“前得章公使转来漾电，明论透辟,相爱之深,忧时之切,尤堪感佩。时危至此,犹逞意气之私,陷全国于陆沉,岂人心哉。世昌自被举以来,瘠口哓音,事事期人，相见以诚。昨又有令罢战退兵,以示真意，协议办法一切均已由阁委托李督商洽办理，不久即将实现。但冀天心厌乱,佑我国人,尽祛疑贰,力致太平。使昌得完此志,与我公野服徜徉,以引余年,何幸如之。清风戒寒,百唯珍重。世昌。敬。”唐绍仪旋复电曰:“顷奉敬电,志意殷恳,忧国之诚,溢于言表,同属漏舟,能不感佩。惟贤者爱国,当得其道。我公对于协议方法,由阁委托李督办理，仍系纯从主观着想,西南宁肯俯首听命，是欲促进和平而去和平之阶，反愈趋愈远。绍仪以为解决时局办法,宜先去主观的观念，由双方各派出同数代表,组织对等和平会议,一切事项，悉纳于会议范围,并于组织该会议之先,不附加何种条件。我公亦可以超然地位,坐观厥成,收拾方法,舍此末由,时际可为之机,公又有可为之力,尚望当机立断,建此宏谟。绍仪叩。有。”于时会议地点,北方军府主于北京,西南政党主于上海,政府以接洽和议之事,既经属公专任,自以南京为便,议遂定,兼以公筹备会议一切事宜。、

十二月,中央政府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吴鼎昌、王克敏、方枢、汪有龄、徐佛苏、刘恩格、王郅隆、李国珍、江绍杰为代表。八年一月,西南军政府亦派唐绍仪为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郭椿森、刘光烈、缪嘉寿、曾彦、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为代表。

时和议进行渐有端绪,惟以闽、陕两省军争未息,遂致梗阻,公电西南七总裁岑春煊、伍廷芳、孙文、唐绍仪、林葆怿、陆荣廷、唐继尧等曰:“迭接云阶先生电,因陕省问题，以致会议停顿,纯甚惜之。陕事当然持平解决。窃谓尊处所争在不得指军为匪，中央所持在不得以匪为军,纯以为皆是也，今欲释双方之争,先当分别军

与匪之界限。中央停战令，本未划出陕省，但声明土匪扰乱治安，军队有妨秩序，为国人所共弃，是所重者治安秩序而已。能保治安、守秩序，有正当之将领，一定之名额，与驻扎之地点，即为军；反是，则为匪。今若将各项开明，双方议定适当界线，划定暂驻区域，各守原防，则军之界限定，而区内之匪各担任剿除之责，有扰治安妨秩序者，与众弃之。尊处所认为部队者，但无妨于地方，中央不过问，无指匪为军之嫌；中央军队之入陕者，但无轶乎范围，尊处不过问，无指军为匪之爭，静待会议收束解决，此关乎陕事者也。粤军陈炯明现方力谋进攻，应请严令停止。其闽、粤方面，李所部与陈、许所部商定双方撤退，各指定界限，声明地点并区域，彼此遵守，静候解决，总期双方距离百里以外，免生冲突。有违约者，曲直自判，如尚虑区分不易，或临时发生爭执，不妨由双方或居间公团派员分往指导监视，秉公商定。如荷赞同，即祈示覆，以便转陈中央，即日实行。至欧洲和会代表，关系国际重要，任命未可分歧。尊处推重之人，仍宜由中央派往，统希亮察。纯。敬。"岑春煊等复电，略谓：划分区域，各守原防，分任剿匪，固关扼要。然目前之爭点，在北方认军为匪，而非指各军域内之匪，拟由双方或居间公团派员分往指导监视，秉公商定，煊等极表赞同，或请就地领事及教会为之保证，或由双方共推威望素重之大员，前往查视，均能照办。请迅告北方择一而行，仍俟前项问题解决，乃能开会。公乃拟具办法五条，电陈政府。(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准即停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省内部，由双方各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以上五条各节，一经双方承认宣布，即由苏、鄂、赣三省宣布南京会议日期，不得再以他事别

生异议。中央报可，旋派张瑞玑赴陕办理划界事宜。

南京会议地点，西南各方大都赞同，惟唐绍仪坚持在沪，致西南代表观望不进，公迭函唐以为地方无争持之必要，旋陈请中央，请移上海会议。从之。公通电曰："时局纠纷，垂及二稔，幸赖内外上下，一德一心，舍己从人，共谋宁息。纯与王鄂督、陈赣督内承中央政府之指挥，外荷西林、武鸣诸公之启迪，暨在位英俊、在野名流随时指导维持，经迭次之洽商，得各方之同意，决定会议双方各派总代表，解决法律、事实等项问题。比由朱、唐两总代表商定于本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开会，是纯与王、陈两督二年以来，千回百折，所希望于护国、护法两方者，幸达目的。嗣后解决各项问题，代表诸公，皆一时人望，必有可以慰吾侪之具瞻，副人民之心理者。纯惟当与居间诸君子洗耳听之。窃愿会议诸公，本良心上主张，从根本上救济，为国家谋长久，为人民谋福利，期有以善其后而已。纯仔肩难卸，愿望正殷，苟其义不容辞，力所能尽，敢不从诸君子之后。更愿当代宏达，布所蕴蓄，同力匡扶，弼成胜事，则尤纯所馨香祷祝者也。纯。哿。"

陕省战事尚未停，公电中央请严饬陈树藩、许兰洲、刘镇华等，实行停战，免阻和议。并电总代表唐绍仪，请勿因陕事停止和议，陕西方面是非曲直，徐俟公平解决。政府旋电陈树藩等迅速停战，不得再有违抗。并令：陕民苦兵已久，亟须停战，俟张瑞玑到陕，查有违令者严惩。并电告公属转劝双方代表，继续速开会议。陕战迄未停止，北方代表联名辞职，政府慰留，唐总代表电公，以陕事为辞，会议停滞。公复电曰："事出意外，惋惜实深。溯会议之初心，本注重于法律，今因陕省一隅之事实，竟贻全局停顿之深忧，国家存亡，间不容发，三复来电，无泪可挥。诸公以忧国之热忱，负人民之重托，解铃多策，转轴有方，尚希勉为其难，共图补救，是则四百

兆民同拜仁人之赐者也。敢布腹心，惟希鉴照。纯。江。”

八年三月，李述膺电致公曰：“自北京政府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停战令后，对陕独主用兵，我公首倡和平，建五条办法之议，既经双方同意，则自同意之日起，无论为南为北，对兹五条办法，均当负遵守之责。乃北方故意延不发表，增兵激战，惟日不足，自二月十三日，始以和平会议南北代表责言，允为宣布，并声言十三日以前，不受五条之拘束。不谓自此日后，增军激战，较前尤甚，我靖国军所领区域，几于失去大半。本月三日，北方虽下第三次停战令，而截至十三日，陕战尤烈，则其无效，又可想见。推其所至，非使吾军至无界可画、无战可停之时，陈树藩等决不息争，至为明瞭。是我公之五条办法，已为陈树藩等根本破坏殆尽，而在今日已无适用之余地矣。我公为首倡和平之一人，且为五条办法之提议者，当兹北方违反办法，侵夺我军区域之时，追溯所历，何以自处。请即主张公道，维持和局，俾我公前次以救陕始者，勿以祸陕终，则陕八百万人民，受赐多矣，岂惟靖国军赖之。述膺。马。”公复电曰：“五条办法，双方认可，而后公布，重滋诟病，能无疚心。惟昨接张君瑞玑渭南号电，张旅与靖国军已相约停战，退兵此处，并达执事，当邀览及。张君之为划界员，由唐、朱两总代表商定，其言当可征信。以此观之，五条办法，当未至于破坏，即未至于祸陕，时局危迫，惟赖海内贤哲，以公正之心，发持平之论，消弭误会，屏绝谣言，庶国家不至分崩，人民不至浮动。执事热诚救国，夙所倾心，尚祈向各方随时解释，尽心维持和议，终始不渝，力所能为，无不竭尽绵薄。自陕事复生波折，纯无日不隐为维护，但能成此一篑之功，庶可对我三秦父老。比正商同各方面设法转圜，决不忍袖手旁观，以负诸公之属望也。纯。敬。”四月，李述膺来南京，报告陕西乾县战事尚未停止。张瑞玑通电曰：“乾县停战，前已略言之矣，停战与否，必有

确证，非一人之言所能臆造也。一月以来，于右任自三原函电，总以乾县未停战为词，一则曰袭击，再则曰合围，三则曰全力攻击，如右任所言，则一月之内，乾县无日不在炮火中也。若乾县方面果有全力攻击之举，陕西八百万父老子弟，当共闻共见。瑞玑负监视之责，而不闻不见，或闻之见之，而隐忍不言，则瑞玑之罪，不容于死。夫此次陕西停战，亦时势所迫使然，非瑞玑之功；陕战既停，和会即开，亦时势所迫使然，非瑞玑之力。和会之不可停顿，全国人之心理也；和会之开，非特中国之利，亦陕西之利，抑亦靖国军之利也。瑞玑此次入关，一言一动，不曲求人谅，人亦不谅，故谘诹横生，不惜破坏大局，使乾县之战祸再生，沪上之和议再闭，箝瑞玑之口而唾骂之，而其心始快。不知停战与否，此何等事，岂能一手掩尽天下目乎？今和议行将告成，陕西问题随大局而解决有望矣，愿君勿轻听讹言，陕西幸甚。瑞玑。卅。"陕事久不决，北方代表全体辞职，政府允之。公以功败垂成，特电政府设法维持，俾将绝之和会，得以赓续进行，以救国难。

八月派王揖唐为和议总代表，公与鄂、赣、鲁、皖、吉各省督军联名赞成，唐绍仪拒绝王揖唐为总代表，政府电公疏通，公使往见唐以说弗成。十月，西南议组正式政府以备战，公电告政府请撤王揖唐为解，弗允。

九年六月，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同电中央曰："本日开政务会议，议决免去唐绍仪南北议和总代表职务，特派温宗尧为南北议和总代表，同人尊重沪会，无非希望促进和议，早日解决大局。惟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此间迭电声明，始终并未承认；而唐绍仪复经撤销总代表，所有唐、王私议之条件，不生效力。又军政府除唐继尧未解职外，唐绍仪始终未就职，孙文已于八年八月辞职，伍廷芳于本年三月卷款弃职，经于五月四日由国会宣布免

职，另行改选，是孙、唐、伍三人所有宣言及一切行动，均属无效，特此声明。春煊、荣廷，葆怿、宗尧。鱼。”七月安福党人称乱起兵，扰近畿，吴师长佩孚与战，克之。夺王揖唐总代表，褫职通缉。八月以公兼任和议全权总代表，辞不受命，并电政府，其略曰：“斡旋大局，本为素志，自南北停战以来，即以全力居中调停，卒因安福把持，无所成就。今者障碍悉除，复蒙主座厉以敦槃专责，自应本夙昔之主张，谋双方之接近。惟兹事体大，欲谋南北永久治安，必须各方共同商榷，纯只能从中宣传意旨，解释猜疑，一切结束办法，仍当随时请示，候命奉行，全权之责，实不敢负，庶免贻讥专擅，丛谤一身，为大局计，亦较利益。”军政府闻公为总代表，全部承认，并拟认可和会移宁。靳总理云鹏劝公就兼总代表职，公复电略谓，关于和议，纯自当竭力进行，俾统一早日告成，以期与民更始。惟纯历年以来，始终以调人资格，斡旋南北，身处局外，从旁转圜，调停自易致力。若亲处局中，实属多方窒碍，奉命为和议全权总代表，中央责以重任，反滋不便，希迅收回成命。且代表问题，纯以为与目下时局，尤无相当之必要，嗣后双方接洽之处，均可由纯直接电商，无俟多为转折，徒费手续。

安福党人败后，国会闭歇，鄂、赣、鲁、豫各督军电公，主张新旧国会同时解散，依旧约法选举第二届合法国会。西南军政府亦谓新国会为安福系之余孽，决无存在之必要，请中央明令取消。

公再辞总代表，并因病请假一月，政府复电允假，仍请公力疾维持和议事宜。

章太炎致李根源的信

章　太　炎

编者按：章太炎致李根源(字印泉)的信，主要谈1923年到1926年的国内政治情况。章、李都是当时政治活动的当事人，信中所述是研究历史和章太炎传记的原始资料。信件原为李氏所藏，今据传抄本付印。其中有一部分用原信校过，加"•"号。另一部分找不到原信，文字舛误，无从校正。按时间编排次序。括号中的年月和简注，均编者所加。

一

印泉我兄左右：

此次军府取消①，人情骇愕，大抵政客受欺所致。兄在今日犹是人材，闻避地来沪②，杜门谢客，乃至不审寓址所在。在仆非偏党人士，或不至避我如蛇蝎，暇时能一过乎？深所愿也。

十一月廿四日(1920年)

二

印泉我兄左右：

前日畅谈，多资启发。川中诸友何时可以见面？川局终以

---

① 1920年10月24日广东军政府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宣言撤销军政府。10月27日桂系军阀撤离广州，29日，陈炯明粤军进入广州。

② 《雪生年录》："余通电，偕西林(岑春煊)离广州，归上海，时十月二十四日也。"

熊、刘①辑睦为要。近致锦帆一电，望以密电拍发为荷。此间起居康胜。

十二月十日(1920年)

三

重庆熊锦帆先生鉴：蜀密并转副总司令甫臣、但军长②均鉴：

滇唐逃遁③，川滇解仇。近知粤中联省政府之议，亦将提向各省征求同意。窥其态度，仍是独裁，并谓省宪未成以前，军民兵官仍由联省政府任命。此乃阻遏省宪，破坏自治之端。夫各省军民兵官既由地方军民公推公认，虽省宪未成，不为正式；而临时职位，已有定型，又焉用他人任命，自取侮辱。反言之，省宪未成，则联省亦是假定；国宪未就，则政府何自产生？彼临时之联省政府首领是否亦待他人任命耶？贵省现既脱离南北漩涡，军民两长亟应早推。粤中提议，务须反抗，以免自诒伊戚。章炳麟。寒。

四

印泉我兄左右：

日来湘直战事，④舆论皆反对吴、萧，⑤而《中华新报》颇尚赞许，外间议论多谓政学系与研究系同趣，鄙意不愿老民党受此声名，兼吴、萧得志，若设第三政府，黄陂⑥实亦无望，彼仍以曹锟垄断大政

① 熊克武字锦帆，广东军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1920年11月31日通电解职，主张川省自治。刘湘字甫臣，曾任川军副总司令，是时，与熊联合驱逐滇、黔军出川，主张川省独立自治。下致熊克武等电，当即托李根源拍发的密电。

② 但懋辛字怒刚，川军第一军军长。

③ 1920年5月川军熊、刘各部联合发动对驻川滇、黔军战争，是年10月，滇、黔军退出川省。唐指唐继尧。

④ 1921年7月29日湘直战争爆发。

⑤ 吴佩孚、萧耀南。

⑥ 黎元洪，湖北黄陂县人。

耳，曹之狂悖恐更甚于袁、段也。一二政客仰攀不上，即研究系为彼谋主，恐尚有鸟尽弓藏之患，（研究系为段设法讨张勋，成后终被踢开，盖北方军阀本不与政党相容也。）而况馀子。此中是非利害，宜所审知。兄肝胆照人，不同哙等，惟望劝《新报》诸君，转移论调为荷。此问起居康胜。

八月廿三日（1921年）

五

觉生①又来，今日虽未必有寻仇之念，然兄门禁宜加慎。此上印泉我兄。

八月廿九晚（1921年）

六

印泉我兄左右：

前寄刘君蒙盖，想已收到。昨得信自黎公所来，欣然色喜。当今之世各以乡望论才，仆不任为王文成，而兄当庶几杨文襄也。闻敬舆②尚欲开统一会议。西林亦以和平为是，故力劝中山莫往广州③。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黄陂任期，终有满时。今所忧者，不在黄陂之去，而在当涂④之来。若统一在前，正于当涂有利。剜肉补疮，夫岂长策！且往日戡乱，讨督军团罪魁于前。今兹统一而后选举，仍复戴督军团罪魁于后。恐民党与西南首领不应无耻至是也。以愚论之，中山欲仍称大总统，诚不可行。而必欲其不返广州，惟在上海主张和议，则尤

① 居正字觉生。

② 张绍曾字敬舆，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3年1月9日通电西南各省主张和平统一。

③ 孙中山于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

④ 当涂指曹锟。时曹锟谋代黎元洪为总统。

为缪戾矣。夫西南团结则中央自安，在彼则有外患未靖之忧，在此则有养寇自重之具。较之统一，厥利为多。能于广州重设合议政府(护法戡乱事尚未了，不为无名)，而以各省之老成旧帅处之，上也。孙、岑分领两广，次也。如此则叛魁息心，守府势固矣。惟孙称总统，于事未可。然此但为中山自身利害计耳，于黄陂仍有益无损也。兄智略沈①，素有长算，必不为敷衍者所为得之，幸审处之。

廿一日(1923年1月)

七

印泉我兄左右：

寄书未数日，又得手示，粤局骤变②，实中山计划失所致之也。始仆劝中山还粤，勿居尊号，勿排滇桂军，能恢复军府制，与西林及各省旧帅分任总裁，此为最善。不然，则与西林分领粤、桂，各为省长可也。西林颇取第二策，而中山坚欲称尊。先命汉民往粤，而以大总统令任为省长③，又任魏邦平为讨贼军总司令，而以追击司令畀之客军。滇桂知其无诚意，于是魏囚而胡逐，其势遂倾矣。(许崇智再来亦必败。)此公左右皆□行小慧之徒，卒以自败，恐不可救也。然滇桂军长据广东，粤必日趋于乱。此时为黄陂计，于他省任其自治，于粤省任其自乱可也。必欲令其归于中央，则徒为他人驱除耳。兄智识优长。托孤寄命，在兄一人，于此宜加研究。

一月三十一日(1923年)

再有小事相属者：弟前被授勋一位，勋章已到，证书未来。据宓僧④来函云已交铨叙局，而局中至今未发，请代询之为荷。

① 疑有脱文。

② 1923年1月驻粤滇桂军杨希闵、沈鸿英等部发动驱逐陈炯明的战争，控制了广州，1月26日逮捕魏邦平，并将魏部缴械。

③ 1923年1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任命胡汉民兼任广东省长。

④ 饶汉祥字宓僧。《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云：1922年"八月二十九日授勋一位。"

八

印泉我兄左右:

腊底匆匆,快谈数刻。虽恨时间短促,而要务已应有尽有,为之欢喜者累日。中山此去,于大局有益无害。唯滇军万不可离粤,非徒扶持粤局,监视桂军,亦使南方增一劲旅;若遽归滇,则只能倔强于一隅耳。(曹派桂人潘乃德,皖人沈容光,直人谭鸿翰往粤运动滇军回滇。直系固当如此,但恐中山受其愚。此时若无滇军,粤省尚不可保,何论中山一人。兄当力劝滇军为南方树大势,勿徒以首丘为念。)直系联合各省督,请沈鸿英督粤。想主座断不为其所动。惟莠言狎至,恐一时难于应付。正色立朝,坚持勿下,惟兄为赞决之人焉。要之,此时黎、孙相倚,犹吴、蜀之联盟也。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此时幸而得之,断不可令其速倒。闻其偏袒许军①,与陈部②终存芥蒂,恐为桂军所乘。然此已无可劝谏。惟中央坚不任沈,兄能力留滇军,庶几不倒。若西南各省则以自治名义,不愿中山称号。中山天性褊狭,将来必有征服各省之志,然此时尚未能也。惟组安③所为颇难令人满意耳。

正欲作书,而川中乱事见报④。直系蚕食之心,至今不已。闻川代表言,但怒刚已取重庆,邓锡侯窜走永川,刘禹九⑤亦派兵迎击。速能剪扑,则东之杨森,北之刘存厚辈必无能为,然亦危矣。

学潮起后⑥,政府又下严令,唯此中宜有卷舒操纵。数年以来,

① 粤军许崇智部,1923年1月孙中山任许为粤军总司令。

② 粤军陈炯明部。

③ 谭延闿字组安。

④ 1923年2月川军刘存厚、邓锡侯、杨森等部与川军第三军刘成勋部、第一军但懋辛部混战。

⑤ 刘成勋字禹九。

⑥ 1923年北京各大专学校发起反对教育总长彭允彝请愿罢课运动。

学风败坏，害及民俗，教职员实任其咎。然少正卯鲁之闻人①，彭君长教育而痛抑之，事迹近于操切。虽然，当官而行，固宜有此。若黄陂位在元首，则不宜专与金壬为难。盖其人众言庞，而无赖党人又利用之，未尝不可为军阀用也。或传蔡孑民欲觊觎大位，黄陂闻大怒。此尤不情，腐儒司铎，忽作登天之梦，似不应妄诞至此。纵使有之，则事前必有运动，此刀分杀当涂之势，而实不能自存之，亦何害焉。兄聪明转达，于此宜劝黎公有所伸缩，若持之过严，遭使当涂匿笑耳。

通一② 想已到京。闻段派与直曹忽合忽离，对南人言，则云欲西南掎角，以覆直系，其言似买空卖空，而其心则不可问。望告通一慎于对付。

二月十九日(1923年)

九*

快邮代电 北京农商部李总长鉴：

闻政府将下令否认孙称大元帅③。此事徒挑衅隙，怨归当局，利归他人，速望设法打消。章炳麟。江。

(1923年3月3日)

一〇

印泉我兄左右：

闻内阁辞职之讯④。此事对付，当为合宜。惟闻保与小孙⑤计划密议倒黎事件，一方面仍与中山联络。中山为人卤莽轻听，果有

① 似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因反对彭而辞职，学生掀起"驱彭留蔡"运动。

② 曾道字通一，章太炎弟子。

③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于广州称大元帅。

④ 张绍曾内阁于1923年3月8日辞职，17日又复职。

⑤ 直系头子曹锟时住保定，人称保派。小孙指孙洪伊。

此议，亦未必不受其言。而内阁辞职通电中有“粤中僭名窃位”语，亦是以激中山之怒。言已出舌，驷马难追，不知敬舆何以矛盾若此？或其人本有心奉曹乎？不敢知也。大抵曹派果有异志，议员亦未必轻易选举，不过先以高凌霨代阁，转作摄行大政之举耳。此种事正宜及早抵制。如黄陂一时软弱，竟以高代总理，则大势去矣。杨文襄计除刘瑾，今所望者惟兄能抗希古人耳。因贵州马悦川(老同盟会不入支党①)来京，特属其带信面致。

三月十一日(1923年)

一一

印泉我兄左右：

阁员复职，闻又将下孙、沈命令②。敬舆患得患失，其情可知也。兄于此事主张有素，反对激切，以去就争，则适堕小孙派之计。委蛇迁就，任其自然，亦适快保洛之心。盘根错节之时，利器当如何施用？愚意力劝黎公坚不盖印，一也。以盛气阑散国务会议，二也。至由参陆处直降指挥，不用明令，此则取巧之术，斯为下矣。然逆料沈鸿英必不敢受，孙传芳亦未必满意，或能于中暗暗消灭，乃不得已之一策。然如敬舆辈俯仰依人者，自可为之，而非所望于兄也。此间兴居万福。

三月廿日(1923年)

一二

印泉我兄左右：

得复书知兄苦心。粤令下而竟无效，当赖滇军牵制，计则工

① 疑有舛误。

② 北京政府于1923年3月20日任命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

矣。而中山能否自安，尚不可定。盖中山不知以相忍为国，以均势图存，而令许军返粤，恐终有破裂之期，且看协和、子荫①辈能否乘机出奇耳。中央又欲任中山为兵工督办，派丁衡山赴粤接洽。光武置陇蜀于度外，孔明以大帝为藩援，仆与黎公言此久矣。而今终不免此一著。意者敬舆无识，妄一试之，未必果出黎公本怀，然亦为多事也。中山不受无是怪，亦无是虑也。而小孙辈托名中山代表，实为当涂腹心，乘此簸弄，则当冲者不在敬舆而在黎公。当今之势，黎公苟不能与中山推诚相见，即当忘于形骸之外；徒尔接洽，实有害无利也。

又闻最高问题，波浪未已，晓峰②辈只欲以制宪缓之。然制宪果成，选举问题仍即接踵而起，终非了局。愚意当以虚言鼓吹制宪，而实际则延长制宪，要使宪法成于十月十号以后。彼时依法，众院已满任期，虽胡乱开选，仍是非法选举，则南方必不承认。抵制当涂，惟此一策。兄能了此，依策行之。秘之密之。必当有益也。

目前所患者，吴氏武力统一之策，进行不衰，不得志于粤，未必足以挠其气也。彼知西南维首实在四川，故专心以征服四川为事。既得杨森为鹰犬，又得袁祖铭为形援，川中悉索敝赋，以保疆圉。杨森属挫，吴之志尚不了，则其必欲征服四川可知也。(闻温钦甫③在吴处，教以征服两广当然征服四川之策。温本西林亲信之人，何以忽有此语？或者传诸之误。否则其人自图富贵，不为南方计也。宜告西林驰函戒饬。)现但军虽尽力抵御，而万县终未恢复，吴又多遣北军以为杨森后劲。杨果败衄，北军原不敢深入。惟袁祖

① 李烈钧字协和。黄大伟字子荫。

② 金永炎字晓峰。

③ 温宗尧字钦甫。

铭正为蒉赓[1]所败，退入鄂。若入川则较北军为可虑。盖北军兵枝与川异而黔军兵枝与川同也。当滇军下梧州后，刘刚吾(如周[2]之子)即来沪侦查，而袁祖铭亦适向汉阳运械，因告以“粤事不足虑，黔事可虑”。其后蒉赓代表王九龄又来，语及黔事，仆云:“若遽兴师，则是为渊驱鱼。现在且与川、湘切实联络，黔亦不敢反复。”而时杨森军已发动。王云:“今不征黔，袁必与杨森并力。”再向川代表询之，语亦相同。然则蒉赓此举，未必不暂纾川祸；而扑灭袁氏则不能，最终仍得为渊驱鱼之效果。(蒉赓当时亦无可规劝，盖盛心期为帅，又欲驱吴学显出滇，胜负且不暇问。而对北则其零度耳。)川人颇欲湘中援助，时袁当未败。仆云:“宜量湘中所能行，而可收无功之功者，则以澧州军队直捣施鹤，断袁、杨相联之道为第一。”湘代表朱香谿亦主此议，密电与炎午[3]。而湘中气已消阻，惟欲以闭门自治，求得息肩，此议竟不能行也。蒉赓本但为自身权利计，黔被征服，则其志已满，亦不暇劳师远征。留此逋寇，增杨森之助力不少。袁既穷蹙，虽力劝其勿归北方，亦属无效。悦川、通一近皆在都，兄当与斟酌善法。如果袁未忘情于黔，则与蒉赓相持，亦无后患。但今日吾辈对于蒉赓似亦未可破面。因其毒螫虽深，而爪牙可用。西南全局本非一省一人所能支持，则亦不得不赖此毒物。如何斟酌尽善，望即启告。复书望稍示计划，勿以囫囵见报为幸。

四月一日(1923年)

---

① 唐继尧字蒉赓。

② 刘显世字如周，时任贵州省长。

③ 赵恒惕字炎午，时任湖南省长。

一三

印泉我兄左右:

旬日间致一长函，不见答复，岂以吾言为逆耳耶？吳扰西南，势已积极。近闻将与东方开衅，死生存亡，惟在此日。彼子玉者①犹昔之虎狼秦也。西南求一信陵、乐毅殊未可得，然苟有一二材桀，能力抗北军者，虽张献忠复生犹将与之。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东日，川中刘禹九、但怒刚并已辞职，是杨、刘②之势已成。怒刚意虽云保全实力，然损失必已不少。自五年曹锟辈入川以后，川中未尝全归北军，而今事竟如此！洛吳必二次迫胁政府，任刘、杨为四川督、长。焦头烂额，恐不得不待蒉聩。至于大局变化，则非今日所能定也。

四月十三日(1923年)

各省听其自治，广东听其自乱。

孙果称尊亦无害，当置度外。晓峰接洽统一是盲动，当制止。先裁兵，后统一是良策，当提倡。伪宪法会议当消灭。

一四

印泉我兄左右:

国变以来，南北消息梗阻。报载黎公声明辞职，出于逼迫。及事前任兄为署总理，晓峰署陆军总长③，想系事实。(眞日弟有密电致黎公，属宓偕兄译转，即是此意，想不能到。)果如此，速应将明令

① 吳佩孚字子玉。

② 杨森、刘存厚。

③ 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为直系胁迫离北京赴天津，直系内务总长高凌霨宣布摄行总统职权。黎于天津租界通电声明谓辞职电系遭胁迫，非出己意。黎元洪于天津咨行国会任命李根源暂署国务总理，金永炎代陆军总长。

铜版印出，以绝人疑。号令未绝，玺印虽去而可重铸也。此时务与段张切实携手，始不为张空拳以拒敌。惟国会似不能设于租界。有时亟迫，须以大元帅令行之，（参谋部总长须设一员，以便承大元帅命令。或由总理兼任亦可。）以免违法之嫌。时在戡乱，大元帅自可实现也。此间拒绝曹、高，并无他法，唯力言民六国会议员多已解职，故现式国会为非法，不得制宪，不得选举。张内阁由非法国会产出，不得摄政。以此二事，堵截末流，庶乎有济。唯民八议员亦多反对黎公者。此种论调，视之不必认真。果有恢复之力，则人心自允耳。西南各省，弟于寒日通电，近尚未得复电。盖粤乱于陈，川乱于杨，皆有急图自保之势，未遑远顾。湘中以排货自寻烦恼，滇中则未悉个中真相，一时皆未能发之。且看黎公与段果能切实携手，则西南自当奋起也。临颖悲哽。萧海琳顿首。晓峰，宓僧兄均此。

十七日（1923年6月）

再者，如果无法再起，唯有复仇以泄愤。议员自爱者少，苟且者多，曹每人赠五百，此须以千元作出京程仪。黎公果以三十万金作三百人程仪，则去者三分过一，选举不能成矣。但黎公向来撙节，兄当以大恨激发之耳。海琳又白。

一五*

大总统①钧鉴：

国变以来，消息阻梗，得《京津泰晤士报》传出命令（李署总理，金代陆军，撤巡阅使等令），觉我公今日举动，光明磊落，视六年远胜。但今亦不敢多陈办法，惟有两条而已：一，公果愿成事者，当与段氏切实携手，外借奉天之力，远借西南之声，持之数旬，必当有

① 此致黎元洪函，当是抄寄李根源的副本。

济。国会既不能开于租界，应筹一巨款，饯送至沪，大约以三百人为数，一人千元，不过三十万。如此国会虽不在津，而京城必不足三分之二也。二，如谓必不成者，亦当以复仇为念，段、张等任其自行，而饯送议员仍须切实行之。昔六年护法之役，议员初到南方者不满百人，其后有人决意向段复仇，为议员送车船票，于是行者三百余人。今曹、冯之当仇，甚于往日之段派也。公岂得不发愤为雄耶？二策随公决行。

六月十七日（1923年）

一六

印泉我兄左右：

寰澄①来，接诵手书（前属南公密致一函，想已达）。不遇盘根错节，何以识君利器。目前黄陂对于芝泉②能否切实提携，似闻浙卢③议论，尚于黄陂有所不满。即少川④一被提咨，彼尚颇有间言，吾辈亦与少川相类也。此何故耶？此时决在讨贼，即不能出师征伐，亦当使数省表示反对（今见反对之电当只四川一省）。若非眞得芝泉之心，又安能使浙、奉一致哉？议员在津者，闻已达二百人，上海国会议员通讯处数电请其前来。闻黄陂亦已筹得资斧，而竟不见一人南下，望有以慰导之。西南数省，孙、陈不调，最为大碍。昨者联电殷劝息兵，陈终觉孙无诚意。观现在实情，似孙已穷蹙求和，而陈必灭此朝食。精卫⑤来沪表示中山欲离广东之意。如果属实，不可谓非中山之觉悟也。黄赓终是好事者，兄此时虽不愿与

① 俞凤韶字寰澄，众议院议员。
② 段祺瑞字芝泉。
③ 浙江督军卢永祥字子嘉。
④ 唐绍仪字少川。
⑤ 汪兆铭字精卫。

通信，而黄陂当与一书，彼亦必无抗拒也。馀事属烈武[1]兄代达。此间贤劳不尽。

六月二十四日(1923年)

一七*

印泉我兄左右：

烈武赴津曾托带致一函，想已察阅。孝方、行严[2]来，得黎公手书，并知近状。议员不亟于南下，则不能震动人心，而西南未必遽有表示，故前书以资遣议员为亟。最近与少川、西林商议，并望黎公亲自莅沪。盖欲发愤为雄，必当奋身前进。如欲他人劳苦奔走于前，而已但端拱指挥于后，在今日不能得此好运也。弟再四思惟，无以易唐、岑二君之说。黎公果来，则议员惟马首是瞻，而西南之气自壮矣。顷上黎公一书，仍进缓急二策。急策黎公先行，议员随至。缓策议员先行，黎公随至。盖恐怀安既久，一时重于迁居，故姑为二策以备采耳，究竟黎公先行为上策。兄胆智过人，能回主意，愿决以上策劝之。轻装渡海，事本非难。到此亦不必具元首威仪，但以平人资格与士人想见，诚信自孚，响震亦易。津方接洽，别委专员，皆非难行之事也。晓峰，宓僧，达斋[3]诸兄均此。

六月二十七日(1923年)

一八*

大总统[4]钧鉴：

覃、章两使来，得诵手书，并问尊恙，艰危之际，虽棉薄敢不努力。谨陈缓亟二策，唯公择行。

① 柏文蔚字烈武。
② 覃寿坤字孝方，曾任河南教育厅厅长。章士钊字行严。
③ 韩玉辰字达斋，曾任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
④ 此致黎元洪函，是抄寄李根源的副本。

亟策：公当自行临沪。盖天津既非久居之地，公在津而设政府于沪，亦无人敢任者。夫欲发愤为雄，则当奋身先进。议员南下，唯公马首是瞻。西南表示，亦唯公马首是瞻。此最上策也。连日与少川、西林商议，皆同此策。少川谓公到沪亦不必具元首威仪，但以平人资格与社会相见。诚恳既孚，解决自易。炳麟屡经考虑，殆无以易斯言。公能采行斯策，但当决计进行，保无危险。至津方与段氏商议之事，付之二盦[1]可也。

缓策：议员先行，公次南下。盖西南各省虽号自治，然皆反对直系，敌忾之心一也。乃自政变以来，惟四川略有数言，亦只与炳麟之私电耳。其余或不审原委，或未察物情，不能轻易宣示。炳麟对此，数有函电陈述，亦恐交通梗阻。然与其动人以言，终不如动人以事。故望公与议会诸君，速商南下之策。公果南下，则人心震动。不然，即先资遣议员有一二百人到沪，发一宣言，则响震所及，人情自应；然后我公随而南下，不患西南无所表示矣。

再西南首领与公久疏，斯时宜发手书告难（电既难达，不如改用快函，或由津寄，或由沪寄），以切实诚恳之辞行之，勿徒作书启笔墨。此虽以言感动，较之总不通邮者则胜之远矣。尤望将空白手署信笺掷寄数纸，副以馀笺数十纸，有时急遽，此间径用署笺，承旨作书，亦一便利之法。

再少川前上一书，欲公注意外交。盖此时人情助顺与此而不与彼故也。然所荐顾、颜、王[2]等度未肯为公用，必不得已，或于数人外，择取一人，派署外交；或资望稍轻，但任为次长，而令代理部事，亦略备胥附奔走之用。他部可暂阙，此为不可阙者。

再护法以来，有功者多蒙甄录，惟只及上级人员，而于下级多

---

① 陈宦字二盦。

② 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

未及。此时更宜加以鼓舞。(上级中亦有酬功未副者,仍望更加甄叙。)望发下总理、陆长署名之空白命令,指授校官、尉官者一二十纸,随功填注,仍随时报告。此等人虽无大用,而膏泽所及,亦可任以驰驱,终非无补。

以上亟策一件,缓策五件,望鉴核施行。恐函中散叙,一览难了,复提要于左:

亟策:公先南下,议员随至。

缓策:(1) 速资送议员一二百人南下,公随后至。

(2) 手书向西南首领告难:粤孙、陈,滇唐,川熊、刘,湘赵,黔刘。李烈钧、黄大伟,公所最亲,亦宜与以一函。

(3) 任外交部长官,或总、或次。

(4) 发下署名信笺数纸,副以馀笺数十纸。

(5) 发下总理、陆长署名之空白命令,指授中下级军官。(此间发后仍报告政府。)

六月二十七日(1923年)

一九*

密书想已达,数日筹商,仍请我公速行到沪。

(1) 国会议员譬如魂魄,公譬如躯干,有魂魄无躯干,则失所凭依,终于散尽。此不能不来者一。

(2) 三百议员到沪,未能过半。今欲望其过半,非公自来不可。不然,议决之案,无人执行,彼亦无味,非仍被贼人诱去,则必别图建设以召紊乱。此不能不来者二。

(3) 外人仍认公为总统,到沪则可截留关余、盐余。即不能截留,亦可使之搁住不发,以绝贼人命脉。公若不来,他人无此力量也。此不能不来者三。

(4) 各派对公,容有同异,然商人则最信公,不来则欢忱不接。此不能不来者四。

以上四因,皆最切要之言,来时有元首之资格,而不必具元首之威仪则更善。知名叩①。

(1923年6月)

二〇*

大总统②钧鉴:

屡书催请南下,闻计划已定,而行期犹滞。据某议员口说,谓待各界及卢永祥欢迎。如果实有此议,可谓自绝于人。夫今日人情,一致抗拒曹逆,则间接即归向我公,何待其来电欢迎?天与人归之说,自上古尧舜外,后世固无此事,但问大势何如,则便当决策耳。卢永祥去岁尚反对我公复职,今以芝泉协力,遂有欢迎议员之电,已为难能可贵。如必责以尽欢竭忠,则在彼有所难言,而在此为之失机矣。炳麟以为今日之事,我公非徒为一身雪耻,亦当为全国负责。夫共管之声所以甚嚣尘上者,固由曹逆罪恶贯盈,亦因中枢无人主宰。且津站英领被拒情事,亦激怒各国之一因。而原其始意,实为以好意欢迎我公。公忍以一人之故,致全国沦胥乎?公能急行南下,暂设内阁于沪。(常会未开先可派署,待开会后可组正式内阁。)外人有所凭附,则共管庶几可寝。不然曹固为天下罪人,而我公不出任事,坐致沦胥,恐亦难逃责备。人情毁誉之变,易如旋规。今日之爱公者,他日安知不丛谤集怨于公。至关余、盐余之不为我用,又其小小者矣。

风闻曹党自知势去,欲诱公入都以吸议员。昨冀赓来电,即有

① 此致黎元洪函,是抄致李根源的副本。原无月日,当在前函后不久。

② 此致黎元洪函,当是七月八日抄致李根源的副本。

"请黄陂回京"语。此盖曹党自不能言，而借莫赓之口以转圜。逆知云南去京甚远，不悉内情，可以欺而玩也。(此事似吴景濂、张瑞萱[1]为之。炳麟已复电力戒其堕曹党术中。)公果入都，则议员随返，十月十号之大选，曹逆可以安坐而得之。计我公必不受其播弄。然因是犹豫，遂使南行之期，迁延无日，则曹虽失利，而我公亦不能不为全国负咎也。总之，我公已为历史人物，不可以富贵自了。我公当为负责主任，不得以安肆自偷。发装急下，今正其期。迟则时机渐去，热心化冷，再欲挽回，亦无望矣。炳麟上此一书，即欢迎我公之哀的美敦书也。

七月七日(1923年)

二一

印泉我兄左右:

钟伯毅来，带致手书，敬悉一是。黎公此时为负责之人，速行南下，则议员随者自多，所谓蚁慕羊肉也。若不能然，即拆台，亦未可保其必成，而况其他。来书谓黄陂不必具元首威仪，不可去元首名号，斯言固是。昨据行严述卢子嘉意，则谓："黄陂南来，亦不反对，但不可以总统命令加人。一则无以处中山，二则无以处西南各省，"云云。两者似相背驰，其实易于解决。

黄陂之为大总统，外交承认之，国会承认之，南下后无论如何自处，而终不能损其名义。鄙意南下到沪(浙江不可往)，速组署阁，命令但及于中央(如设局所给勋章授军官等)，不必及于各省，则西南与浙皆无所碍。讨贼之事，可用函电商榷，亦于大事无损。(今日国威堕落，纵使西南及浙一致受命，然亦不宜实行，反不如函电相商为有效。)如是则卢所虑第二层无碍也。

---

(1) 吴景濂众议院议长，张瑞萱众议院议员。

中山称大元帅，仍与大总统不能两立。然吾国约法，但有大总统统率陆海军，不云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大元帅本非法定职名，亦非大总统之兼职。孙称大元帅犹过去之大将军及联军总司令云尔。此为大总统，彼为大元帅，名义原无冲突。如是则卢所处第一层亦无碍也。

如黎公必欲得卢欢迎之电与西南承认之电而后南下，则势必不成，而为因循坐误。盖西南自去岁以来，并无明言承认。卢则于黄陂复职时，且尝反对。今以合肥协力，始肯欢迎议员。必责以尽欢竭忠，则在彼有所难言，而在此转为坐误矣。今日抚接外藩，惟有"忠恕"二字，可以融洽，不责人所不能言，不强人所不肯任，则大事可成而乱机自息。安可故生枝节也。当机立断，接淅而行，在黄陂原无损于望实，而议员则有所附丽，外交则有所依归，于以龛乱宁人，足有余裕。奈何于仓皇失据之时，尚欲装腔作势耶？仆已再函力劝黄陂。兄智略学问之人也，当知几者动之微，需者事之贼，体任自然则兴，龌龊苛礼则败，望与二禽、晓峰、宓僧力赞其行。至卢氏所短之点，尚望力恳合肥向卢解释也。

七月八日（1923年）

二二

大总统① 钧鉴：

知公决意南行，而尚问行止于金永炎。金复书又以卢未切实欢迎，孙派意见未融为词。此过于求全之意，乃使人坐失事机者也。卢本老实军官，意中甚望公来，而心又畏中山派之反对，是以不能切实表示。此但当视其情，不当据其口也。中山派人在沪者，不过精卫与一二宵小，心虽不欲公来，而不能形之于事实。挺身而

① 此致黎元洪函，当是七月廿九日抄致李根源的副本。

出，何忧乎中山，何求乎卢永祥。凡人不能决断者，即不任为行政长官。金以陆军总长而胆怯如此，若信其言，必误大事。章炳麟启。

七月廿五日(1923年)

二三

印泉我兄左右:

二十三日以后知黄陂欲行中止。盖由奢望过深，求卢欢迎而不得其决定表示，以是狐疑。此大误也。二十五日即付刘次长①一书，(近卢亦极表示好意，精卫亦不敢极端反对矣，盖空气感化使然。)仍劝黄陂决计。今日又接手书具悉种切。鄙人以为凡事须带三分朕气，方能进行。若专求圆满，此事之必不可得者也。以此个人意见，亦有两端：若黄陂能南下，政府能组织，则鄙人于中山亦当敷衍。若此计无望，吾今亦不论大局，祈顾南方根本，非设法打倒中山，不算好汉。(彼对湖南举动，与曹锟亦岂有异。不除此人，则西南不安。)盖为大局计则有牵挂，为西南计则无牵挂。究竟如何？待津方确信而决耳。萧海琳顿首。

七月二十九日(1923年)

再联省会议案卢亦极端赞成。鄙人因孙对湖南无状，特将此事按住。少川亦以孙不可信为言。各方见进行无望，故对黄陂南下之事渐归一致，所谓穷而思返也。

二四

快邮代电　天津大总统钧鉴：李总理鉴：

江浙间风云日急。战事迟速，虽未可定，卢永祥、何丰林②先

① 刘治洲字定五，时任农商部次长。

② 何丰林时任淞沪护军使。

已张皇。卢既欢迎国会，不敢欢迎主座，而战祸仍不可免，反失奉令讨伐之名义，似不必再与商量。目下死中求活，惟有密商奉张，迁政府于吉林、长春等处，并将驻沪议员招致。虽偏在东隅，而正朔不绝。国人知有禀承，张亦易以大义号召。炳麟夙夜筹思，唯有此策。此策不行，上海一败，议员中志向不坚者，依旧北归，虽欲破坏曹氏选举，亦不可得已。迫切陈词，伏希采择。佳。

(1923年8月9日)

二五

印泉我兄左右：

江浙间风云日急，卢辈未战先惶。战事迟速虽不可定，以愚度之，王承斌① 军果南下，必非卢所能当。盖军队驻沪、杭繁华之地，已历八年，逍遥河上，精锐之气日销；虽多蓄子弹，而从未认真操练。至海军则本系买收，并无固志，彼且解其炮栓以为控制，则不能用命可知也。卢既欢迎国会，而终不肯欢迎总统，不知国会在此，即是目标，原无解于战祸；总统不在，则讨伐令不能发出，而已转失去一种名义。此其愚不可及者也。然事势穷极，或当翻然惊悟，不知其计已晚，如前代张魏公自无胜算，乃欲天子莅军，亦无益矣。上海组织政府，本是燕巢幕上之策。今既难以固守，此念即当一刀截断。然死中求活，岂无长策。愚意当密商奉张，迁政府于吉林、长春等处，去后即将驻沪议员招致。虽偏在一隅，而正朔未绝，国人有所禀承，雨亭亦易以名义号召。鄙人夙夜筹思，惟有此策。若不能行，上海一败，议员之志向不坚者，依旧北归，虽欲破坏曹氏选举，亦不可得已。除电呈主座外，特作此函，望兄决策。段系中惟二盦尚可与语，其余思想或异，必以雨亭狼子野心为言，听之则

① 王承斌时任直隶省长。

事败矣。萧海琳顿首。

八月九日夜(1923年)

二六

达斋① 我兄左右:

得二盦九日来书称"黄陂到沪后，能屈一己以伸天下则幸甚，恳委婉忠告",等语,此论似迁就浙卢,其实仍恐未搔着痛痒。鄙意终不如东行为稳。兄宜速赴津寓为要。再者鄂事实有可为，其中实际,仆所深悉。近日奔走者甚多,但苦无经费著手，办法亦不须多。兄到津后,务望乞得五千元至万元之数前来,略一飞洒，所费小而成功大。若俟川局定后再行设法,则无及也。

八月十五日(1923年)

二七

印泉我兄左右:

前由快邮递上一电一书,大旨以浙江难恃，宁迁东三省为安，想已察悉。顷得二盦来书称"黄陂决意南来,当屈一己,以伸天下"等语。所谓"屈一己"者，即对于浙卢不用命令也。达斋前倡联省委员会说,意即在此。然黄陂对各省不难降意以就平等之列,而中山则唯欲自为首领。汪精卫曾宣言:"中山可与浙、奉首领平等,不可与西南首领平等。"是其意仍欲专制西南，自为元首。近观其对湘事，即可概见。黄陂屈一己以伸天下可也，屈一己以伸中山可乎？此二盦所未论也。鄙意终以浙江难恃，中山妄诞从中挑拨。愿黄陂且就东三省建设行在,号召议员。达斋则谓沪上常会将开，黄陂不来,恐惹起弹劾等事。此亦一可虑处,故仍愿黄陂先枉道赴

① 此致韩玉辰函,当是八月十六日抄致李根源的副本。

沪，再拟他迁。二者之间，惟善处者斟酌耳。鄙意视今之时局，东北亦无一定胜算，惟较东南为安。若眞正干淨土，终在西南。中山扰乱自治，粤人已欲食其肉，而湘省次又当冲。欲安西南，非去中山不可。鄂事亦有可为，所苦黄陂不晓耳。得万金奔走，可以有效。此是根本之说，非纵横之计也。萧海琳顿首。

八月十六日(1923年)

二八

达斋① 我兄左右：

季鸾② 出示手书，鄙意解决时局，终资一战。而合肥一派，若不愿此，既恶奉天得志，亦不欲西南获胜，缘其自乏兵力，惧他日不可节制耳。故鄙意终劝黄陂东行，据奉天安全之势，以行号令，是上策也。晓峰于此则甚不谓然。此间议论，亦认沪上无主，则议员转复屈而归曹。于是主张黄陂南来，义亦允合。然浙卢斤斤自守，终不可恃。鄙意如果来沪，则奉张讨逆之令，当然宣布，而掎角之势则在西南，不在浙也。除湘、川、粤未认政府外，云、贵本已承认。粤中林虎、黄大伟两军，林曾受护军使，黄亦受将军名号。今蒉赓大师援川已达綦江③，志在与川军同下武汉。(虽未必果成，施、宜可图也。)林、黄二军克漳州④，所得军实不少。黄亦本有出江西之志者也。今当以唐继尧为西路讨逆总司令，刘显世副之；林虎为东路讨逆总司令，黄大伟副之；始有出师长江之望，而政府不为

① 此致韩玉辰函，当是8月29日抄寄李根源的副本。

② 即张季鸾。

③ 1923年6月下旬，川军各部相互混战，云南唐继尧助熊克武、刘成勋部攻占重庆。

④ 1923年8月8日陈炯明所部林虎军队攻占漳州。黄大伟原受孙中山任命为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1923年5月孙中山因其与陈炯明暗通，下令通缉。黄遂降陈。

空谈矣。(熊在川中虽受中山任命,然既与唐一致,则不纯属中山。俟唐受任命以后,再商熊可也。)若无此计划,则不如东行之为安也。

联省委员会,本非难成,惟因中山作梗,以致挫折。黄陂来后,宜视可否而行之。

手书所谓政府问题者,不知何指?合肥果欲自为元首,恐断断无法选出;若为总理,以阁摄政,则彼又不肯受命也。若其派下人材,除二盦以外,恐无人堪为阁员者。(段派人材除以金钱动人外,别无长策,亦可知其无局干也。)况政府设在南方,腐败之徒,决难满人期望,非如北京秽土,可以随便任用也。印泉、少川人望尚足。印所以让少者,只恐西南反对耳。目下中山亦不必与商,而冀赓终须抚接。不知印泉能消除芥蒂,使彼释然以否?少川之才,不及印泉远甚。兼戡乱须兵,而少川于西南军人,绝无来往;其中人材实力,亦所不知。唯四处无怨,足以坐镇雅俗,是其优点。除此两人以外,实无堪处总理之任者。(常会未必能开,缘民八、民六必有大争也。印泉本署总理,即欲任命少川,恐亦非派署不可。若待常会同意,必无此事。)印泉既惧于人言,而少川复怯于任事,此为难处耳。若鄙人处此,则毅然不复推辞,且于草昧经纶,亦自谓略有把握矣。万事无必成必胜之势,惟看到七分,便应决计。西南诸将,除中山一人以外,融洽亦非难事也。此问起居。

八月廿六日(1923年)

二九

印泉我兄左右:

得手书(行严出示刘君书亦悉),悉浙中军人惰弛,卢不得已而立公约。所患者不在卢之过怯,而在其自露弱点,或为敌人所乘

耳。然连日所接上游各电，似重庆业已收复，或云锦帆所部第一军，或云周西成黔军，则未可定。要由滇军已过綦江，杨、袁等四面受敌，故败衄如是之速也。川中战争半岁，民力已伤，必不能容滇军坐食，而锦帆与禹九亦不容一省两头。事定之日，则川滇军必进规鄂西，既以弭内争，亦以靖逋寇，殆所必行。夫如是则上游牵敌而下游亦得少纾。子嘉庸人或当有庸福也。浙沪得安，政府南迁，自无他虑。

然鄙人以为公府内阁非专对付外交，亦借此得发讨逆命令，实行作战耳。窃料黄陂南下，内阁已设，则奉张讨逆之令，当即宣布。非止此而已。东北西南实相呼应，苟西南不起，则东北亦未敢进行。锦帆尚未承认中央，讨逆令可下与否，尚待商榷。而冀赓、如周业已承认，则命为正副可也。又自粤军得漳州后，势已延及东南。林隐青、黄子荫①皆曾受中央任命之人，且其志墨②亦颇远大，而皆曾到江西，(黄本孙之爱将，今为孙所嫉，不得已而归陈。其人战术精通，果为新出之将材。若协和则已颓丧矣。)亦命为正副可也。此种命令下后，必有实效。然后政府南迁为不虚此行。无论少川与兄谁为总理，因吾辈之建议，当必能行之，但恐段家或有犹豫耳。卢既不竞，而又患他人先我着鞭，则是使政府为第二宋高宗也。此种紧要条件，务须与彼切实商妥(亦须速决，若磋商延久则反误行期)，方可成行，不然行亦何益。颇闻公府已有枢密会议，未知其欲分内阁之权耶，否耶？鄙人所患正在同言讨曹而实同床异梦。若讨逆诸令不受牵制，此则为天之福。鄙人虽效力中央，亦所乐为。若因忌嫉而起牵制，鄙人亦决意避去中央，但为西南诸

① 林虎字隐青，黄大伟字子荫。

② 疑有舛误。

军马弁，或犹有铅刀一割之用尔。此颂起居安福。萧海琳顿首。

八月廿九日(1923年)

三〇

印泉我兄左右:

承示宓僧欲以卖文为业，文例属鄙人署名。敬诺。原稿略有改窜,附上。此颂日祺。

十二月五日夜(1923年)

三一

印泉老弟①左右:

得黄陂十二月卅一日来函②,称“筹划出洋事人报告云，须由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取得护照,方可旅行。愚意此种办法,恐惹起国人发生法律问题,嘱其另想变通手续。”向来由日至欧美各国，从无外交部照会公使取得护照之事,恐黄陂左右，欲其速回天津，故作欺语,以阻其西行耳。老弟如愿黄陂西行,当函告以实状，吾二人同具名可也。再黄陂来函仍是亲笔手书，弟前云须荐一秘书前往,亦是要事。此颂侍安不一。

一月十二日(1924年)

三二

印泉老弟左右:

前承道及滇中白夷语音与福建有相似者。始疑地壤远隔，断无相通之理。后检《华阳国志》南中志称“永昌有闽濮之种。”书中

① 《雪生年录》云:“太炎先生与余缔金兰交，视余如弟。”从此函起,各函均称“老弟”是李章结拜之后的称呼。

② 1923年11月8日黎元洪由沪赴日本,此函当为黎在日本致章太炎者。

"闽濮"字凡三见。乃知闽濮、闽越，本自同源，宜其与福建语音相似。惜乎师荔扉未考出耳。检出甚快，书以报君。此问起居康胜。

一月十八日(1924年)

三三

顷段党中有人甚窘，黄漳浦字画，拟抵三百元。其画确否难知，其字则确是眞迹。弟要否？如不要仍还付其人可也。此致印泉老弟大鉴。

一月三十日(1924年)

三四*

印泉吾弟左右：

得手书并太律一部，容俟研究题字，三件已盖印。此颂起居康胜。

前书秦量后一纸，当时记为潍县陈氏物。归检陈书，笔迹相似，而亦颇不类，因改作是跋云。

坚刚之性，克强所有，以付印泉，期于不负。章炳麟题①。

吕浩生名祖绶，江苏武进人，前在日本士官毕业。辛亥倡义，亦曾赞助程、庄军事。后客山西閻处，数年不得意归。与君同学，欲得一见道故，想尚能知其生平也。此颂印泉老弟刻祉。

三月廿三日(1924年)

癸亥政变纪略序②

民国兴，十有二年，为总统者若眞若伪凡五。其一以忧悸死，其二被迫以去。项城自作不靖，西南致讨而大命踣，固无瞢焉。徐氏起不以正，悖而得之，悖而失之，亦宜。独黄陂首义武昌，行事顺

① 此二十字，下有篆文，同，今略。

② 刘楚湘著：《癸亥政变纪略》，于1924年出版。章序署有"甲子初春章炳麟"。

则两居极位，未尝有所陵犯于人，亦两被逐。古所谓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乃若是其无验耶？承平者尚文，处乱者任武。无中坚爪牙之力，而倔居于骄将乱卒之上，虽唐尧不能终日安也。当北贼黜其大酋徐世昌也，余闻黄陂将再起，从上海密致二书，说以杜门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时之变。言不见从，固知其败也。黄陂既就职，又告以西南数省不禀号令，犹孙、刘在建安然，其实则外援也。愼毋日言统一，以自召侮。斯说虽见听，仅支一年，而终不可疗矣。信乎部曲既散，则不可以为乱世之元也。虽然，西南亦不能无过焉。当黄陂退处上海，其地犹弹丸，虽置政府，非有东晋、南宋之势。然密受成言，期于致果者，犹有数部。是故置政府者非以规利，其实为西南分忧。西南诸省，独云南最远，始闻政变，不能无疑沮，及为之释言，交以信使，则豁然无异辞。其他多为挢虔者所制，论议噂沓，不肯决策。政府亦卒不就。由是强贼恣睢，无所惮惎，而西南被其兵，全蜀沦陷。其余皆臬兀不能自保。一言之间，至于丧其邦，斯谁之咎欤？谋国，大事也，异于家人生产，然今人多易言之。黄陂既不戒于前，而西南又轻侥少算，以自取祸。若是者，人谋之不善也，非天道也。国会议员云南刘楚湘为《癸亥政变纪略》，盖道其实也。章炳麟。

三五*

印泉吾弟左右：

蔚丹墓事①，昨据季平来书称，茔外地域乃一鲁姓所有，共十

① 《雪生年录》："十三年甲子上巳日，偕太炎先生祭烈士邹蔚丹冢。群议兴修，举余与刘季平董其事。次岁工始竣。《表》、《志》太炎撰，《表》右任书，《志铭》余书。文曰：'邹君讳容，字蔚丹，四川巴人。以著书称《革命军》，为清廷所讼，与炳麟同囚于上海。岁馀瘐死，年二十一，时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上海刘三，葬之华泾。民国赠大将军。'"案：刘季平即刘三。右任即于右任。

亩，愿以三千元卖归我处，零卖则不肯。溥泉[1]往与交涉，鲁终言“前来者皆是大官，必有钱。”观其语气，乡人见谒墓者众，因而心热，似有敲竹杠意。至陈镜泉子(钝)又始终不肯迁移。愚意三千元一时难致，地亦无从买取，则陈墓亦不能迁。惟有速将捐款收齐，为蔚丹墓作修理费耳。大抵立一五尺碣，连运费不过四、五百元，筑篱亦须一、二百元，堆土种树亦须一、二百元，似此得八、九百元，已足集事。惟陈墓更无处置之法，以其生时亦与民党有关，姑且圈入篱内，作蔚丹陪享人亦可。陈子书附去，其云愿出千金者乃欺人语，不可信。得书后望告知铁桥，速将捐款收齐为要。

四月十八日(1924年)

三六*

印泉老弟足下：

胡鹰初由津到沪，言及黄陂寓中之事。乃知人不能为黄陂谋者，自有其因，可胜慨歎。然吾于此犹致拳拳，盖感愤之气驱之也。吳中老友祝心渊年衰家贫，无可为力。阴历五月下旬，为其生日，特作一联祝之。因忘其驻址，将联寄至弟处，望饬转送为幸。此颂侍祉。

□日(1924年)

三七*

印泉老弟鉴：

蔚丹墓表增损旧传为之，将稿寄上。望遣人画格，录写一次，再付书丹为幸。此问起居康胜。

四月廿一日(1924年)

---

[1] 张继字溥泉。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家家自谓握灵蛇之珠，人人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一纲以该之，顿八络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娴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夙，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

三八

印泉老弟左右：

时势沈郁，而弟自放于萧间之地，先我著鞭，既为慕往，又时以不接言笑为怅也。

溥泉归自粤中，为蔚丹修墓募款，所得凡八百元，馀并书券未获。然即此八百元者，为立碑已足。弟在苏多与碑师相识，望将原文拟成尺寸大小，即付右任，写毕刻运华泾竖立。此一心事，大约可了。

吕浩生穷途无措，近来一书，言前由弟处借到十元，今欲再借十元。原书寄上。兄观浩生为亦有骨气。阎百川① 欲羁致之，而终不就。然亦坐是益窘。乃欲干求南通②，殊难得其青眼，孤介之士，安能与大腹贾作缘，亦其错认道路也。弟匀以十元，当亦容易。惟此后终难安顿。

迩日在苏，作何排遣？苏中士大夫有无可与谈者？摊头旧书，有无可观者？此候侍祉，即希审察。

七月廿四日（1924年）

---

① 阎锡山字百川，时任山西省督办兼省长。

② 似指张謇。

三九*

印泉老弟如见:

得信。邹墓费连刻连运需七百九十元,其间陈墓碑① 一项尚须除去(其子肯出费),则只七百五十元也。溥泉在粤所得凡毫洋八百元,合大洋六百余元。更有老弟所捐及寰澄所捐百二十元,溥泉自认捐一百元,合八百二十元。此事尽可举办(铁桥已赴粤矣)。此外修墓最为紧要。如需五百元,待中山、汝为② 捐款收到,即可举办(中山毫洋五百,汝为毫洋四百,约亦合大洋七百元弱)。墓志如可兼营甚善。不然,不如修墓及立四隅水泥柱也。刻已将墓表界格付右任,但捐款人名未定。今所有者章炳麟,李根源,张继,俞寰澄,刘震寰(将来有孙文、许崇智)及广东省公署也。此问起居康胜。

七月三十日(1924年)

四〇

印泉老弟如见:

适得尊夫人来书,挈内人为苏游。现苦姙身,行履不便,以是未能如志。月期正在阴历八月,故贱躯亦不能骤离也。中秋以后,当可如愿。所属书已就,蔚丹墓表题额亦成。统交尊寓转寄。墓表全文已付右任矣。此颂侍祉。

八月一号(1924年)

---

① 似4月18日函所言陈镜泉墓。

② 许崇智字汝为。

四一*

印泉老弟足下：

观潘国纲庚日辞职电，确系受贿无疑，而浙中政客奸商，则其过付者也。（褚慧僧①后潘一日行，必有事故。）昨所言潘果退后，郝、伍②两君，必应自相推择，暂时维系。纵不敢当，亦当别推他人，必不可相牵而去。接事后于政客奸商及部下军官有受贿行贿嫌疑者，即立决数人，则人心自振。望速函示郝、伍为要。

十月九日（1924年）

四二*

印泉老弟左右：

潘之辞职，实有贿赂。接以杜持，亦非可恃之人。此情弟已知之。杜原籍青田，与夏超为亲同乡，其中更有可疑也。现望明告郝、伍两旅长，杜果明电反对孙传芳、夏超、周凤岐等（反对曹、吴尚不算数），即与维持。如其不肯，则有异心可知，不得不取而代之。郝、伍以潘为旧长官，情谊素深，故当时不肯反颜。若杜则陌路之人，有何关系。且郝、伍素统浙军，历年已久，浙人亦以浙人视之。任其自相推择，孰为师长，浙人必无歧视之理，此仆所能保者。如犹谦让未遑，则推吕、蒋③亦可，此在军中自行斟酌耳。现世人情诈伪，借乱扰攘者尚为佳士，借乱卖省者则不得不与斥逐。愿将此详告两旅长，能决行之，浙中尚有余烬。不然恐终为宵人播弄也已。

国庆日（1924年10月10日）

---

① 褚辅成字慧僧。

② 郝国玺、伍文豪。

③ 吕公望、蒋尊簋。

四三*

浙事据宁波归客言：伍代潘为师长，仍与敌通。十一委员则屈、褚通夏最为显著。夏遣使一二十人往宁波运动。伍以二万元与十一委员遣散党与，而十一委员未走。盖屈、褚辈非少数金钱所能买也。伍与屈、褚殊途同归，唯郝似尚守正。吕、蒋亦未与敌通。连长以下皆愤愤欲战云。此致

印泉老弟鉴。

炳麟白。十月十二日(1924年)

四四*

今日友人处得宁波家信。据称宁波于阴十六日夜半闻枪声不绝，次晨传说旅长郝国玺攻代理师长伍文豪，伍伤股及门者五、六人。新江桥架机关枪，兵势难免云云。伍受孙传芳命令，郝不平而攻之，于情势相合。此事将来成败利钝且不论，即此总觉人心未死。特闻。

印泉老弟鉴。

阳十月十五日午①

四五

印泉老弟左右：

在苏鬯叙数日，胸抱为开。伯母所患，想能全愈，念甚。十三日段氏下令，排斥吴系。如此，则冯、张联合，三分鼎足，渐具规模。然南方阽危，更甚于昔，亦不可不从长计议。馨远果回，弟仍当与

① 1924年10月1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浙江宁波军队旅长郝国玺逐师长伍文豪宣布自治，推吕公望为总司令。案：10月14日晨宁波有事，15日上午上海即能得知，时间可疑。似"阴十六日"或"阳十五日"，有一日错误。

筹南方保卫策也。护龙街一宅，以为租不如买。据守园人言，索价万金。其实万金亦可出售。弟转与言之，则幸甚。所以然者，园林甚好，而房屋太单，且甚窳败，须别作经营也。书此，敬颂侍祉，即希鉴察。

十一月十六日(1924年)

四六*

顷因卢、何①败逃，《新申报》无从得。现有欲与君商议作商家营业报办者，未审能否筹划？此奉

印泉老弟。

十月十八夜(1924年)

四七*

今日闻郝旅长来沪，究为何事。郝君当至弟处，今特嘱友人王心三兄来前，望示以郝之行止、居处为要。此奉

印泉老弟。

炳麟顿首。十月十九日(1924年)

四八*

印泉老弟足下：

接诵手书，具悉种切。北都局势，人人知其危切，而彼昏不知，专以扶植私党为能事。吾辈但仞为两家报复，于民国大局无与也。足下汴中一行，最为紧要。昨闻溥泉来言，立生于南下武汉事，不甚汲汲。盖三家军队力守京汉北段，而又延及京绥故也。鄙意此策暂时足以保守，而终无建置方略。自察哈尔以逮武胜关，袤长二

①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字馨远）由闽入浙，卢永祥放弃浙江，在淞沪一带和齐燮元决战。10月13日卢永祥、何丰林战败，逃亡日本。

千余里，三家兵额亦不过十二、三万耳。守此一线之路，而四旁不能横遍，似为危道。因是以沮南下之计，则其谋更左。大抵强敌鸱张，则不可直与争锋，而当以自谋善地为上策。此武侯教昭烈之言，所以为善知进退也。今论武汉之势，实为全国中枢。而外有河洛，以为屏蔽，尤非露处敌边者可比。顷锦帆已达常德①，滇军抵湘边者为张汝骥一军②，数约八千。炎午又拟别派两旅，受锦帆指挥，组安亦已攻破吉安③。东西齐奋，得武汉不难。而终赖立生④南下者，盖以西南独建，不如有陕军以增厚；武汉挺立，不如有河洛以为屏也。立生果有北顾之忧，亦不必全军南下，但将寇英杰扑灭，以两师直入武胜；而南军与相首尾，荆、沙、武汉必可同时俱拔。斯时冯、孙诸军果能力守北段，则北都或可改观。然与其处此纠纷，不如更图南徙。武汉能有大组织，则主权在我。北京小朝廷，任彼为偿债机关，有何不可。闻相实在禹行处充当师长，宣言扑灭吴氏以后，必当扑灭关东。此虽豪杰壮言，然鄙人却谓非计。此情望为立生言之。因沪汴间邮递多不稳也。此颂起居多福。

十二月廿八日（1924年）

书成适得晓峰之耗，记其自沪入都时，相距不及二星期。神采壮健，何遽夭札？所得何病，莫有忌者阴害否？又晓峰本无神经病也。

四九*

印泉、怒刚足下：

得鱼电，论善后会议之弊，正如烛照。目前滇、川、黔、粤诸省，

① 1924年熊克武在川失败，退入贵州，11月熊部川军以北伐为名由黔东开入湘西，12月1日进驻常德。

② 1924年10月唐继尧将滇军改称建国军声言北伐，唐继虞率滇军张汝骥部进驻湖南洪江。

③ 1924年孙中山派谭延闿为建国军援赣总司令出兵江西，12月21日进吉安。

④ 胡景翼字笠僧又作笠生或立生。又作励生。

似已一致拒绝参加。惟湖南有派钟伯毅事，电到后即钞示炎午，痛切陈明。而滇代表王、焦二君亦先与说明焉。大约湘中不派，则馀省自不待言。此间同志如少川、西林亦皆谢绝。鄙人则得段电后，已电复许俊人①，告以不行之意。其后曾雲沛②前来运动，即告以"今之政府，本无法律根据，则与西南无异，西南、北京两政府乃敌体，而非主属，吾参预西南事已久，今日不能去一政府，就一政府也。"最近观湖南四师长复秉三③、行严一电，词旨严厉，大致为拒绝任命之辞。则湘中固有主张矣。惟辞气严正，吾辈为之非难，而终须有实际以赴之。会师武汉之说，成谋虽久，但锦帆所部川军，未能与王、卢④相抗；滇军张伯群部闻将抵湘西，而外传蒉赓忽有疑滞，欲将大军尽趣百色，以御范石生⑤之西归，则北伐又渐停滞。胡笠生本欲南下，而碍于段之阻止，不欲身为戎首；乃欲川湘先起，而己应之，则又不知迟至何日也。鄙人已电劝蒉赓，属其勿以东防为亟，当奋袂赴黔，指麾各部，以决一胜。湖北既得，则建国主义自成，（前联名一电，蒉已有复，极端赞成。）不烦却顾。而于笠生一方，深望其勿再犹豫。但以吳佩孚逋逃鄂中为名，则出师正非无辞。如认洛防有失，但以三分之一南下，亦有胜算。已属溥泉为言之。斯时两君宜更敦促笠生。而对于唐、范之间，则印泉宜婉劝石生，勿遽寻衅。待大局已定，再论私仇，亦不为晚。如不行此，则武汉可取之机，又将过去。西南仍是土司形式，大可惜也，甚可惜也。目前齐、孙⑥又起反抗奉军，大势似有可胜。齐亦求援民党，而协和

① 许世英字俊人。
② 曾毓隽字雲沛。
③ 熊希龄字秉三。
④ 王、卢似指湖北军务帮办王汝勤和荆宜镇守使卢金山。
⑤ 范石生系驻粤滇军。
⑥ 齐燮元、孙传芳。

欣然应之。今日为救急计，此事亦不能不行。齐、孙果胜，或成三国鼎峙之形。然西南绝无寸进，看人富贵，岂不惭负于心耶。二君谋此已久，今日不可失之交臂。至嘱。至嘱。

一月十四日(1925年)

五〇

印泉老弟足下：

前接与怒刚联名快邮代电，已付复书，由定五转递矣，今日又得手书，弟所以迟不赴汴者，盖因国民军计划未定耳，原其失著即在冯部北据察绥①，此与胡部②隔在河南者相距或三千里。由是孙部③孤危，时虞奉军之乘其隙，不得已只望奉军南下，暂纾目前，此可谓饮酖止渴也。奉军既南，齐燮元④望风溃退，国民军直以邻国为壑。然长江形势，已属奉军。武汉可取而不敢取，直待奉军控制江浙，使萧耀南屈而从彼，则国民军与西南遂成两截。徒以察绥直豫为根据，其势何能抗奉。自此以后，民党更难发展矣。夫强敌炽盛，则不可直与争锋。惟寻一善地，观时而动，乃为长策。察绥不如武汉，尽人所知。此计既成，形势已去其半矣。弟在津调停，此亦目前敷衍之法。大抵相逼之势，虽美言劝解，其效甚鲜。何如分道扬镳，各行其志耶。观今局势，武汉恐无下手之日。然留一萧耀南，其害尚小。属之王汝勤⑤，则其害甚多。屈膝于奉派则其害更多。国民军如果不欲图鄂，即当与西南协商，扶持萧耀南，

① 1924年12月18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1925年1月3日又任命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

② 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部，时在河南。

③ 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部驻保定、大名一带。

④ 1924年底奉军沿津浦线南下，卢永祥藉奉系势力谋夺占江苏省地盘，齐燮元宣言拒绝奉军南下。1925年1月底齐军溃败。

⑤ 王汝勤字幼甫，时任湖北军务帮办。

剪除王汝勤，是亦未始非策。若吞之不能，吐之不肯，则因循诒祸耳。或言李景林① 与孙、胡合谋为倒段计，则亦犹往日之倒曹也，倒后又有何办法耶？

黄陂对于善后会议，虽一请再请，当必决然拒绝。鄙意国民会议亦不可贸然赞成。盖会员不由人民直选而以法团及随意组织之党会派出，何名国民，转不如国会议员犹有根据也。此间言论日趋混淆，惟反对段氏则大致如一。卢既获胜，恐报章论调，又将一变。此间亦不能无一正当之报为作砥柱。顷因《时报》每月欠缺，愿以六千元承租半年，正来商议。仆亦甚欲借此发抒，而苦岁暮无资。弟能为黄陂言此，请为设法可乎？

一月廿日（1925年）

五一

印泉老弟足下：

连日报章登载，谓敬舆运动摄阁极热，且云弟亦入津与敬舆竞争。吾信敬舆运动为真，而于弟云入津，似为报章妄载。此时黄陂果出亦无好处。但真持法统之说，自当请黄陂复位，不应请敬舆摄政。况敬舆于十二年之事，本有罪状，已经免职。如果肆其簧鼓，必当鸣鼓而攻。究竟弟意如何？行止在望，速示复为荷。此问起居康胜。

二月四日（1925年）

五二

印泉老弟左右：

连接两书，知在汴梁计事②。闻励生与憨部尚未调解，而豫人

① 李景林时任直隶省督办兼省长。

② 《雪生年录》："旧历正月初二日（1925年1月25日）自天津赴汴梁。""笠僧督师黑石关，与刘振华、憨玉崑战，督署事余为处理。"

亦有自治之议，不知将来释然否？此间自中山入都以后，同人即知其难久，有愿将辛亥同志重寻旧盟者，鄙意亦以为善。比闻中山危笃，恐将不起；幸而少延，亦难尽心国事。此后正赖同志好自为之。善后会议，吾辈力劝西南谢绝。近知派出者多。湘则云形势最危，滇则云特表意见，其实皆以应酬北廷。如祝寿贺喜之为，不知其有隐害。派出后复与少川电彼缓行，亦难必其尽听。然悬揣事势，此会亦无结果耳。相实闻正统师，意兴想甚豪迈。怒刚、亚光近在何许？皆甚念也。此间旅中多福。励生督办望代致意。

二月十日（1925年）

五三

印泉老弟左右：

屡得手书知留滞汴梁，将及旬月。汴中近与憨部相争。此事延长，恐妨大计。闻孙禹行前来调解①，幸其相安。怒刚闻将南归，良亦得计。锦帆在常、澧间，以后援未至，尚尔趦趄。而袁祖铭既与云南一致，仍受北廷任命；其出师通电则又似与延陵② 有缘。未知锦帆对彼能无龃龉否也？笠生前致千元业已收入，并复书陈谢矣。

中山病恐无转机。其党中国民、共产二派，早已操戈。去岁有拟恢复同盟者，未及成就，而反对共产者，半为政见，半亦别有用心。今兹舍孙归段者，不知其几，此亦无足置议者。因与溥泉商酌，嫌同盟会未能包涵，先设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③，盖并光复、共进诸会及滦州派④与同盟会同冶于一炉，然后不嫌狭隘。此时同志

① 段祺瑞执政府于1925年2月，派孙岳至河南调解胡景翼与憨玉崑两部之间的关系。

② 似指吴佩孚。

③ 《雪生年录》：1925年"太炎在沪成立辛亥革命同志会，余与笠僧致电加入。"

④ 滦州派系指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滦州起义者。

半在北方，昨者草草开会，惟得十余人，幸精神尚能团结。若中山一派在北者加入与否，固随其便。外此则皆望其相助。弟本倡义显著之人，惟愿助我张目。笠生处前已通函，亦望就近转告也。此问起居康胜。

二月二十五日(1925年)

五四

印泉老弟左右:

得复书，允加入辛亥同志俱乐部，甚喜。近怒刚亦到矣。当时发起诸人，或在京师。闻又有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之设，其意似排斥共产党而设立。则在北京大学终恐薰莸无辨。相实闻在郑州，统帅十年，抑郁至是，得以少舒，其乐可想。此君在西南最有气魄，而地小不容，归于中州，将来未可限量。如以老弟之力，请其加入则幸甚矣。西南义师仍无起色。蒉赓宣言会师武汉，而实潜出桂省。原其始则李宗仁以刘(震寰)范① 之合，请师入援。其后范卒未西南，而唐师已至，李复中悔阻止。范又与林(虎)相合，刘甚恨之，反赴云南求济。事之变幻，乃至于此。现范部已上梧州，将来战事或在浔梧之间。广东陈已败衄，而许与胡汉民仍不相容，又四分五裂之势也。锦帆在常② 念念北伐，其力不随。吴子玉上湖岳州。外间传言熊、袁将与吴合，同取武汉。其实乃吴派宣传之语。然观炎午致萧一电，亦未深拒吴氏。大抵西南诸公，既知段不可恃，则挟吴氏为奇货。然操纵得宜，正未易言也。笠生已破憨部③，想洛阳不日可下，以后兵略，未知何似？至东南浙江人民则惟深恨奉军，

① 指范石生。

② 熊克武于1924年12月进驻湖南常德。

③ 胡景翼于1925年3月击败憨玉崑。

假使子玉力能东下，亦该不拒。盖比奉军，吴自居于优点也。将来西南不能急进，恐东南仍归吴氏指挥耳。此问起居康胜。

三月十日(1925年)

再邹蔚丹墓表，闻已付刻，未知石在何处？工料费能否充足？因怒刚、亚光在沪，或可求其补助也。又白。

五五

印泉老弟左右：

三月廿六日接到中国银行递来银票肆千柒百柒拾元，照收讫。敬谢笠生厚谊，与弟之纳牖也。前致一书，想已收到。笠生、香石能加入俱乐部，最为驰望。季鸾何时来此，或由汴梁直赴湘中耶？此事调停，或非甚难，终恐不可长久。前书云，请锦帆解决蔡巨猷，以辰沅归湘政府。此为永久调和要件。昨亦向亚光言之。据云，锦帆以与蔡部同处患难，不肯相负。此诚长者之用心。然蔡本湘中叛将，于此似不可执一。尚望季鸾到彼，即为提出。至辰沅为湘中肥脊，断无轻易与人之理。然不去蔡氏，则辰沅亦不能交还也。蔚丹墓款能与当轴言之甚好。此颂起居康胜。

三月廿七日(1925年)

五六

印泉老弟左右：

得书，胡、叶二君允加入俱乐部，欣幸之至。此部本以延致旧人，共图戮力，除前此变节获罪，如帝制贿选事者，众共排斥外，其余虽负小愆，仍以旧同志相视。粤桂诸公作事无法，然亦未如帝制贿选之甚，故依旧容纳之。使名誉之念不绝，则不至铤而走险矣。笠生苟能相助，请白之泉，得之更为快意也。

锦帆驻师常德，已及四月，未能进取。湘人苦于供亿，省议会

遂有迫令出境之议。炎午本意未知何若？而怒刚已甚忧虑。昨致炎午书，告以军不进实为黄赓所误。盖以左次邕桂，置武汉为后图，锦帆孤军无继，势难独进，不应以有意占据常澧责之。况吴子玉与湘深仇，尚不拒卻。盖湘中而忌在北廷，容纳子玉喻如乞儿弄蛇，未始非威胁北廷之术。遇吳如此，则于熊更可知也云云。此信前去，未知炎午能见听否。笠生出面转圜，更为得策。季鸾此行，宜以切实语授之。但审思此种调人，亦不过敷衍一时。过三月后，如局势无变，锦帆终于不进，恐湘中仍有责言。盖湘西地本富饶，兼有烟税，自不能以禁脔授人也。惟湘人之忌川军，终不如其忌林、蔡① 为甚。闻锦帆欲解决贺龙，恐以林、蔡挑之。（贺虽绿林，颇讨好湘政府。）必不得已，恐须请锦帆解决蔡巨猷，收其军队，并将洪江归还湘府，以缓湘人之怒耳。

蔚丹墓碑如已刻成，能就现款将碑植立，总算了却一事。如欲大修坟茔，恐须别有筹画。怒刚、亚光在此，以其兵挫途穷，不忍开口。北方同志如有量为资助者，更望弟加之意也。

再张伯英② 本亦同志，传其左袒憨军，或亦豫人自治之见，不足深尤。报载临陈受伤，似不应操之过蹙，望与笠生言之。此问起居康胜。

三月三十一日（1925年）

五七*

印泉老弟左右：

得书，知炎密电并未译出，兹钞寄如左：

① 蔡巨猷原为湖南辰沅镇守使，后为赵恒惕所败，退驻黔边，熊克武川军入湘，受熊收编。时反对赵恒惕的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也到常德，自称湘西建国军第一路援鄂总司令，表示与熊合作。故熊与赵恒惕发生矛盾。

② 张钫字伯英。

湘川两贤相戾，劝告无效，箭已在弦，惟有请笠公力任调解。条件在劝赵勿遽攻，劝熊解决蔡部，交还辰沅而已。派员往商，季鸾如不胜任，弟当勉力一行。必不得已，吾当与弟拼命赴之。章炳麟。鱼。

此电发后，炎午又派人来，次又来一电，并云锦帆为林、蔡所蛊惑，出兵沅江、汉寿，节节进逼，并勾引滇军，占据洪江，欲窥武、宝。攻之则有碍邻交，听之则诒祸桑梓云云。当致锦帆一电，仍嘱其解决蔡部，勿勾滇军。所谓滇军者，传是唐继虞。炎午曾电询蒉赓。蒉告以不知。观此情形，恐是抵赖。不知锦帆自既无力北伐，滇军唐继虞等亦不能助之成功，而反欲用以祸湘，诚不可解。今欲令炎午不动，恐亦无法。刻又电炎午，劝其遇锦帆以礼，而威林、蔡以兵，不知能否见听也。此事罪魁本为林、蔡。蔡又湘之叛将，讨伐未为不是。惟锦帆力亦单薄，若始终庇护林、蔡，则己亦不保，深可虑耳。

四月三日(1925年)

五八

印泉老弟足下：

前数日陈君来，始悉弟已到苏①。此时又接手书，益知梗概。在汴诸书俱已收到，属如为宽禅师集题字，亦已写好寄汴。逆溯发信之日，去弟离汴，尚七、八日，当不致付之冥冥也。沪上自发生惨变②后，罢市已逾七日，而交涉仍无进步。盖由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如所云"打倒帝国主义"、"国

① 《雪生年录》，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死。"余起程南下"，"抵苏宅，恰端午节也"。

② 指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民革命”者皆足使外人协以谋我，而且令临时政府格外冷心。此案恐遂无结果，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眞可恼亦可丑也。以后租界恐非可安住之地。內子当急欲迁避，苦于无地。不知吾弟在苏，其乐何如？然旬日终望来此一晤，勿弃我如遗也。

六月九日(1925年)

五九

印泉老弟足下：

前者：达斋来此，道及恢复法统事状。时知伯兰① 亦先有谋问，达斋意则与伯兰亦彼此无忌也。此情局外人尚未深悉。前十日少川忽以倒段相商。吾云，外交紧急，须外人承认者方能与开谈判。若贸然倡议倒段，人将以不恤外患，好兴內爭相訾，必无与吾党表同情者。唯有黄陂复位，可免此难。然张、冯意态实未可知。黄陂果肯再出否，亦未敢必。事前既无豫备，亦不应冒昧发议。但国民代表会议② 实为非法，段且恃为兎窟，吾辈不得不铲其根本。由是有电致段，揭其隐衷。向后，少川又问，果欲恢复法统，当待何时？吾云，观合肥用意，实欲延长外交，自固寿命。延长日久则诸事松懈，对外精神渐渐渐灭，斯时人无所仰赖于段，然后法统可以恢复。但此事非徒倚赖军人，各党亦须商一具体办法。因告以达斋及伯兰事。昨者彭介石③ 又来言及此事。吾云倒段拥黎，各政党虽同此心；但若自相嫉忌，惟务党爭，焉有良果。凡事须博大公方乃克成就。如徒以此为一党揽权之地，断非吾辈所敢知也。以上事状如此，不知弟于恢复法统一节，果有如何计划？吾辈在此，

① 孙洪伊字伯兰。

② 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执政府公布《国民代表会议条例》，5月3日任命许世英筹备国民代表会议。

③ 彭介石，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

只如药中甘草，调和群味。但如辛苦过甚，则非甘草所能调。弟向来识度颇广。而伯兰辈不至趣入狭路与否殊不敢定。既以连日商议相告，亦愿弟有以教我也。此颂侍祉，并问阖家康胜。

七月十一日(1925年)

六〇

印泉老弟左右：

连接两书，敬闻命矣。此事须当面讨论，利害始见。前书云不日来沪，愿命驾稍速。邹墓事亦可就此商议也。此颂侍祉，并问阖家皆吉。

七月廿五日(1925年)

六一

印泉老弟足下：

函悉。此去本为湖南典试中遂牵及国事。在岳见子玉两次，所言大旨在先去障碍，后论法律。故护宪之议遂消。(贿选议员尚持此论，军界不涉。)即倒段说亦且阁置。盖护宪为人心所不与，倒段则兵不能达，反使关东假借其名。此在棋局皆落后手。今置此不谈，布局已为不误。至于黑白输赢，则仍视军人计划耳。吾因定策已毕，暂归休息。师果获胜，他日必以法统之说进也。弟与馨远曾相否①？详俟面罄。此问侍祉。

十月二十八日(1925年)

六二

印泉老弟左右：

昨得孙处确息，其意：欲以卢香亭督浙，谢鸿勋督皖；废督之

① "曾相否"，有脱误。疑是"曾相晤否"。

说，非彼所愿闻；对于反抗伪段事，亦无眞意。此公战略稍长，而识星颇短。似不必再与之言。转瞬冯氏势盛，长江一带必为赤化所并吞，吾辈当坐视成败而已。黎公若为冯所拥，既已厚颜，且为赤化所包围，亦其不取。然郭松龄通电①，实系宓僧所为。则黄陂坚卧，恐亦难劝。鄙意决定括囊。弟以为如何？此颂侍祉。

十一月廿七日（1925年）

六三

印泉老弟左右：

冯玉祥以张之江、孙岳争权，暂时腾出地位，其人不可谓无小术。冯虽去，而赤化如故。黄郛摄阁之势又起。以此为恢复法统，必应反对。至黎公恐非彼辈所愿，就令勉强拥戴，亦与拘囚无异。且彼辈借其命令，更便从事。则俄国顺民之名，将累及长者矣。鄙意总以杜门拒绝为要。勿谓冯贼已去，可以高枕无忧也。总之，今日大势，宜分而不宜合。段、吴恋栈则各方表示不承认。段、吴引去，不如废置中央，暂各分立。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无。此在赤化时代，正为相应。不知达者以为何如？此颂侍安，即希裁复。

十二月六日（1925年）

六四

印泉老弟足下：

昨复馨远一书，即答吴篠电也。将稿寄奉，可知鄙意。近闻刘、张②入洛。将来田维勤③等，亦或回防。吴应西峰④之请而归，

① 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反对张作霖，旋即率军返奉。

② 镇嵩军刘镇华、张治公部与吴佩孚勾结，分路进攻河南国民军岳维峻部，3月占洛阳。

③ 田维勤为吴佩孚所部一师长。

④ 岳维峻字西峰，1925年4月任河南省督办兼省长。

或径攻西峰去之，皆未可定。要之，豫省自归吴有。但以乌集之众，临多匪之地，整理亦需岁月，未必能甚得志也。此问起居康胜。

一月廿二日(1926年)

六五*

印泉老弟足下：

朱准事得馨远复电，决在宁垣办理，唯云此事应向方督① 说项，兄与方不相知，无由关说也。查方督歌电、杨如轩鱼电皆称民国十年朱为杨部团长，与杨开衅，民国十四年朱派人赴赣煽惑军队响应奉军当将奸细拿获云云。十年事本在孙中山政府管下，赣省所不能问，已电请馨远驳复。其十四年事馨远已电方督请饬原告人证赴宁质讯矣。弟可痛斥如轩不应重提十年一案。盖赣与广东政府统系各别，如轩既投诚于赣，岂得再论粤事，如再醮之妇不能告前夫之子不孝也。且如轩以朱准为作乱犯上，在广东视之，如轩亦岂非叛将，而在云南视之，则曾经迫逐冀赓者孰非作乱犯上之人乎。展转穷诘，谁非有罪，应将此旨痛斥如轩，庶案可速解。此问侍祉。兄麟顿首。

三月十二日(1926年)

六六

印泉老弟足下：

清明后付一复书，以后绝不闻消息，自苏来者谓弟游光福，旬余不返。颇疑密往津门，托为是言，今闻弟仍在苏，究竟前此何往耶？黄陂复位一节，难成积极问题，惟消极则有可言。盖颜阁摄政②

① 方本仁字耀亭，时任江西督军。

② 1926年奉系联合直系吴佩孚反对冯玉祥，4月冯军退出北京，吴佩孚主张由1924年曹锟下台前任命之颜惠庆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奉系反对。

必连带宪法、国会二事，而奉天前已声讨贿选，拥护约法，必不肯自食前言。故颜之摄政亦难就绪。以事势观之，吳处果能退让无过暂缺，中央任王士珍等维持治安，即所谓三分之局也。若南北二赤，果尽解决，彼时或再有可议尔。原齐北往，寅初亦返，皆属以相时而动。对达斋则劝其间处用力，此时南方所急则仍在力拒赤蒋尔。弟何时来沪？甚企。书此，即颂侍祉。

五月四日(1926年)

六七

印泉吾弟足下：

再与弟书，皆不见复，何以消极至此？黄陂复位之说，虽难实现。但颜惠庆为曹之内阁，实全国所不与，吾两次发电反对。此种正义，弟不应以避嫌之故，缄默不言。且黄陂事，奉方非不赞成，特难于启口。前月曾以一函商之邻葛①。近得邻葛复函，甚为满意。弟与邻葛向无嫌隙，且亦士官同学，更不容不与一言。今日所虑者惟伯兰与弟不咸，或怂吳作梗耳。弟已自言，不作总理，如回农商原任，或改署他部，自然猜忌可消。惟敬舆、少川亦不可竟推之作宰。盖敬舆与冯有关系，与吳两方，皆所不与。少川以亦濡染南赤，吳亦未必与也。兹属黄子荫、王开鲁两兄赴苏面论。望弟投袂而起。

五月七日(1926年)

附钞杨邻葛复函：

正殷企系，忽奉瑶章。借谘荩筹伟画，福国利民，曷胜佩赞。赤军系国人公敌，现已渐次肃清，稍慰众庶之望。至中央政局，奉方但期主持得人，速息纠纷，无不力与赞同，决无成见。虎威②复位，

① 杨宇霆字邻葛。

② 曹锟曾授虎威将军。

难愿众望，黄陂地处超然，较为相宜。诚如尊见，即希极力主张，早日观成。弟亦当向两帅陈说。孚威[1]方面，既得嘉谟，恐未必仍持己见也。

四月廿六日

六八*

印泉老弟如见：

昨为南京礼制会[2]所羁，夜往夜归。以疫气深重，并水壶亦自带去。尚幸彼处无疫，而热仍不可受。归途本欲向苏一折，因系夜车，且闻苏垣疫气亦盛，故未能来。原思新枳未停止，得两疫止，当一行。阖宅均宜自重，以防病染。可请医生打豫防霍乱针。又苏省多饮井水，亦不甚洁。一担水须用五钱明矾澄淀，方无所虑。吾弟优游养亲，于此切勿疏忽也。此问侍安。不具。

八月十日(1926年)

六九*

印泉老弟左右：

别后晚抵沪。弟镇江一行，想淹留不久。赵园计已有规模。连日烦冗，赵传且稍俟。迩来疫气渐衰，苏垣想渐宁静，伯母寒热是否已退？念念。前数日误传武昌失守，近知其误，然恐难持久。惟夏口、汉阳二镇，前有大江之限，兵舰护之，或可坚守旬月。馨远于前月三十日致吴处代表书云，两礼拜可达目的点。由今推计，亦不过八、九日耳。馨远昨来书征文，今日即为发出。大致劝其为国家保

① 吴佩孚称孚威上将军。

② 孙传芳在南京组织婚丧祭礼制会，以章太炎为会长。8月6日章太炎在南京就职，并举行投壶古礼。鲁迅《趋时和复古》一文中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即指此事。

障主权，非专以保境安民为务。若晏安江左，必难支久。盖馨远本无奈苏绅之浮议，今为此辞，非专以督励馨远，实为之解说于士民也。仲仁①在苏绅中为有智识者，事已至此，欲不动而不能。应劝其不必韬晦也。此颂侍祉。

九月四日(1926年)

七〇*

印泉老弟礼次：

春日在日本医院疗鼻，闻伯母阙太夫人之讣，仓皇中无以为襚赠，但致一轴，歉然在怀。嗣闻老弟守制不出；逾百日后，又闻在山展视墓兆。因是阙然，未有书问。昨得弟处转致松岑母讣，始知已还旧寓，葬事想已有绪也。老夫自仲夏还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借以惩忿。如是四月，果有小效，胸中磊砢之气，渐能消释。惟把捉太过，心火过盛。重阳后，因即停止宴坐，暇时以诗自遣，苦无唱和。溥泉虽撄尘网，尚能浮沉，玩碑版古泉以消日力，时来评骘。所谓为无事味无味也。行年六十，不久就木。而上不闻道，下不谐世，蛰居之中，虽稍能理遣。佛家所谓堕在无事甲里。视老弟鸿飞冥冥，色斯高举者相去亦不可以道里计矣。弟将何以教我耶？松岑处既有讣来，欲为挽语，而苦无事状可言，望为代致香烛，以申微意。言不能多，草草，即候礼吉。

十一月十六日(1927年)

七一

印泉老弟礼次：

尹君来，拜诵复音。弟以纯孝之思，未葬不归内寝，借居山寺，

① 张一麐字仲仁。

以为垩室。当今书礼如弟者，曾有几人。守此不愆，可以挽颓俗矣。墓碑亭仓猝写就，蒙虽不工，亦可用得。墓志等稿，尹君未及寄到。寄到后自当勉力。所说滇省父老吁请事，桑梓之情，自宜酬报。惟滇省本自为区域，闭关自治，绰然有余，似不必与他省更生关系，反致陷入漩涡。但力革蓂赓之弊，使民乐其生足矣。他人固未必觊觎，亦无如此山川险阻何也。焕章① 在今日为中外人所唾骂，谓其反复狙诈，眞较吕布、刘牢之为甚。如蒋、唐② 辈人恶其暴肆则有之，犹未如恶冯之甚也。比之匪人，似非君子之道。求为外援，亦非滇省所急。协和、右任辈但论一己爱憎，不顾有其间毁誉，恐有识者，不宜随波逐流也。大抵今日不可舍者，尚是名节两字。弟平日独能以此自持，虽有未纯，梗概自具。其余号称同志者，则未可知。若云古道不可行于晚世，然使是非羞恶一切泯绝，恐晚世亦不可行也。蔡孑民辈近欲我往金陵参预教育，张静江求为其父作墓表，皆拒绝之。非尚意气，盖以为拔五色国旗，立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此而可与，当时何必反抗袁氏帝制耶。袁氏帝制，不过叛国。而暴敛害民，邪说乱俗，则尚袁氏所未有也。一夺一与，情所不安，宁作民国遗老耳。惟欲如范粲之寝卧车中，王应麟之足不下楼，则所未能，亦自恨学行之薄也。书此敬陈愚拙，并候礼安。

十一月二十七日(1927年)

七二*

印泉老弟左右:

连日承弟辱候。冬日喜眠，偃卧未起，至以为恨。回苏想安。

① 冯玉祥字焕章。

② 蒋介石、唐生智。

闻黄陂忽患中风，不知是否确报？身体太肥，或者有此。府中只有唐仲寅，今当函询之耳。今年生日，甚无意趣。闻弟尚欲来祝，似可作寝。如不得已，家中备面，以待戚友之挚者。决不于酒馆行之也。此问侍祉。不具。

廿六日①(1927年12月18日)

七三

印泉老弟礼次：

去岁得书云就夫己氏②电招，来商行止。时以比匪无益答复，曾蒙采纳。顷闻人言，弟已往就夫己氏，将及月余，殊未尽信。夫己氏之反复狙诈，业为千夫所指。虽一时侥幸，终归覆灭。弟观前史，如吕布、刘牢之辈有成理否？以弟智照几微，似必无明珠暗投之理。或言者妄传耶？如果已成行，暂借吹基登高，酌酒与尽，即可言归。且伯母阙太夫人方事窀穸，弟丧事未终，非有墨绖从戎之义，何故苟焉视之。以弟烝烝之孝，播闻遐迩，而夫己氏之讫无成就，亦易鉴及，何可为此濡滞也。如以久离鞍马，有髀肉复生之感，事机之来岂有穷尽，亦何必躁于一试耶。不幸遭彼挫败，金玉之声，反与瓦砾同败，岂非违者之所深惜乎。辱在挚交，不恤苦口，惟冀审察。期章炳麟白。

二月十日(1928年)

---

① 章太炎是阴历十一月三十日生日。1927年12月23日是阴历十一月三十日。此"廿六日"当为阴历。

② 夫己氏似指冯玉祥。《雪生年录》，1927年："冯君玉祥迭电约赴豫，并派员伍百锐来苏迎候，坚以母丧未葬婉辞之。"

七四

印泉老弟左右:

少元[1]先生来,(一次见,一次未见。)知弟病已全愈。惟项间补皮,尚有一块如牛皮者,稍久津液灌输,自当和软。弟此病得愈,眞有天数,然即此危机,亦天所以玉成大节者,盖非病即不得不应佛肸之召也。病起以还,莳花灌蘖,天趣当复不浅。王右丞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此今日养性大法也,少元先生受彼中委员之命,颇不谓然。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前后诸子罪状,惟袁氏与之相等;而徐、段、曹辈,皆视此为轻。不知少元先生素持夙节者,何以为此所。一入其彀,则前此之反对袁氏与徐、段、曹辈皆当爽然自失矣。大抵清代理学诸公皆修廉节,慎取予,而于顺逆大节则置之,此学者所以日堕也。前时少元先生谈及此事,见其心未能舍,遂亦未与正言。诸修之士,一朝失足,可叹,可惜!向因弟在病中,不便与论时事。今知躯体已复,故及之。愿守身如玉,除五色国旗下之中华民国,更无可与。若民国一线未亡,出处可以自便。若民国澌灭以尽,即当为幼安、渊明之徒,庶不诒南董以话言欤。书此,即问起居清胜。

期章炳麟顿首。五月廿七日(1928年)

七五*

印泉老弟左右:

本日得报,黎公实已仙逝[2]。地坼天崩,哀感何极!唯中华民

---

① 孙光庭字少元,云南曲靖县人,民国初年参议院议员。1928年后任云南省政府委员。

② 黎元洪1928年6月3日死。

国业已沦亡，公在亦徒取辱；任运而去，未始非幸。想老弟悲悼之情，更逾馀子。剧病初起，犹望节哀，勿以一恸自伤也。已与在野同人去电致吊，其余表彰哀慕之事，情不能已，而势有难行。若与贰心民国者杂糅行事，适为黎公辱耳。闻黎氏子侄尚以饬终之典求之新朝，实太无耻。前数日，黄赓之子自日本来，亦以其父未予国葬为恨。吾云尊公功在民国，今求何国予葬耶？因厉声责之，彼始感悟。举世滔滔，乃至为子者，亦不知其父所处地位，可叹也！

六月五日（1928年）

七六*

印泉老弟足下：

迟回数日，昨始为黎公设奠。不欲参襍党国人物，唯武昌倡义诸公及刘霖生、白楚香等十余人而已。祭文明目张胆，不存忌讳。黎公短处，亦不隐避。见非阿私所好，而特存民国是非之公也。书此以闻。

期章炳麟顿首。六月十八日

七七*

印泉老弟左右：

函悉。挽黎公辞颇质直，如是亦可，不烦修饰。若自愚见窥之，则黎公为中华民国之总统，弟为中华民国之总理，立言当从其大，不应只以知己感恩之义言也。愚挽黎公一联，弟当观之，于意云何？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

期章炳麟顿首。（1928年）

七八*

印泉老弟左右:

不获音问者数月，今得手书，乃知遭西河之戚。希膺昔曾见之,聪慧可爱。不谓其遽至夭折,悲悼何既！喉症本可畏，老弟亦素有喉癖,秋冬间芦菔橄榄,宜常啖之。此于咽喉，深有益也。仆今年只以作诗遣垒。时亦作字,每日辄写三四十篆,余更无事。杨子偶蜀庄沈冥,但使成哀不得而贵,王莽不得而贱，斯亦可矣。友人中失足一时,遗恨千古者,往往而有。墨悲练丝,杨泣歧路,眞古今同慨也。昨者重九佳辰,黄花当笑逐臣矣。手肃,即候礼中清谧。

十月廿二日(1928年)

七九*

印泉老弟礼次:

得书并诔文一纸，俱已改正。譏即诗汔可小康之汔。遽即原隰之原字。《周礼》正如此作也。来书云,文中满腔愤气,非颐养之道。敬受教矣。今年本以胸有不平,研寻理学家治心之术,兼亦习禅。四月以来,忿心顿释,而遇事发露，仍不能绝。适见孙君所作碑铭,更为引申,以此发抒至尽。幸文成后,胸次尚无芥蒂,略堪告慰。孙君亦治理学者,虽彼近朱学,我取慈湖、白沙,然惩忿治心之道,本来无二。而遇事感激,辞中即不能不露锋颖。不知宋明诸老先生在此当如何也。迩因家兄病笃,昕夕寻医,展方书，胸中亦无佳趣。聊书数行以复。并诔文原稿寄去。即问礼中清谧。

十二月六号(1928年)

倪嗣冲和他在天津的投资

纪　华

倪嗣冲是北洋军阀之一，但他的作风具有商人的特性，所以在北洋军阀之中，他自成一个独特的类型。对于军阀虽然不能责望他们什么政治操守和国家思想，在他们之间更谈不到真是真非，可是倪嗣冲在军阀之中，其行谊的贪残卑劣诡谲无义，可以说是最突出的。倪自依附袁世凯起，连续蛊惑张勋，趋奉徐树铮，投靠段祺瑞，玩弄曹锟、张作霖，一贯的逢君之恶，作浪兴风，设谋制造战祸，惟恐天下之不乱，一以其个人乘机牟利投资垄断累积贿财为最后之依归。故此他始终能够满足于有机会作生意赚钱，进行构筑自己的垄断阵地，对于扩充地盘兴趣反倒不高。

作为一个军阀，倪嗣冲的手段，不像其他军阀的真刀真枪地赌一赌输赢，而是凭着打电报开会鼓吹旁人打仗延长战乱时间，制造新战争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好藉机盈利。他从任职一天起，便把做买卖和做官，齐头并进，互相为用。他做官实际是为做买卖服务；投资做买卖则纯为赚钱。若把倪嗣冲和阎锡山比，他比阎锡山还“实际”，因为阎锡山的做法到底还有一部分是为做官而做官。

在第一次欧战和随后的一个时期里，欧美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暂时松弛，国内民族资本勃兴。在那时的工商业投资里面虽有一部分是军阀掠夺来的赃私，但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发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倪嗣冲在天津的投资，按其资金发生累积的过程

和投资的性质姿态都和一般的投资不同，不具有民族资本的性质。

倪嗣冲安徽省阜阳县人，清末以诸生参加小站练兵。后纳赀为候补知府，实授黑龙江省布政使，旋被劾罢。再起后，充河南省布政使，帮办军务。一九一二年袁世凯以倪为小站旧部，其父且曾在袁家教读，委充毅军营务处总办，迁武卫右军翼长。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倪以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带兵入皖。革命军撤退后，倪得入安庆。江西战争开始后，倪受任安徽护军使。一九一五年改任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所部始称为安武军。同年秋筹安会出现，倪联合十四省将军请袁速正大位。以此，洪宪时得册封为一等公爵。袁世凯后怵于民愤，宣布取消帝制。倪竟不惜扩大战祸，带兵参加南京会议，威胁会场，强主请袁复任总统，讨伐反袁各省。袁死后，倪改任安徽省长，仍统其旧部。黎元洪与段祺瑞龃龉时期，倪怂恿张勋连次集合各督于徐州通电干政，促动战乱。一九一七年参战问题发生，倪首先赶赴北京，并沿途通电反对参战。但于见段后忽又力主参战，并进而闯入内阁会议，组织公民团殴打议员，逼迫参战。段去职后，倪鼓动张勋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商定复辟策略；并首先宣布独立，迫黎去位，为复辟铺平道路。复辟实现，倪受封为安徽巡抚，立在安庆悬挂龙旗称大清帝国。其本人则仍留蚌埠观望形势。至段祺瑞声讨张勋，倪则又担任了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复辟失败后，倪复任安徽省长并兼督军，接统了张勋的定武军。随后又升任长江巡阅使。同年年底倪结合曹锟、张怀芝先后通电主张对南方用兵。一九一八年一月，倪再与曹锟电催北京政府讨伐南方，并勾结徐树铮纠合十六个省区联名电请对南方坚持全面讨伐。同年内军阀李纯倾向和议，倪连次通电辩争并请罢免李纯。冯玉祥在武穴通电吁请停战时，倪也大肆反对，请派兵夹击冯部。至年底南北进行和谈，倪坚决反对与南方作“对等议和”，

要求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南方投降，希图扼杀和议的萌芽。甚至于对好战的吴佩孚，他还通电劝他要注重武力。

一九一九年秋倪嗣冲患梅毒入脑症，赴北戴河疗养。他在去北戴河之前的一个时期里，仍然对临时主和的军阀们电战不休。实际上军阀们的反对战争，不过是一时的政治作用。虽然如此，倪嗣冲仍要竭力反对。倪在养病期间仍任原职，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倪嗣冲病死津寓。

倪嗣冲也有不反对和平的时候，这是为应付一时需要以保全个人的地位。一九一八年他正倡言反对与南方作"对等和议"。忽然有英、法、美、日、意五国劝告和平，他即刻声明取消原来的主张。翌年春北京政府与南方军人和谈，倪也赞同，是为了附和曹锟、取悦张作霖以保他自己的权位。种种事实说明，倪嗣冲为了达到他能够安全营商发财的终极目的，一贯地随风转舵，诱张为幻以鼓动战争，其作风有如帝国主义的军火商。

倪所部安武军的士兵衣食恶劣匮乏，因而纪律极坏。他们几次在苏北、皖北哗变抢掠。甚至于在一九一九年两次集体强奸安庆蚕业女校师生，经上海外报登出死伤若干人，倪竟不予追究。倪嗣冲为了个人的利益，残害人民至于此极。

倪嗣冲的做官与经商同时并举，主要是由于我一个近亲王郅隆给他划策进行。王郅隆于民初以赌博交结了倪嗣冲，开始了二人的共同经营军米卖给倪的部队。自此以后，倪、王二人在官、商两途齐头并进。倪负保护之责；王负责营运，后来藉倪之力得长安福的财政。他二人的共同营运，除去长期米粮贩运之外，一九一三年共同创办了金城银行，其中倪的投资为六、七十万元，由王推荐天津旧钱商阮寿岩负责营业。随又共同创立裕元纱厂。裕元纱厂自开办时认股，连同后来续购的股份，倪共投入资本一百一、二十

万元。① 该厂因连任的经理赵聘卿等经营不善并扩充太快，以致周转不灵；随又受到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卷土重来的压迫，营业逐步困难。后来王郅隆与倪子道杰先后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六年各赴日本，向大仓洋行商洽借款或出卖，均未成功，结果卒归亏折。

倪嗣冲同时又接了津东军粮城老开源农场，投资数十万，改名新开源农场。天津东郊唐家口子迤东的中国油漆公司，原来也是倪嗣冲所设，本名大成油漆厂，倪曾投资二十余万。在食粮的经营路线上，倪以二十余万元在天津西车站前开设了一个大丰机器面粉公司。河东旧俄租界八经路原有倪的大片地产。后来倪将此地产作价，与旧军阀万福麟合资开办利中酸厂。此厂后由倪第三子道寿经营。因为倪氏投资于工商业，始终以食粮为主流，所以又经倪道杰之手购入老寿星面粉公司。随后我家庭有股份的嘉瑞面粉公司，因受排挤亏折，也为倪购去。至此倪将三厂合并改为寿丰面粉公司第一、二、三厂。这三厂资金共一百七十万元，其中倪氏所有占一大半，计投资连股票升值共约一百万元，在天津一市成为面粉大王。倪氏在食粮的经营上至此只还限于种稻和磨粉，在贩运和进口上还未有正式的经营。到一九二四年乃与天津盐商李颂臣合资开设恒益粮号，一个无限责任的批发食粮合伙企业，倪投资四万元。

倪嗣冲的营运食粮，由于他能掌握运输和保有固定的销路，而且是不虞退货的，所以能够放手做去。结果一帆风顺，有赚无赔，他的财产便从这盘如意算盘上迅速地累积起来。他的销售军米除强塞给自己的军队之外，也藉军事上的关系，向其他军队推销，彼此分肥。王郅隆原是米贩出身，对这行买卖自然是轻车熟路。

① 据农商部注册登记该厂名为"天津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11月设立，资金二百万元。董事有王郅隆、倪道杰、徐树铮、段永彬等人，监察人为周作民、袁祚虞。

故此，贯穿倪嗣冲当权的期间，他二人经营顺利，合作到底，利益均霑，王也积赀数百万。特别是当他二人初合作时，由条件的特别有利，转瞬即攫得大量金钱，随后继长增高，大量向工商业投资。

倪嗣冲在世时，其在津投资皆由其子倪道杰出面。死后倪道杰仍沿以食粮为主流的经营路线前进。恒益粮号是倪氏后期所经营。该号资本虽仅八万，但系无限责任营业，故做得很大，与公兴存、德发等大粮号齐名。一九二四年该号开业时经理为田善甫，营业主要对东北买进大豆杂粮，卖出米、面，并由日商大仓、三井进口米、面。最初四、五年多交军队，主要是西北军。向军队交货时，运动军需即能以次顶高。买洋行货，与买办串通则能抓到便宜货，暗中替买办带做一、二成。一九三一年李颂臣退股，由倪道杰的妹夫王普续入，更名益生粮号，经理改为董筱轩。此时军队交往渐少，营业着重南方及东北米、麦、大豆、面粉、杂粮的贩运，营业额年达二百余万。人员总号二、三十人，上海、亳州分庄各二、三人，他埠临时遣派。此际四大家族经济势力日大，到一九三四年复有宋子文的棉麦借款，营业颇受打击。一九四五年倪道杰病故，王普股又撤出，字号再改为永增厚。在倪道杰死前，倪氏的投资种种失利，财力日削，家用已渐困难。永增厚一个旧式粮号，在倪氏各项投资中最为渺小，至此竟不得不努力挣扎，为倪氏支撑局面，成为末路的孤臣，由此它的营业也日趋困难。

倪氏经营食粮的路线，从农场收获、面粉工厂加工、内地贩运，直到对外进出口，贯穿生产交换构成一系列的连锁经营。另外还有控制在自己手内的金融机构为之支援。说明是企图造成一个粮业托拉斯。甚至于在将米粮卖给自己的军队的时候，这一部分的消费也落入自己掌握之中。事实指明有一个粮业托拉斯或者至少是一个纵线联合组织的宝座，藏在倪氏的灵魂深处。虽然倪道杰的

庸蹇侈靡，没容这一野心实现，而仅成为军阀掠夺和奸商垄断的具体反映。倪嗣冲起家于大米杂粮累积的贳财，仅在天津投资于农工商业和不动产的总数，将达现洋五百万元。此外，他在安徽的田地，北京等各埠的投资及不动产，和在各大公司如中兴煤矿等的股份均不在其内。

从倪嗣冲食粮营运路线上，可以看出他的一贯主战，含有他自己的经济意义。主导的原则是：战事多则添兵，有利于扩展军米的销路。战争使粮价趋于上涨，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有大资本的如倪嗣冲、王郅隆囤粮户，使他们可以肯定地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战事的扩大与延长，是合于倪嗣冲的长远利益的；反过来说，止战言和裁兵，都对他不利。如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号召裁兵二成，倪嗣冲首先响应，但却开玩笑地请将18,000人的安武军的一部分，缩编四个混成旅。按当时的编制，四个混成旅的人数应有三万余人。他在军阀裁兵滑稽剧中，放出如此一个恶谑，使裁兵的空谈变为笑谈。在民国成立后十多年里，每遇王郅隆奔走活跃，几乎都预示战事的来临或政局的紧张，和相应的粮价上涨。倪、王二人既能制造战争和政治纠纷为粮米增加需要，又有现成的买主，而且交通运输样样顺手，所以能毫无风险地稳得厚利。由此他们的买卖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迅速累积起巨额资金投入工商业。在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事实而来的，乃是一般食粮加工和贩运的工商业者被排挤亏折消灭的过程。

倪嗣冲作为一个军阀，他的主要武器乃是打电报和开会鼓动是非。表面上他好像是军阀中好战的一个急先锋，实际他是一个政客奸商。他以打电报开会议随机制造混乱，从中取利。内战愈大愈久，他的生意愈好、利润愈多。他的财富的累积，建立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而以其他军阀的冒险及败亡为代价。用心险毒工

巧，反覆无常，而其求利则无恢。以此，他始终自足于保持安徽一省的地盘，不求扩大以犯人。在十几年军阀兴替之中，他独能屹立不动，长保富贵。一九一八年冬为了与皖南镇守使马联甲不和，他且曾求内调为农商总长，以便于继续盈利，而绝不与马冲突。倪的作风大抵如此。

倪道杰字幼丹，系倪嗣冲的长子。当倪嗣冲病莫能兴的时候，姜桂题与段芝贵争夺皖督的地盘，北京因不敢遽作决定，令张文生暂摄安徽军事，行政则由倪道杰代其父把守了约不及一年的时间。他卸责后，即经常驻津继续作其父投资的代理人。倪道杰系一十足的纨裤子弟，智慧甚低。最初来津时，自称愿投身于工商界，好好地从头学习工商业务，并且毫无意义的刻了一个手戳，文曰："工商界小练习生倪幼丹"。他这种幼稚的行动，适足以显示他准备凭其父的巨额资金，想在天津造成一个倪氏经济王国的野心。他在天津虽身兼几处银行、工厂的董事长，实际并无所作为，而是经常过着糜烂的享乐生活。其中与京剧女艺人章遏云的桃色纠纷，哄动一时，后来事态发展恶化，直到凶殴的边缘。

倪氏在天津农工商业的投资范围，已够得上称为一个大资本家。在倪氏经营最活跃的时期，只其家用每年即几达三十万元。到了末期，即倪道杰死前的日月里，倪氏已负债累累，仅金城银行一处即透支了七、八十万元。结果倪嗣冲旧英租界的大宅，旧日租界的大片不动产，大连及北戴河各处的不动产等等都折给各银行；家庭月费逐步缩至四、五千元。这时可靠的收入仅寿丰公司的股利，可以希望到规定的日期拿到手。日常开支则竟依靠从永增厚支用应急。每月三、五千元的支用把永增厚的周转力逐步推入难境。至此倪嗣冲的股资渐归消灭，在天津市的投资者队伍中成为无足重轻之一员。解放后，倪在天津佟楼河沿规模巨大的花园别墅等成为天津市儿童医院。

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

吉　迪

编者按：本文据原始记录、调查访问、译文等辑成。北洋军阀政客多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又利用其所攫取的权力，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扩大他们的土地和资本。有关他们经营土地，投资企业的记载和有关资料，以往很少搜集整理，本文也还是零星片断，只见一斑。本刊希望关心近代史研究的同志们，将原始资料、回忆录、译文等赐交本刊发表，以供历史科学工作参考。

中华汇业银行的股东

说明：以下名单系根据1919—1927年中华汇业银行历届股东大会签到簿摘出。该行系中日合办，1918年成立，规定资本总额一千万日元，每股一百日元。总理陆宗舆，日本专务理事柿内常次郎。该银行是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扶植段祺瑞皖系军阀，加强对华侵略的产物。文中人名后数字为其人所代表股数，括号为原件所有，方括号为编者所加。

任凤苞	200	王克敏	200
陆宗舆	1,080	刘厚生	400
王郅隆		柿内常次郎	1,200
叶恭绰	100	耕馀堂	200
沈少泉	200	茂德堂	400
曾　庸	100	裕德堂傅	1,400

冯大树堂(冯国璋堂号)	1,000
姚　煜	800
靳翼青	4,000
段宏业	1,000
杨德森	100
王荫泰	200
周作民	100
方仁先	100
小野英二郎	200
沦　记	200
刘养记	100
钱永记(钱永铭)	300
近义堂(郭桢祥代表)	200
陈德记(陆绍光代表)	3,800
锄经堂(倪幼丹代表)	700
黎元、亨、利、贞记	2,000
崇德、延、福记(吴雪鸥代表)	4,000
张子志(张怀记代表)	100
交通银行	5,000
中国银行	5,000
东三省官银号	1,360
朱聪训堂(朱郁堂)	100
章宗祥	300
实、仪、原、利、睿记(章宗祥代表)	1,000
日新盛、三阳泰、谦益长(章宗祥代表)	2,000

〔1926 年此 2,000 股出让给寿祥,出让人

代表为周馥卿。〕

小林和介　代表本人及朝鲜银行等37戶共　44,370

1919年4月19日第一次股东大会，总股数83,790。其中日本：44,900，中国：38,890。

1927年12月17日股东大会，总股数88,625。其中日本：42,900，中国：45,725。

1927年12月16日北京汇业银行函复天津分行，谈段祺瑞要提出股票寄津，复函附件摘记段氏在该行所用戶记名称有：

正记，笙记，洛记，孝记，朗记，敬记，事记，积记，兰记，馨记，文记，宝记，璧记，树记，庆记，善记，仙记，雅记，让记，国记，祿记，笃记，定记，诚记，民记，美记，爱记，慎记，发记，惠记，朝记，恭记共三十二戶，每戶一百股，共3,200股。段宏业一戶计200股。

栾贵田谈张作霖之财产

说明：栾是张作霖恩师杨景镇之婿，曾给张当过内帐房。据栾自己说自19岁就给张管帐，至"九一八"事变始离开。下面资料系1965年访问栾时的记录。张作霖财产与投资经营工商业项目颇多，事隔几十年，栾仅凭回忆，所谈又系其管帐部分，故本文所记只能是部分情况，可与《奉系军阀资产和投资事业表》相互补充。

（一）土地

1. 通辽县钱家店约五十余方（每方45亩）照章缴价领来。
2. 高山子熟地五百天（每天十亩）按价购自民间。
3. 营口大高坎一百三十天（每天十亩）。

（二）企业

1. 沈阳三畲粮栈，资本五万元，经理杨济普。
2. 营口大高坎三畲当，资本五万元，经理王丰华，经营人员四十多人，经营粮食、榨油、典当、放债款，并出钞票（曾印出钱票一百万元）。
3. 辽源郑家屯庆畲祥，资本五万元，经理王盛瑞，经营人员三十余人，经营粮食、典当。
4. 黑山姜家屯三畲当，资本五万元，经理宗成之，经营人员四十多人，经营典当、粮站。
5. 八道壕煤矿。
6. 边业银行资本五百万元，经理姜雨田、韦锡九。
7. 中兴煤矿，资本四万元。
8. 恒源纺纱厂。

军阀政客在北京开设之银行银号

说明：本表系编者根据零星资料辑成，军阀政客在北京开设的银行、银号远非这一些，本文仅只提供一些材料线索，录出供参考。

银行号名称	投资人	职务	备注
华充银号 华通银行	冯国璋 冯国璋	大总统 大总统	主要业务以冯之政治势力范围内银钱收支及军队饷糈开支。
义兴银号	李纯	江苏督军	民国初年设立，1928年倒闭。
祥盛银号	张敬尧	湖南督军	
信富银号	刘冠雄	海军总长	
华懋银行	王怀庆	热察绥巡阅使	
日亨银号	王占元	湖北督军	
商业银行	李盛铎等	山西民政长	1918年设立。
元成银号	张宗昌	山东督办	
同德银号	魏联芳	湖北财政厅长	
大新银行	魏联芳 卢小嘉		卢小嘉为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
成城银号	李景林	直隶善后督办	
华兴银号	郭殿臣	湖北造币厂总办	
谦性银号	李鸣钟	绥远都统	1927年设立。
义聚银号	刘仲五	西北军师长	1927年设立。
正阳银号	丁锦	航空署署长	1927年设立。
阜华银号 祥顺兴 祥顺益	黄敬仁 张敬尧 张敬尧	湖南议员	专做代客买卖中交票、日金、公债等及信托业务。1921年倒闭。
济兴银号	刘汝明 孙桐萱	察哈尔省主席 西北军长	
敦泰、永昌银号	马鸿逵	将军府将军	1931年倒闭。
新亨银行	施肇基	陇海铁路督办	

奉系军阀资产和投资事业表

说明：本表系据日文《东三省官宪的施政内情》一书《附录》译出，调查时间为1928年3月。鉴于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所处特权地位及其与奉系的关系，该调查虽不系统完整，但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奉天省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张作霖	1. 连山湾有相当大的一片土地。 2. 北镇县有一千余垧土地。 3. 黑山县有五百余垧土地，在其他地方有十五万垧土地。 4. 奉天（今沈阳）有房一栋，大连有宅第一所。 5. 总资产（纯个人）约银5000万元。 如果将官银号内个人名义的存款计算在内，财产总数比吴俊陞的多。	1. 奉天经营有三畲粮栈、三畲当、祥钱号。 2. 新民县经营有三畲粮栈及三畲当。 3. 在八大濠煤矿、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政记轮船公司、奉天纺纱厂、东北银行均有投资且为大股东。 4. 东三省主要官商合办企业中，张作霖多有投资。
杨宇霆（总参议）	1. 法库县有土地三百五十余垧，约二万元；房屋约二万元。 2. 奉天有房一栋。 3. 大连黑礁屯有土地五百坪（每坪六方尺）。 4. 中东铁路沿线一面坡有相当一片土地及森林。	1. 东北银行五十万元。 2. 奉天实业银行五万元。 3. 大同储蓄会五万元。 4. 东三省实业银行四万元。 5. 金城泉军衣庄一万五千元。 6. 在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奉海铁路、奉天纺纱厂、西安煤矿公司均有投资。 7. 奉天悦新窑业公司股东。 8. 经营复州石板矿区、法库门电灯厂。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张学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 奉天西关有宅地一天（每天十亩），约值二万元。 2. 中东铁路沿线一面坡附近约有四百方（每方四十五亩）土地和森林。	1. 在奉天、哈尔滨、营口、铁岭有粮栈。 2. 东北银行五十万元。 3. 大昌兴军衣庄五万元。 4. 强华公司一万元。 5. 永兴铁工厂三万元。 6. 魁畲祥军衣庄五万元。 7. 奉天实业银行三万元。 8. 东北饭店二万元。 9. 其他如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奉海铁路、奉天纺纱厂、营口政记轮船公司等企业，均有数万元投资。 10. 西安煤矿公司股东。 11. 经营天津军衣庄一处，奉天木铺一处，海城滑石矿一处，宁古塔发电所。
臧士毅（东北兵工厂总办）	1. 兴仁有土地二百余垧，约十四万元。 2. 住宅约二万元。	1. 黑龙江省呼兰县有土地六十方，约二十万元。 2. 奉天裕民储蓄会三万元。 3. 奉天裕民林业公司五万元。 4. 奉天储蓄会二万元。 5. 奉天城内双合金店一万元。 6. 奉天东关增盛东洋货庄一万元。 7. 东北银行二万元。 8. 奉天华商五金行八万元。 9. 奉天大东门外新筑楼房五万元。
韩麟春（参议）	1. 家乡有土地二百余垧约十二万元。 2. 奉天大北关住宅五万元。 3. 中东铁路沿线一面坡附近有八十余垧的森林。 4. 在奉天满铁附属地有值数万元的土地和房屋。	1. 东北银行五万元。 2. 奉天储蓄会三万元。 3. 裕民储蓄会二万元。 4. 公民储蓄会二万元。 5. 世合公银行三万元。 6. 悦新窑业公司三万元。 7. 八王寺汽水公司一万元。 8. 大亨铁工厂三万元。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9. 大冶铁工厂二万元。 10. 永兴铁工厂一万元。 11. 大昌兴军衣庄一万元。 12. 会元东军衣庄一万元。 13. 其他在天津军衣庄及奉天缫丝会社有投资。
齐恩铭（奉天清乡总办）	1. 彰武县有土地八十垧，约六万元。 2. 奉天大北关有房屋五十间，约五千元。 3. 奉天住宅三千元。	1. 盛京时报二千元。 2. 沈阳储蓄会存款一万元。
刘尚清（奉天代省长）	1. 大连有土地约值八千五百元。 2. 铁岭有土地及住宅约四十二万元。 3. 奉天住宅约十万元。 4. 克山县土地约二十二万元。 5. 东北银行十万元。 6. 商业银行十万元。 7. 奉天储蓄会十万元。 8. 公民储蓄会五万元。	1. 奉天印刷局五万元。 2. 奉天德增号丝房十万元。 3. 肇新窑业公司三万元。 4. 西关义和当十万元。 5. 西关延生堂药铺十万元。 6. 西关义胜金店五万元。 7. 广裕庆粮栈十万元。 8. 吉林巨城粮栈十五万元。 9. 哈尔滨通源公司五万元。 10. 哈尔滨大东栈店油房二十万元。 11. 哈尔滨义泰昌火磨十万元。 12. 吉林同人泰皮庄五万元。
于冲汉		1. 奉天东兴色染公司一万元。 2. 奉天丙寅公司一万元。 3. 奉天汇业银行五万元。 4. 辽阳杂货店、粮栈、银号十万元。 5. 其他在奉天省内官商合办企业中多有投资。
保康（东北陆	1. 沈阳铁岭县内土地计三十万元。	1. 宝兴号钱庄一万元。 2. 盖记洋行五千元。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军粮秣厂总办）	2. 奉天住宅二百万元。 3. 奉天出租房一万元。 4. 奉天裕民储蓄会存款七万元。	3. 东发盛烟草公司三千元。
高清和（交涉署长）	1. 锦西土地十四万元。 2. 锦西住宅二万元。	1. 奉天实业银行五万元。 2. 大同储蓄会二万元。 3. 济东银行二万元。 4. 奉天丙寅公司五万元。 5. 汇华银行二万元。 6. 四合盛金店一万元。 7. 裕盛德丝房一万元。 8. 北海木厂一万元。 9. 北市场楼房五万元。 10. 同赞春医院一万元。 11. 大西门外楼房八万元。 12. 永成烧锅一万元。
祁彦树（奉天教育厅长）	1. 奉天住宅二万五千元。 2. 家乡土地四万元。	1. 奉天储蓄会五万元。 2. 文宝馆纸局二万元。 3. 南市场出租房一万元。
陈奉璋（警备处长）	1. 铁岭县土地十万元。 2. 法库县土地六万元。 3. 奉天住宅四万元。	1. 铁岭县有杂货铺、丝房、油房。 2. 法库县粮栈等约计共有五万元以上投资。
孙祖昌（奉天纺纱厂总理）	1. 黑龙江省甜草岗荒地二百方（每方四十五亩）。 2. 黑龙江庆城县有森林一百方。	1. 天增达丝房一万元。 2. 同兴德金店一万元。 3. 裕丰银行三万元。 4. 同增源油房一万元。 5. 荣华工厂一万元。 6. 德顺永灰铺一万元。 7. 奉天储蓄会三万元。 8. 沈阳储蓄会三万元。 9. 安东市瑞祥泰杂货铺及顺兴药房三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万元。 10.辽阳源兴仁杂货铺、天福顺丝房二万元。
彭贤（东三省官银号总办）	1.辽中县有土地三十五万元。 2.辽阳住宅五万元。 3.辽阳土地六十万元。 4.大连土地二万元。 彭为辽阳首富之家，总财产一千万元以上。	1.东北银行三万元。 2.奉天实业银行二万元。 3.辽阳城内丝房、油坊、粮栈计八万元。 4.奉天裕民储蓄会五万元。 5.沈阳储蓄会五万元。 6.福源当二万元。 7.世合公银行二万元。 8.奉天公民储蓄会一万元。 9.纯益公司二万元。 10.八王寺汽水公司五千元。 11.中和药局八千元。 12.朝阳金店二万元。 13.东三省内在二十六个粮栈有投资。
周大文（电务处长）		1.奉天储蓄会五万元。 2.世合公银行二万元。 3.东北银行五万元。

（二）吉林省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张作相（督军）	1.锦县土地六百亩。 2.北镇县土地三百亩，果树园百亩，石料采掘场三处。 3.奉天小西门外住房二万元。 4.大连黑石礁住宅五百坪。	1.东北银行二万元。 2.奉天实业银行二万元。 3.纯益公司二万元。 4.会源东军衣庄五千元。 5.作新石印局一万元。 6.润兴公司八千元。 7.同义煤局一千元。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8.八王寺汽水公司五千元。 9.公同昌煤局一千元。 10.哈尔滨电业公司及吉海铁路有投资。 11.在吉林对土地和森林有巨款投资。
张焕相（东特区长官）	1.吉林桦甸县有土地百余垧，约五万元。 2.抚顺有土地一千二百余垧，约四十万元。 3.住宅五万元。 在原籍抚顺为有名资本家。	1.奉天小东关东城玉粮店二万元。 2.奉天储蓄会二万元。 3.大同储蓄会三万元。 4.合源军衣庄一万元。 5.洪顺盛丝房一万元。 6.永合堂洋货庄二万元。 7.吉顺隆丝房五万元。 8.润兴公司五万元。 9.在抚顺经营有煤局、洋货庄、钱庄、丝房等合约八万元投资。 10.在哈尔滨经营银号、金店、旅馆、杂货铺，合计约十二万元投资。
王树翰（前省长）	1.沈阳县有土地百余垧，五万元。 2.吉林省有土地、森林五千方，约十五万元。 3.吉林住宅五万元。 4.奉天住宅三万元。	1.在吉林、长春、哈尔滨经营有杂货铺、银行、山货庄、粮栈等，合计约二十万元投资。 2.吉林省内有官商合办事业投资约五十万元。
莫德惠（前农商总长）	1.家乡有土地八百垧，计四十万元。 2.珲春县有森林土地约二百垧，计二十万元。	1.哈尔滨市制粉厂六万元。 2.哈尔滨市金店五万元。 3.双城县杂货铺三万元。 4.双城县油房七万元。
邹作华（奉军炮兵司令）	1.吉林河南街有出租房四十五间，五万元。 2.吉林北大街有出租房五十间，五万元。 3.吉林县有土地五百垧，二	1.吉林东大滩德聚木局十万元。 2.吉林九站万隆木局十万元。 3.吉林义和谦十万元。 4.吉林功成玉银号二十万元。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十万元。 4. 吉林住宅二万五千元。	
曾有翼（东铁参赞）	1. 奉天工业区有出租房七十余间，四万五千元。 2. 沈阳县有土地三百余垧，二十万元。 3. 奉天大东关住宅二万元。 4. 家乡住宅一万五千元。	1. 辽阳城内粮栈、烧锅投资三万五千元。 2. 海城银号二万元。 3. 奉天东川当三万六千元。 4. 奉海铁路大股东。
丁超（滨江镇守使）	1. 土地七百余垧，约二十五万元。 2. 兴京住宅五万元。 3. 奉天小南关住宅二万元。	在长春经营粮栈、金店、旅馆、杂货铺、当铺，投资计十五万元。

（三）黑龙江省

姓名	现有资产	投资事业
吴俊陞（前督军）	1. 奉天城内有房产五处。 2. 大连浪速町有住宅一栋，四百坪，约值十万元；另有房一栋，约十万元。 3. 奉天住宅约值十万元。 4. 其全部财产包括土地传说约有七千万元。	1. 奉天城内有典当四处共十一万元。 2. 洮南西北四十五里四家子与张海鹏合办经营农场有土地二千天。 3. 郑家屯电灯厂大股东。 4. 奉天若干公司大股东（与美商合办某工厂资本二百万元）。 5. 四洮铁路沿线及黑龙江各地，占有很大的一片土地，并出资经营各种事业。
常荫槐（黑龙江省长）	1. 哈尔滨附近有土地约值三十万元。 2. 双城住宅一万元，有土地约值三十万元。 3. 家乡土地千余垧，房屋二百间，约值二十万元。	1. 奉天储蓄会二万元。 2. 东北银行五万元。 3. 悦新窑业公司二万元。 4. 南市场出租房二万元。 5. 长春经营有银号、金店、旅馆，投资计十五万元。 6. 双城有粮栈、杂货铺二万元。 7. 天津某银行投资五万元。

东宁裕宁屯垦公司

说明：本文译自日文《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一书。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据吉林省东宁厅张芍岩倡议，成立股份公司(称东宁屯垦公司)，每股50元。最初总股数仅数百股，资本银五万余元。经奉天屯垦总局实地视察批准成立。

张芍岩以袁维山为经理，着手垦殖。同年七月遭水害，收获无望，一时经营陷于困境。得到官府补助，派人至山东芝罘招徕农民，在东宁厅五站、六站、七站地方一带荒地，近中东铁路原山东移民居住地建筑三十栋住房；又在东屯、五站、寒葱河、率宾岭、双榆树、东大川、及西毛屯所属的立站、椽木台、北沟三道岗、小绥芬等地筑房，招徕移民居住。移民旅费、开垦费由官府贷与，五年偿还。开垦地每垧征荒价钱一吊五百文，许公司所有。然宣统三年夏季遭水灾，同年冬季屯垦公司面临解散的厄运，又募集新股350股，并于民国元年呈请吉林都督允许，由省度支司借钱八万二千吊。但不久遭马贼抢掠，移民逃亡，公司依然不能摆脱困境。

东宁屯垦公司失败，使军阀官宪有可乘之机。民国初年阶级分化的结果，农民日益贫困化。而山东农民又遭日德战争（指1914年日军侵占山东）和水灾的困扰，纷纷向东宁移民。国务总理段祺瑞以自己的权力在东宁屯垦公司经营的土地区境内创设裕宁屯垦公司，由经理万福华经营。1922年张宗昌任绥宁镇守使，段祺瑞以四万三千元将公司让渡给张宗昌。这样附近的土地遂归张宗昌一人私有，以绥芬河、小绥芬河为中心，包括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所有山野土地约在一万垧以上。(张宗昌利用职权公开鼓励屯垦公司农民种植罂粟，谋取暴利。)张宗昌死后归其子张孟楫所有。现在公司经理张乐忠住绥芬河裕宾泉。事务所设阜宁镇。

祺祥钱币问题

古　　历

编者按：载淳的年号，原定“祺祥”，后改“同治”，反映着辛酉政变的事实。现存有关“祺祥”的实物，有时宪书和钱币。故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所展出的《祺祥元年时宪书》，原是一家商店当时所用的历书，来源可信。按惯例，八月十五发行下年历书。七月末宣布下年改元，这时下年历书早已刻好，封面换一个新年号的标签，并无困难。铸钱可不是这样方便，而且颁发新钱应在下年，下年已改“同治”，就不能颁发“祺祥”钱了。那么所见钱币收藏家所存的和所谈的“祺祥”钱，其真实性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古历同志的考证，值得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咸丰十一年七月，奕诇在承德避暑山庄病死，临终遗嘱，令其子载淳继位，由载垣等八臣辅政，遂定下年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和那拉氏（慈禧）阴谋夺取政权，那拉氏和载垣等斗争激烈。九月三十日钮祜禄氏、那拉氏携载淳由承德回到北京，立即发动政变，公布载垣等罪状，并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处死，宣布垂帘听政，世称为“辛酉政变”。十月五日又将祺祥年号改为同治。祺祥年号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确定之日起，至十月初五日明令废除，共只六十九天，实际上九月三十日肃顺等被处决，祺祥就已成为过去，那么祺祥年号仅只存在六十四天。由于时间短暂，现存有关祺祥年号的实物很少。此次故宫在“慈展”选用展品时，遇到祺祥钱币问题，祺祥钱在很多钱币谱录中均曾收入，历史博物馆现藏不同类型的祺祥钱共有十三种之多，但在故宫清

代各朝京、省局呈进的钱币中，包括祖、母，样钱和大小制钱，却都没有祺祥钱。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枚祺祥钱，是从社会上收进的。为对祺祥钱的来历进行探讨，现将两馆所存的祺祥钱摹拓出来，并将钱文类型表列于后，提供大家研究。附带提出我们的一点看法，以供参考。

一、祺祥钱币曾否铸造的问题

根据档案记载，祺祥年号确定之后，曾经有过铸钱的提议，咸丰十一年八月五日，大学士桂良等，自北京复信给热河辅政王大臣，其中曾经提到："饬下戶、工二部鼓铸钱文，应用祺祥通宝一摺，现即查照成式办理可也。"① 从上述答复内容来看，似祺祥钱当时已经开始铸造。这件奏摺是七月三十日北京接到的，距二十六日祺祥年号确定仅只四天，这样过早的提出铸造新钱，在清代各朝还是没有先例的。按照清代惯例，在皇帝举行即位仪式，正式宣布建元年号以后，才改铸新钱。例如："顺治十八年正月己未，上（玄烨）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康熙元年"②。"八月戶、工二部……请将宝泉、宝源二局钱改铸康熙通宝……"③。例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辛丑，上（胤禛）即皇帝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④。"十二月戶、工二部……请将宝泉、宝源二局钱改铸雍正通宝"⑤。例三："雍正十三年九月己亥，上（弘历）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⑥。"九月（应为壬寅）大学士等以皇上御极

① 原件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② 《东华录·康熙朝》。
③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四。
④ 《东华录·雍正朝》。
⑤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五。
⑥ 《东华录·乾隆朝》。

……所有开铸钱文应用乾隆通宝，请钱法衙门行知宝泉、宝源二局改铸”①。例四：“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庚戌，上(旻宁)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以明年为道光元年”，“冬十月辛卯铸道光钱”②。以上都说明开始铸钱是在即位颁诏以后进行。同时也说明铸做建元新钱，照例是由大学士或戶、工二部奏请。上述奏请改铸祺祥钱的原摺沒有找到，无法知道更详细的內容以及何人题奏的，也无“奉旨”办理的话，仅从答复內容“现即查照成式办理”这句话来看比较肯定，不会是御史等一类谏官的提议，从提出的时间和身分估计，都很可能是出于当时握有权势的协办大学士、戶部尚书肃顺等人之手，所以桂良等人不加引述成例，就“查照成式”去办理了。

二、祺祥钱有没有铸成

关于铸做祺祥新钱，除上文所引摺件外，清钱收藏家鲍康，在他所著的《大钱图录》中曾有案语说：“各局时已开铸，特未经行使耳。”张絅伯也在《后素楼清钱谈》中提到“惟载垣等已饬京师戶、工二局，开始鼓铸小平、当十两种”。但这两条记叙，均未载明他们各自的根据。现再从铸钱所须的时间和程序上作一些估计。按清制，“每遇更定钱制，例先将钱式进呈”。“先将凈铜錾凿成重二钱三分者曰祖钱，随铸造一钱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制钱”。③制做钱式的时间，各朝略有迟速。例如：顺治十八年八月“请将宝泉、宝源二局钱改铸康熙通宝”，“寻于十月将铸成钱式进呈”。④“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请将宝泉、宝源二局钱改铸雍正通宝，寻将铸成钱

①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六。
② 《东华录·道光朝》。
③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六。
④ 同上，卷十四。

式进呈"①。雍正十三年九月"请令钱法衙门行知宝泉、宝源二局改铸，寻于十月户、工二部将铸成钱式进呈"②。上述成例说明，铸成钱式的时间，少则一月，多则两个月。祺祥钱若于当年八月初五以后即行制做钱式，一般速度至九月底可以完成。单从时间计算，做出钱式是可能的。但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去分析，八月五日发出答复办理铸钱的信，其后六天，八月十一日即发生御史董元醇奏请垂帘问题，载垣等与那拉氏之间当面发生争执，斗争发展成表面化，这是桂良等复信时所估计不到的。当时虽尚未牵涉祺祥年号废除，但在局势酝酿巨变的新情况下，办理铸钱的进度如何，是难于估计的。其次，设若祺祥钱当时已经铸成，那么宫廷中应该存有祺祥钱式，为什么没有发现一枚祺祥钱呢？当然也还存在着做成钱式还未及进呈，或是以后又被销毁和流失的问题，但也不能排除祺祥钱尚未铸成就中途搁浅的可能。由于缺乏充分的根据，现在只能提出这些问题，作为今后查证的参考。

三、祺祥钱应该有几种类型

祺祥钱已否铸成，存在两种可能已如上述，我们试以已经制做钱式来判断，根据清代钱制，祺祥钱应该是什么样式呢？张氏《后素楼清钱谈》中说是"当十、小平"两种，姑不论其有无根据，单就钱的样式来说，是很可能的，上文所引摺件里已提出"鼓铸钱文应用祺祥通宝"，是遵照清代各朝颁行新钱成式提出的。例如：顺治、康熙元年，各颁行顺治、康熙通宝钱，又如："康熙六十一年铸雍正通宝制钱，颁行天下。"③"雍正十三年铸乾隆通宝制钱，颁行天下。"

①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五。
② 同上，卷十六。
③ 同上，卷十五。

以后嘉、道、咸、同、光各朝均遵照旧制不变，那么祺祥钱的样式，只能是“祺祥通宝”制钱。但是，由于自咸丰三年以后，开始增铸各种大钱，因此也可能除“祺祥通宝”以外还有大钱。根据同治钱样来看，同治元年，陕甘总督乐斌奏“敬镌当十、当五大钱，并八分制钱三种。”湖北巡抚严树森奏“颁发铸成同治通宝，并同治重宝祖、母钱样六文。”两件奏摺对照起来，可以看出同治建元颁发钱式是：同治通宝制钱和同治重宝当五钱、同治重宝当十钱三种。那么祺祥钱设若当年已经鼓铸，除“祺祥通宝”制钱外，可能还有“祺祥重宝”，此外不会再有其他钱式，这才与所谓的“成式”相符。

四、祺祥钱仅有户、工二局制做的可能，各省未及铸做

鲍氏《大钱图录》里说祺祥钱“各局已开铸”，张氏《后素楼清钱谈》中说“户、工二局鼓铸”。鲍康所说的“各局”，是在他所收录的宝泉、宝源二局祺祥钱后的案语，所以“各局”，很可能还是指户、工二局，这与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是相符的。按清制铸做新钱，都是先由宝泉、宝源二局进呈钱式以后，颁发各省，在第二年新元起始，各省始照所颁钱式开炉铸做。从现在查到的甘肃、湖北二省的奏摺，省局铸做新年号钱，都是从同治元年开始的。例如：同治元年，陕甘总督乐斌奏：“甘肃宝巩局鼓铸各种钱模，均系遵照部咨敬谨镌刻，上年接奉谕旨，建元年号用同治二字……兹宝巩局本年开炉鼓铸，自应仍照奏定分量造办，其钱面年号，谨遵谕旨用同治二字，现在敬镌当十、当五大钱，并八分制钱三种。”① 又：同年湖北巡抚严树森奏“窃准户部咨，先经大学士桂良等奏，恭逢皇上御极，建元同治，所有各局鼓铸钱文，自壬戌元年正月为始，遵用同治通宝字样，

① 原摺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颁发铸成同治通宝并同治重宝祖、母钱样六文，行令遵照办理。”①以上两例，均说明从新元起始，各省局始铸造建元新钱，所以祺祥钱只有戶、工二局制做的可能，各省局未及铸做，因此各省局的祺祥钱，就更存在问题了。

五、祺祥钱没有颁行，当时不能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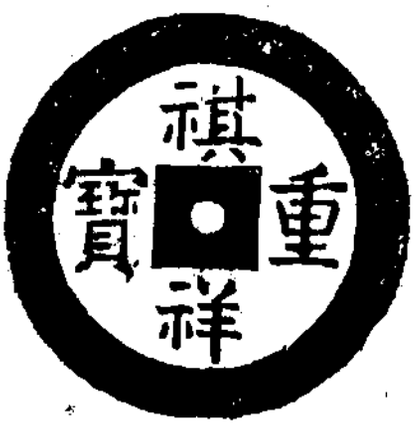
清代建元新钱，照例是在建元起始时颁行。祺祥这个年号还没来得及建元就被废除，所以祺祥钱不曾颁行过，设若当时已经铸成钱式，也是少量的。而且只有停留在戶、工二局之內，不会流通。那么，变更同治年号以后，是否还能保留它，又怎样会传入社会呢？其次，现存的祺祥钱式样很多，钱的大小、轮廓宽窄、字迹上又都有差异，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现将两馆所藏的祺祥钱公布出来，供大家研究。

① 原摺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编号	钱　文	幕　文	制作省分	制作局名	直径长度	厚　度	重　量	收藏人
1	祺祥重宝	宝泉(满文)当十		户部宝泉局	3.4厘米	0.2厘米	12.7克	历博
2	祺祥重宝	宝源(满文)当十		工部宝源局	3.6厘米	0.24厘米	18克	〃
3	祺祥重宝	宝源(满文)当十		〃	3.68厘米	0.26厘米	20.2克	〃
4	祺祥重宝	祺祥重宝(倒合背)			3.5厘米	0.2厘米	14.1克	〃
5	祺祥重宝	同治重宝(正合背)			3.15厘米	0.29厘米	19.1克	〃
6	祺祥通宝	宝泉(满文)		户部宝泉局	2.82厘米	0.2厘米	9.5克	〃
7	祺祥通宝	宝泉(满文)		〃	2.8厘米	0.2厘米	8.6克	〃
8	祺祥通宝	宝源(满文)		工部宝源局	2.78厘米	0.16厘米	7.8克	〃
9	祺祥通宝	宝源(满文)		〃	2.8厘米	0.19厘米	8.2克	〃
10	祺祥通宝	宝云(满文)	云南	宝云局	2.67厘米	0.13厘米	12.5克	〃
11	祺祥重宝	宝巩(满文)当十	甘肃	宝巩局	3.2厘米	0.23厘米	12.5克	〃
12	祺祥通宝	阿克苏(回文)	新疆		2.54厘米	0.1厘米	3.78克	〃
13	祺祥通宝	乌什(回文)	新疆		2.65厘米	0.14厘米	6克	〃
14	祺祥重宝	祺祥重宝(倒合背)			3.5厘米	0.2厘米	15克	故宫
15	祺祥重宝	祺祥重宝(正合背)			3.3厘米	0.25厘米	15.6克	个人收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3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近代史資料

JIND AISHI ZILIAO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资料室
编
1978

编者的话

《近代史资料》于一九五四年开始出版，至一九六五年共印行了三十五辑。现在，我们决定继续编辑，恢复出版，希望对近代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有所助益。

中国近代史内容丰富，史料浩如烟海、分散各地。我们继续出版《近代史资料》，一方面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也希望促进对近代史料的搜集、保管、整理和研究。我们期待着有关单位和个人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並将所搜集、整理的各种形式的史料寄给我们，对《近代史资料》的恢复出版给以支持。

近 代 史 资 料

总36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6印张·145千字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8·743　　定价：0.69元